



李文饒文集



李衛公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李文饒文集序

會昌一品制集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

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榮陽罷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綸紳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其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泰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嘗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寔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帝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衛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猷神度每彰庭奏罷別承天曉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統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耐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庭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互之思乃範真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聖容之贊天街之北德齋攸居因饋憑凌怙象強禦嚴之以刀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坦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大羊逐漬疣贅披抉腥腫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

北狄之詔天黃末薊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張仲武掃除僭亂獲復仇讎奉揚威神乃底靖仍願勒石於陰山之塞以顯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命舒展格吉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彰諸侯不朽之勲廣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踰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乃敢揚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牙撓天聰帝疑思奮神武公累釐奇謀且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死輒渠受戮祇以拒君况明皇舊官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小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論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勅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沁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筭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泉菓尚固議罷兵者致聚請着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互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

瓜隄具有堂構斯在奇駟策畫不襲仇讎則是樊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僭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決勝舉無遺冊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園基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奏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哀尚之頭顱二塚莩虫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救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胤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辦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

有論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邱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孽曠得之者可以弭邦國每牙管旣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幾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於封章達於旒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備美再三此文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群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于

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一年殲醜虜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厘之風埃浮屠之俗偃兵反朴四海胥足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繙文質類于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臣衛后土之議抹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太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昂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析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閭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畧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澁辭讓不及因濟絮以叙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薰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侯也則雪霜飄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

金流石爍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爲患也如維也咸秦者幾焉鵬鷺不傳之以馳騁驕不授之以蕃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衛傳說左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廊廟自是已降其類寔煩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乎厥躬由是人仰德益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中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文饒文集卷第一

會昌一品制集

徽冊讀

上尊號玉冊文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具容讚并序

上尊號玉冊文 會昌二年 奉敕撰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

大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臣德裕錄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拱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

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

保臣僧孺等六十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

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

古貽厥丕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臣

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吳穹所以開

至聖也曩者明而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

公先帝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虞文興於代

郊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邕光

耿四海玄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

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

德塞遠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于田不

適于色自閭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

數名實學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誠質抗嘉壇款泰

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讓言遠無蔽歛近

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

而逢宇消叢倉廉而蠶螟息去歲龍祈承祀大輅親

郊捧玉瓊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覲寶昭

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

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

于群黎咸運動乎絕域又以教養不逮於長樂昭配

未升於櫛宮每懷嗣徽烝烝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

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度劉之罪與惻隱之

仁回電收霜為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

戰共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

井澤丁辰而廓陰羽和景晏溫卿霽網溫斯所謂神

抵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鷩之

倫登藩侯邦伯黃髮齡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

辟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

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丕夫大典不可辭

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
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
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威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
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
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
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
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格等誠歡誠躍頓首頓
首謹言

上尊號玉冊文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
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
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
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
臣聞在昔周宣檢枕內侵四杜薄伐以定王國則詩
人大其功暨于漢宣比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
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僭爲中興問者開成之未
星宇如雲螟飛蔽天先帝威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

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異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
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合乾剛神全而正氣疑宇定
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
於是三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
機脩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說邪遠佞幸
絕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
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
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比狄矜功
耗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荼
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石有餘年旣而龍祠
堙滅携國欵塞質帝女廢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
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拳旗剛旃兵塵空虛火烈荆
榛颺剝幘碎輶輓六羸遁逃貴王生還剗滅妖迹剗
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靛譯來獻
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
故絳之道旁晚近關樹其遺尊以竊兵柄議者貪曰
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
霆聲群疑水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迂雷而破山任馮
異則拔天井而振上黨仗具漢則發突騎而窺邯鄲
壺關夫險山東奪魏屬有戍邊叛將竊獲參墟人心

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子
 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地繞堦年而滅澹子不以金
 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
 臻於此乎由是台宰有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
 夷而肅慎來賀景剪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
 功終致刑措將以裡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蒼玄
 冕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已以俞之
 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
 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
 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
 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
 熙我王度玉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
 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 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
 感人心朝廷四方感一於正以精蕩侵以道勝殘故
 得風雨時若螽蟊歲息銷逢宇為休氣驅戎狄焉懷
 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窳伐憑阻弄兵陸梁肅
 願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

王莫致之事皆歲難於圖謀矣皇上以為大禹叙九
 疇敬五事豈不曰親恭則莊視明則止予欲作績傳
 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
 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况乎
 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
 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僂佻之所臻遺
 堯舜之令命各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
 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
 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
 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
 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新天命也體貌
 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微極於微肖
 至於天光睟清日光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鬣焉末臣
 奉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先煥其文北伐檢控
 朔漠消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浸生壺關盜起河汾
 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群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
 萬機益勤爰命彩績載模天真崑閬仙峯峻極秋旻
 遂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君神輝赫網緼
 為龍為雲聖作物覩楨杵以臻宣光孕靈虞鼎載甄

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堦旣平廟噐乃陳化下以德
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李文饒文集卷第一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會昌一品制集

紀功

幽州紀聖功碑銘

異域歸忠傳序

點晏斯朝貢傳序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奉救撰

幽州盧龍軍師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
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聽之豈不以
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
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戎衆可
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
功傳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
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廉智不殺
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櫛夏之戒傳
有脩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
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
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
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
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師沮氣皇帝以

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畧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枘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殿于朝邊張公禮閱戰器書成傳辭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將帥而悍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非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策慮偏億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詳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辛靈武納降立回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鶻之士親護戎旌亦由羗擊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旣殄大憝乃疇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緡二萬疋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雲構甲第葦布棟宇輪奐衣冠綺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戾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歆珍膳竭蠹上國百有餘年旣而傑驚無親天命

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存飢畜產耗半黠曼斯因秋乘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燐青焚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矣漫陰山睥睨高關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傾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糴抹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詞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嘏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嗚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嗚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常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教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楸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叢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俊乃命介弟仲至與禪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統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反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

平原勅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于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奇鋒橫鶩如摧枯株如搏菟兔攝警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疾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聰悉數系壘谷靜山空靡有孑遺索馳馱馱風澤而散旃牆蜀幕野

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踏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

馳傳

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紀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群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一舉竇憲合氏戎之衆陳湯搃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物故或邊功林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願視二漢不其惡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貴以歲遺且爲漢謀自回鶻嘯聚靡不鳴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偕伺邊隙公宥略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敗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劬而退挫銳解紛繁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

活盡侈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道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齋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三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馭長討羈縻不始避憚之便終致盡敵之術將時動而得備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師爲爪牙視戎狄爲鼠薶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勲非漢宣無以聽管平之計曷哉上將先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人皆外辛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盪寇大探天聲執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懼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單干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魚三年之勤覲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徵之滅北夷颺掃厥園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焉我邊毅邀我三師假我一城建彼播旗歸計強漢郅支媿詞狼顧朔野伏莽見誅厲門之北羗戎雜處濊濊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圍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淵默

斷乃雷聲沉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
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赴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眾
干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稟元之制代師之勤威畧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
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
俾我元戎恢弘遠畧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
亭徽橐弓萬里昆吾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
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唱沒斯率其國特
勒宰相尚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頌三十七人騎士
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內附制授嗚沒斯特進檢校工
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酋帥
徧加戎秩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盡識漢儀左衽
之人 咸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
列既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亦單于慕義呼韓未
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
君誠契感通斯為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
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慕玄宗憲宗之遠畧英才天
縱武節霆馳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難之志屹然若

山自嗚沒斯歸欵朔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畧盡出宸
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揣情坐知千里諸將無
舉旗之効群臣乏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
定而載物惟大君懋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
盛中興之業嗚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夙稟正性生
知大義識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
久不稔畜產大耗國邑為虛流亡徧於沙漠僵仆披
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
部惟嗚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拔自狼居之山願
拜龍顏之主封章瀝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
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亂常頗為邊患嗚沒斯潛
布誠欵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梟首以徇歸大
國明也戴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其比
四夷悉謂誠臣昔仲凡之曾參孝因為陳君臣父子
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嗚沒斯忠爰採武義貞烈
士以為歸忠傳則聖人善誘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
廼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絕域歸中國獲名節自著
功業保終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囚獻款無
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
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嗚沒斯方欲

保大節成大勲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
鉉獲奉睿謀受詔序事冠于篇首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感
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曆之
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
宣室以張神化報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晬而清
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旣安四夷來庭
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
馬二疋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露赭汗非至德
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旂焉用驥騮不
貴龍友帷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
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
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
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
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戛斯忿其桀驁乘彼荐飢
於是破龍庭焚剽蕭蕭條萬里地魚種落始得出重
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群臣
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玄齡對曰
殊域來朝者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

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親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
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賔
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
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
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
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爲中興之主
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克國通
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常宗卿
祕書少監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覲稽合同異視縷
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
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
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
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
有詔從之臣輒因常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續事
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三

會昌一品制集

制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宣帝改名制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討回鶻制

討劉稹制

授王宰兼克河南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西招撫回鶻使制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奉敕撰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彌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州之範先朝恩禮之重中壺莫借况誕我嗣君繼承宣宗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詒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宣

示中外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萬名豈尚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勝伏徵諸前史義貫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滂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况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其教叶於楨梓漢宣帝柔服北夷弘宣祖業功德之盛俾於周宣御曆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為炎仍令所司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布告遐邇遵咸使聞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奉敕撰

敕自古令王撫寧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嚮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未言勳力豈忘子懷如聞馬紇圻斯所攻兵折衆叛畜產大耗國人存飢流離轉徙遠踰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窳請命未有所

歸每念艱危載深憫惻今欲抹郵寇困撫慰瘡痍使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而施宜故得三代稱藩比邊罷警前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期安輯離散漸就漢南再復舊疆永保恩好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 奉宣撰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當用侮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為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隣紆拓斯潛師掃穹廬尾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荆榛今可汗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奇命邊郵朕深念衰殘尋加賑卹每陳章表多詐諉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聞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為寇盜不耻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戮胡貊之騎以為前鋒舉翊湯傳舉欲俟之旗侯之旗戈從在穴短矢麇於

帳下元惡軼於設中况乘匪六羸衆總一旅儲糧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畏函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寧免綠水之歎念其羈苦常軫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以摠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愆永言歸寧良用欣感其回鶻既以破滅義在剪除宜令諸道兵馬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賞續次條流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即時條疏聞奏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攜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擁護之恩郵支單于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禍福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為鑒布告中外深體朕懷主者施行

討劉稹制 奉宣撰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樂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為佐命至

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惔填居海岱普列牙爪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棄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欵授以南燕楊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建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熹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訶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師屢奏陰謀顧苻卯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登乎沉疴魯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親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况成德軍普以駢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方酣再回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屬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

能粟鄭俠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溶汝二師朕尤注懷元逵守本官克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克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叢者烈祖在藩先元啓聖符瑞昭晰績事煥於泗亭鑿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寔焉可封之俗又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感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太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卻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橫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故得其王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沈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劉沔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毀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

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髮雋舊老昌言於朝我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至者施行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奉救撰

救淮南勁兵伏灌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箒皆全陰則難窺勇能重閉亞夫急緩之任繼父絳侯祭彤禦侮之才爲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類行茂元莫遠定居驟聞三捷願言奮旅方展六奇遽屬委秋暫嬰寒泄誠威重之可倚顧卧護之未任是用改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東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昔東漢中夏旣寧匈奴飢饉滅宮請命將臨塞圖刻

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祖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苻帆落種携貳紇圻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旣焚老上之庭盡剪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害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諭以呼韓欵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掾彼飢人令歸溟南方議賑贍屬可汗久嬰沉痾酋長異心雖隨畜存君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渝盟邊將戎臣屢抗章疏策慮備臆咸請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敬之籌籌焉邑設權戒王板之兵首推誠舍垢亦以喻時况朔夜沍寒有軼豚之患陰山遙躡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碎某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旣格十乘之行必致大羸之遁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克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西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旣獲遠圖宜恢長

筭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薊門懇

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繫我信

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

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御史大夫蘭

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息藻協誠自

升將壇首剪狂寇戈鋌亟聞於葦掃牛馬殆至於谷

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

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既率服寧忘懷

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覓逸介以山川臨敵

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單允異道而征辛趙之

繫單羗兩從其志成予廟勝之策在舉髦傑之臣俾

爾鷹揚挫其狼顧將復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持

帥之風無忘無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

竭一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

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

指揮餘如故王者施行

李文饒文集卷第四

會昌一品制集

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斐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瑄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同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傳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兼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

李文饒文集卷第三

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賞

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克

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

王元帥達生稟忠厚天資信誠竒正得於心機嚴莊

表於師律去病之畧無假絲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

屬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繇直道

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宣士卒上據層巒削成

垣壘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

之險尋文陳兵原野漸洗堯山摧困獸之鬪心挫螳

螂之怒臂弃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

臣節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為兵聞吾師之風椒蘭

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為善雖

尚敷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兵麾宜佩相印是用命

爾升于昂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為魏相竇

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非名器之重曷常虛受

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感激而成功勿遷延而

玩寇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克成德軍節度

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克北面招討澤潞等

使散官駙馬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為三軍破於英布光

武料敵非劉尚之別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

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

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克晉絳行營諸軍

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

史大夫上柱國石雄侗儻仗義沉着謀逆者披羽

先登拳旗深入剪彼輩允碎其穹廬勇則冠軍威能

振敵屬壺閔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奉公之心思成

畢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旣而亞夫會兵馳

六乘之傳戍手馬武力戰為象軍之鋒朕以彥佐早

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資其碩望任以指蹤鄧

禹之鎮關河功雖未遂羊枯之守吳會不必自行罷

戎役以會朝待寇寧而撫俗親授方畧慰彼蒸黎爰

擢奇才付予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

以家為勿邀天幸減官保於常勝是在貴謀敬聽朕

言副茲寵竒可守本官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

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贈斐度大師制

敷先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屬良相斐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艱旣于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叶條風孰見其喜愠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痼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義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玄漢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旣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節侯之壘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為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敷昔柳莊云亡輟宗廟之祭公叔旣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未言髦傑宜峻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為儒宗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于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頽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藜藿由其不採朕纘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群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為災躡步為蹇朕之毗倚方回始終任以建牙暫去巖節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

之間方期永年為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于心是用禔以袞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尚懷黃髮之謀緬想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資緝禮用慰幽魂

贈崔瑄左僕射制

敷孔子以類再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凱乃眷時哲保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職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瑄誠明履正粹密隣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旣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遺愛君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子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終始不渝未陟台階晉孤公望追榮左揆式是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敷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疾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于盡瘁舉茲盛典用峻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史晚為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

啓行大旅臨境誓陟羊腸之險寧辭馬革之勞未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蕪火之蓬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功在刻漏遽嬰沉痾莫展良圖伏彼之壯勇不衰呂蒙之療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葛之鼓旗徐驅而返閔祭遵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既聞其綬復是宜加於袞欽勉爾群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歿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絕矣故右衛將軍李安靜其祖太子少師綱塞譯大節炳於青史安靜聿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軌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阨危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蓬東惟爾苗裔靡有才遺昔庭堅不祀滅文所歎仲宣無後魏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邊底寧乃眷維州是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鳥戎疆番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欺尋今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憮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羗斯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臣衛之廢忠言念始謀又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淮陽守顧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爭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顧奮義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雲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真華於左右漢后輯楹執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于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
容駟高閣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
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徃以淑問嘗為理官屬
政在呂崇謀克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群
獄之寃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屢危機義激命
輕仁為已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
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
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扶兼謙兼蓋王傅鄭東之兼蓋王府長史制

教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
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買誼經緒之才推明其志淮
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今猷有
伐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帥初開黃髮是
憲以兼謙慷慨納說有爰絲正席之忠以束之取捨
俟時有貢禹掉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
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尔宜廣德義之
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教不絕馳化與心成
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

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者爰論議
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
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
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况朔璣
近因陛見乃能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忠誠昔峻岷乘
危爰絲撓轡期門近出次况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
力我求端士用繼前長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捨遺左
右汲黯之願已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
職魚豢優恩可

授鄭喬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敕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榮陽縣開國子
鄭喬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
先正實邁前良况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
風凜然爾生於德門且服儒訓黃金不遺唯守於一
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今名俾從
丹地之遊佇繼緇衣之笑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
文館散官勲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賊郭封疆聖人有金城
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

標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爲得不寵以命爵列於上

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個儻長負不羈

才擢奇而穎出智釋結而鰲解禦侮是寄益德冠於

三軍騷動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

翼龍而飛旣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

孫謀載揚休問近者侵生參代盜起汾川保信都之

城不爲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秦章

押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于大厦文侯

舊壞于木遺風以節槩著者居之固甚宜也勉圖嘉

績以保令名可

授李丕晉州刺史克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晉謀元帥必有仇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

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爲攻

拒之書尤遠揣摩之術淬其智刃研未兆之機森其

禮干得備嚴之稱暨蟬蛻丹水鵬搏赤霄未及歲暮

累見誠節今以玉璧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

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賁之爲不胥而驅效葉公

之入勉於盪寇副我知臣可

李文饒文集卷第四

李文饒文集卷第五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上詔書凡有敕字者便行無敕字者請翰林添寫歸語他皆倣此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音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宮主及九姓宰相詔書日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嗚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回鶻嗚沒斯等詔書

賜思忠詔書

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愬率

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

以限隔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純圻斯所敗加以亂

荒國已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

將議遠圖舍先文誥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

以來推誠嚮國任者中原有難助剪辟兇列聖念功

每加優寵寧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

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溫沒斯特勒已至近界邊得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歎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唯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李思摩建牙於漢南遺址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為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戰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怙冀今被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為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于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懷爰定所居便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並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 奉宣撰

朕想可汗公至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私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旣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况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蕪一號施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十石緣中國以農為本最貴耕牛百

姓所畜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米意又所請東縛温沒斯送歸者温沒斯比自投邊將屢賦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為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番未附者頃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獨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况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温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有頡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

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且楚水鄉人性器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為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大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為人父母惟以好生為德不願黷武為名故自彼國不幸紇圻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飢歉給其糗糧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則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朝廷大臣與四方節將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私亦所未喻日昨教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擊掣羗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俄來忽去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揣深意似持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况昨到橫水柵下煞戮至多蕃渾牛羊豈恣驅掠黎庶何罪皆被

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違盟更戮邊人實乖大義咸願因此翦逐以雪殂謝之寃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已寧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誠直久在京城備知仁作一本人心憤惋羨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所以不能違阻可汗審自詢問選擇良圖無至不悛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敕書 奉宣撰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墻屬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萬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三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我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侮禦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石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託以私讐恣為侵掠每馬普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

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大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歛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朕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講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知別錄

賜昔叛回鶻敕書 奉宣撰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雖未委虛言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好久為親戚協德同心常為諸番所羨故得邊候不聳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漠南屯集又數至天德侵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愼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王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畧竭效忠誠安靖本蕃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自相率保國寧家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久勞師人朕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知存亡故遣使臣魏蕃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

得虛詞無禁戢師徒勿爲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
曾有交鋒卿等既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
諸鎮不許交兵卿宜曉諭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嗚沒斯特勒等詔書 奉宣撰

勅回鶻嗚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頡于伽思於解亦
阿耽于思莫質達于宰相伊難朱密伽諦畧摩咄將
軍諦畧等天德軍迺所奏表至再三省覽憂屬良深
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爲親隣連降愛主恩
禮持異古今莫及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
宜來告况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澤王
溶吊冊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抹患
卹隣豈忘令典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
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
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
里歸命又知欲奉公王朝覲忠謀不從已踰大漠之
南同款五原之塞茲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
然軫歎料卿等皆英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
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託於
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
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

撫朕旣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
須深明朕忠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聞
奏件聞誠願續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
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勲秋熟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
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賜回鶻嗚沒斯特勒等詔 奉宣撰

敕回鶻嗚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悉勿啜特勒烏離
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關庭
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飢
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
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爲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况
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
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
之後爲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隣好
每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
相率勵同奉可汗興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
關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
納益欲深全國體兼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

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番祖宗舊章不敢逾越越國家未嘗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駝馬迎聖方令進蒞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蒞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資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賜思忠詔書 奉宣撰

呂衛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戢下頗擾邊疆既告諭不浚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蒞願立奇功請退渾沙陀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別敕處分今令左衛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領蕃渾部落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畧卿宜每事與弘順等商量審度事機勿為輕進但得可汗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寧即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其奸計以損國威兼令高品駱遂泰權監行營將士卿與之籌慮續續奏聞

五卷終

李文饒文集卷第六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中

點夏斯國號皆依蕃書譯字所以不同商置州命時奏請依價相公筆夷誌便以點焉斯

與紇圻斯可汗書

與黠戛斯可汗書 進狀附

與黠戛斯書意 進狀附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澠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二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意

賜彥佐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與紇圻斯可汗書 奉宣撰

皇帝敬問紇圻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萬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等祖等至鑒表具之可汗生戴斗之卿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

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
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頌
頌請上尊號焉天可汗是復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
偁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暨貞觀六年太
宗遣使臣王義弘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
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
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
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續奉不
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
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
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國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酋
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
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媼親今失國逃
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鷄
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
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
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克招撫以示綏懷望其
悅心猶務舍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突遼城敢
謀盜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
其譁張使襲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脫

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
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
欣深慰可汗既爲讐怨須盡殘夷儻留餘燼必生後
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
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
自後子孫多習武畧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
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沒
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
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衆
兵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以見可汗秉
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零公主
尋爲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以使臣皆被誅戮
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
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
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
族必盡與可汗便爲隣國各保舊疆維好息人事同
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棄必當諸部服從皆懷
徒美知我兩國未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
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克使以荅深誠贊
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

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亟欲垂命可汗時
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謝懷行趙整回日別
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
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
及領所獻馬百匹鶴十具悉皇帝聰明天稟英姿
生質恐德未徧覆悅漢宜蕪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
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
宗盟之國顧保先名爲可汗弘遠之謀須除後患所
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單于以支尚存
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之後漢單于比以大
父體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未願藩蔽漠南遂
致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
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有有餘年此事
昭然可汗所親况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蕃漢之間
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
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
定內附約盟則和計奸謀魚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
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

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嬖避朕以
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
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
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
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
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
作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執徑路之金
舉留犂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
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
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
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焉可汗讐敵湏去根本方保
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可汗湏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
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
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
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遁逃之
臣儻收吾憎必開邊隙則是蕃養虺毒自生勵階前
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
三二十人便卻興復却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汗深察
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

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
遣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爲一
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悉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
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
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畧遙
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
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
必諒朕心卽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熟想
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二

右今月十三日於閣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
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與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
的是堅昆之後恐湏粗言梗槩未可明書今已依宣
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
理淺近再陳巖屨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賜黠戛斯書進狀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
拜白馬二疋其悉可汗降精斗極雄胡漠以偁君稟

擢麾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並家之氣風樞統御之
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忤合將軍歸國後
漢使不來溫忤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
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眷稍遲此則尋欲
遣使只是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
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
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遺書彼此不
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況蕃漢文字傳
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
此文歡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却兩楹閉惡刺此一事最是嘉言緣回鶻雄
據北方代爲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
空廬大害雙聳功業旣高於前古威聲以振於北方
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
敢保這雙言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孰不
可容况可汗前來云未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湏覓
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
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
若拾遺後魚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
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繞離可汗五日便被回

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漢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此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窳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兵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一本無是字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首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弘遠畧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盡不闕遺兼不為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

約即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為允愜謹緣上進未審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晉絳寮邇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扼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為吾砥柱每赴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導窳遊刃未言勲績豈忘於懷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淮西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戎行心經此後且士之生代本為功名仗義從軍固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非國力有事則拔袂而起負甲先登撫養之息惟此為報今者緣近半歲未日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旣平天下無事從此未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奔首為倡狂扇惑亂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生為不忠之人死為負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旣安王師益振乘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令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杜圖副茲厚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劉稹乳臭驕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兵權侮感徒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魏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遺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從較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俘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斐問王釗何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有姓如秋毫有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忠誠勿受姦人扇動妄生疑忌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扇動一作扇惑
妄生一作妄懷

賜兗項敕書

救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塞為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歛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愬元戎所冀群師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怨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

和寧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恃據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為條例各使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有濫政乘公平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為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相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客詔

救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勳力平寧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兼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狼顧塞上鼠守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祗荷不圖撫臨萬萬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義安豈可蓄虺兇於塞垣養蠱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一本作先車背秦之惠覆孟明於二峭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城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委茲遇

賜張仲武詔

殺仲武周璵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卿
 自愆戎麾累剪狂寇英威所振桀鷲皆從仁義所綏
 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彀中豈謂黠虜
 之奸心尚懷翻覆素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播虜情必
 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
 穹廬始擒頡利况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選練勁
 兵掩其魚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
 特立奇勳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布却入東徑俟
 卿本道成功即令歸鎮經畧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
 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牙遺卿先戮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
 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即宜追赴本道同力
 剪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
 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與王元達詔同惟
 向前句九詞不同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汪心豈忘終
 食况卿先父當太和一際已有誠款思靖隣封臣節
 昭彰遐邇稱歎澤澍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
 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
 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

請以幼子愆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
 事益從權今從諫疾急所侵頗聞繇懍昨士廉奏至
 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
 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襲其門風
 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窺兵權尤為
 臣子所當共奔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俟彼軍中
 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
 推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
 賞別有任用如兵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
 寬宥澤澍一鎮與卿事体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
 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
 副茲委遇高秩厚賞無所恪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畧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
 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深繇深慮將校異
 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
 師却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藉
 卿長才列於禦侮邊境戎事悉以副卿宜深體朕懷
 勉弘方畧控馭朔塞為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未清
 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
申令誓衆今則其時况羣牧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
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敬順天
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
元達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先諸軍深入其險阻
拔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旣以扼咽必當
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爲將帥
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藥伯之遷延且不副於
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
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
戰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
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寇漢宣帝詔曰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
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
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嘗愆元戎旣行節制之師須務緩懷之
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奉旗深入本
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

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
耳爲貳吳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
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
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太破回鶻
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諳練士卒
今輟自天德與卿副須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
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倘能挫覆妖
巢亦自勳歸元帥勉於率下深務協心体朕至懷以
圖丕績

李文饒文集卷第六

李文饒文集卷第七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教下

賜石雄詔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逵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二首

賜泂遙諸鎮密詔意

停歸義軍教旨

置孟州教旨

李回宣慰三道教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教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

在謀師朕所以求驚鳥於累百得飛將於魚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夫八之矛果能盜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辰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叶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其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私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總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論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旣有輕敵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播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爲萬人之帥啓千乘之行舉必責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却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

開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大原欲令充
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尚卑
指揮諸軍未即宜稱今綠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
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
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
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
事宜聞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窺感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即目
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
家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
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倘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
面看李丕手疏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
召軍人有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逵詔書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並敕令所禁蓋以
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
威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
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
若一虔賜卿必傳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

賜與頻繁曠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
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群齊李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關
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
變詐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偽添
要精詳益錄四面王師赴期

石

雄王宰已據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
將弋在宄之妖鎮衛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
已窳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
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
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
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
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
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
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
命旋又焚蕪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
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下

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惧方猷偽詞然天奪其心
 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繡乞降曾無
 面縛之效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戰群兇徒云
 繼襲想卿忠憤必志集夷况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今
 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
 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
 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
 貸刑亦知曩實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柙私懷豈
 無鷓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
 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
 下之軍李靖剪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
 不遺想卿又習兵符備許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
 更有招携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吞
 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
 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今在太原應接戎事
 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糾合征師眾繞一旅迫
 逐王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使令剪
 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為便近已詔元達

出師五千人馬向西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
 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
 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搆心宜速與卿本道都
 頭密意動靜與清朝計會犄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
 健禁戢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絕鴈門遏其歸路卿
 便須出軍掩襲勿遺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
 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
 軍尤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
 洛未靖光弼以上勛元宰移守盟津卽知急病林艱
 因事為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
 為吾雄屏爰求威望望將以撫寧昔漢光武謂寇恂曰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
 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勛
 之日遷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
 直抵萬善震耀威聲壯忠武捕鹿一本作犄角之形分常
 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
 難淹久勉弘方畧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畧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其間細踏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却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踞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卽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微蕨之勞計司械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鬪闕人今爲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魚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

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賜石雄詔意

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翼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與王宰詔同至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奇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衝隊自大將至宴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旣領節旄自有土地並宜曉諭蕪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等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得遣回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與彥佐等詔同何後別各存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已至擊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鋌氣肅擊隼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頗有交鋒益綠卿等當軍未抵邢州莫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鎮魏兩軍自當其半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憐然生人膏血杼軸其空朕旣爲父母豈可坐延

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况卿當道頃爲廬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度劉殘憤士有聞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綴其精兵不合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茲朕懷

何私敬詔中敗未抵邢州爲未過漳河况字以下改爲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懷循咳思養遠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豈宜玩寇

賜王元逵何私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左兵攻綠王宰即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宜詔到日便須深入綴其精卒不遺東西旬月免有抹兵王宰必能成事如此精角便充澤州則卿之功勛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童致茲暴陵然撿抗孔丞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且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軆朕懷早圖戡翦上薦功

於宗廟下息惠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未受休祿朕之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綠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繫考矢保又生人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益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懷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偶藩烽燧不設邊城晏間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繒絮因我爲援振服諸番石有餘年最爲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爲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却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携自相攻擊綠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儻彼鬪戰未定自有黨讎一國之中疑懼相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邊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

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寧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顧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為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畧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濛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噐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教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審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教書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關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勛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叶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閫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骨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教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為要害之麗令所置制豈限常規積萬度於教前尤資地利到二矛於河上頂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為里縣其河清縣却還河南府縣官等並准前救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弘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教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達弘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臬音敢懷狼顧迫於飢窘復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魚鱉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喻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勛解甲勞還免及相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部侍郎燕御史中丞李回克幽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在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窮其桀桀自當臺築塞路繼負而歸兼招取丁壯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壘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兼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噍類務極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厲勉於方畧副朕深懷

李文饒文集卷第七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會昌一品制集

制詞

授温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仍封懷化親王制

授温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温沒斯賜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上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彦佐與澤潞三軍書

授温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

置仍封懷化親王制

救昔秩皆獻壽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

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嗚沒斯特勒個儻慕義深沉有謀馭馱之生超千里驚鷄之擊厲九秋屬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戰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首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携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瓜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嗚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禮頸襲冠帶思親漢儀蟬蛻自致於潔清豹變獨蔚其文彩不有髦傑孰啓壯圖嗚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鈴自強之心隱如敵國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親幾立節深叶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土殊鄰秦能致霸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虞之權貴冀納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敕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首豪猶吾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而歸款得不撫寧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鵬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駭騎來附北邊頑削枉以圖全且藥方而俟命矢其一志之死靡他既授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即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影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宅侯忠孝可保於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為我信臣

授嗚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勳仲惟前典嗚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偁良將之材嘗佩明王之綬附於絕塞歲以再期秉是一心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制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漢比平守廣北狄避之號為飛將顧其首裔頗在龍旻爰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棟莖之方譬當使同榮夫思在無和忠為德令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爰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

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為貴相乘其乖亂遂校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未獻款旋觀深志可謂竭情昔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秩錫以率服始有秩皆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秩錫以嘉名漢錫秬侯尚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疇捧日之心寵以貂璫冠於禔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弘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番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克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銀州監牧馬副使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將魏得閔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取顏良於麾蓋爾風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蒞而石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伏義個儻秉心堅正且聞誓剪鯀寇不以賊遺君父委之矢柄庶展拘原舉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鵬之騎未足併功宜勉一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

燕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旨捍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于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開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為紇朮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眾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載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拯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為臣之義實展外蕃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蕃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為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拯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雉鷺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文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為名

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姒妯之情當務交懼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斡斯所困豈可一日懸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

嘗膽思報大雪寃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斡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

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斡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遂轉以馮揣度終難取濟前代到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君伊秩訾

勸呼韓偪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戊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親教於朝駒支乃自偪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即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畧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權

與二國之禍偪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馮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敕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盡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藥羅葛九政藥羅葛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敕次恐諸蕃劫奪須稍安許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休前有遣駝馬救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嗚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倘順於國盡合緩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嗚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罪而歸命尤所矜憐若乘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盟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漠南使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遠則朝

廷欲踈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為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偪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斂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紇斡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禾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料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為復被奸人中踈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子細報即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即至吐蕃

皇帝自覽

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艱難之時常展勦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斡斯讐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驅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眾飢饉兵數無多強敵倘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恐邊城之民因此懼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近山川深自蔽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斡

斯雖未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

紇斡斯即移

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逢着回鶻即煞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回鶻一人無可煞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馬把斷三河口道踈則籌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斡斯以寡為重以弱為疆豈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所耻實亦諸蕃輕笑倘紇斡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幸垂採納恐要見紇斡斯表本今亦錄在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為模楷今之所觀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恭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咲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遇頓雪前耻再取美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師如此則一軍盛笑千古流芳激黍在近鄰素欽風義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弘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懣懣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葬和計已萌遽遣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奈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釜四月十三日到城至三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聞冀得實情姜釜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壻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賊至十將妹壻王再晟戮遣山東克却鄆鎮佐軍虞伏釜見女壻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悞求郭誼覓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父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父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稹時

叔父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美如此若擬扶卽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叔父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父職車姜釜梁叔父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通狀傳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固難辯明今公等章表仍云故使初奏病疾姜釜梁叔父並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為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史省方回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為含忍詢訪百寮朝廷大臣藩翰戎師切齒憤恍如報私讐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怨朝廷耶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玉以元勛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

誠復揔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
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
屋瓦皆振剪符寇於淮服草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
尚在及李相公祖謝朝廷以王尚書度休代之追李
緘令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勛成
澤潞節義邁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
墮王制豈有從諫跋扈既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
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卽不合別置紀綱劫
脅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
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苞隱奸慝逗撓兵機
彼大將焉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
滔之功未朽槍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玄忠貫白日
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
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
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
深耻將性命家族以拘驂童生焉不忠之人死焉不
臣之鬼彥佐忝受明命總彼成師感歎之懷寢食忘
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雄幾而作爵秩榮
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竒策以
副深心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九

會昌一品制集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下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舟書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中外敕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群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即君自知憊負思保生
全望闕拱誠祈天請命遠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
之即君為子為臣忠孝並棄居喪未襲阻命專權數
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類
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牧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

為賊來即痛殺可謂性言肆口遂節滔天今欲自新
誠為羞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
等懷忿悅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
聖上矜貸有名群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
來降石即馳詣界者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
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
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
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
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
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偽詞變詐無不備諸今
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柳子動天更無其他
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秦帥臣豈敢容
受時不可失幸少許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
合境揚重風解愠之德安輯疲人想衆心必當感懷
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勳力穆
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
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潘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為善之
人日往月來辭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

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憤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象以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逆順之心濯身滄波上觀白日以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老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僂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觀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茹土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棄戮劉稹自建功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文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無焚灼之虞間并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熟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不自歸朝廷頗獲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携遂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遣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剪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有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督普近亡新立贊普終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八表無事須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丕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

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不
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副據得聖上
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憲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不便遣
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不指天
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
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益以偷安比於鴆
毒切望恩之臨紙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積書

雄白比者牙內字一有兵馬使素累代之勛業為四海之
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族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
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慘
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喜密
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虛實
近得王尚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偈曾在昭義效
職與彼軍游奔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奔相見
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記
賀意又款偈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
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
恐自取又云二即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
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

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
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
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
軍將臭味略同將親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
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况兩面主兵大將
皆有賊心事追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
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
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
道強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鬪心大兵一交立
見憔悴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並是奉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
朝典鑒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
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今後嗣勾當本於
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
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
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
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
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
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

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
監法皆歸有司憑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
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
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潘方重
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仲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
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遂其實效勿受詭詞臨
事制宜固在明畧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
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今布此懷其間
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
克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者尚書以幽薊頗有叛亂志
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
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
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
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
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頓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
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倘不
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

大將多是善人感先侍中深恩聆尚書美政導其善
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
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
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米毫大郡
便與亞相軍中兼典二十萬疋物充賞大將以下皆
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
務因循卽三數月間且不問着既未降朝命何以保
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畧必不可費國家財力
致他日與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
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弈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
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
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
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
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
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囊既不詣尚書
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
降非常之澤憐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弈將不便毀除

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
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却還石會關兼拔賊界劉
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逐將賈群送表至太
原少傳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
分楊弁潛送賈群却歸劉稹亦便受領校童逆狀如
此不知進表何為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
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
國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
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場
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押而不奏未為乖當望向後
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
受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
名以昭義乘僭後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措克之
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輒自漢南撫寧上黨承入境
之日煦然如春靈粟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
見章表抹雪罪人姑務和寧以安反側竊循雅旨俗
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
湏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按放四罪天下乃

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
時執政以苟且為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
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
以其美惟稍聞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
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
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
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容主之
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寵之以
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
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
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茲至公待一方
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為得也
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宜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救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迫
送戎師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
令赴行營遂駐南棘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

弁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輪逆稭釋賈群縲綆俾速
姦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木之同惡蠱毒近業於懷
袖蟻塚幾漏於江河康政等披粉邑之遺風習華墮
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茲登陣曾不與數以
郊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
僻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救

救理體解者不可以首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木根故
前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
亂邦逆賊郭誼等掀鼠之妖依丘穴而自固牛羊之
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自劉從諫
背德反義掩賊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
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
革面吳寇將敗周丘尚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捷猶
偁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刑洛歸款悞覆妖巢費軍
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
蓋其前德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
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
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救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救

救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劍頸之交濟其奸謀
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為三窟
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多端比在京師人
皆嫌惡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
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為草章表飾以悖
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高宇姑
務含容而怙亂益堅苞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
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為狂計挾助
孽童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棄神得
誅之逆賊劉稭弟曹九等張谷并男涯等陳揚庭并
男窠即等張谷并男窠即等門客甄伐伎術人鄭諗
蔣黨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
約男茂章王璿男涯並詭昭義泉斬訖夫為善者天
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
布和於四海庶自戢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

會昌一品制集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宰臣等再議添徽號狀

宣懿皇太后祔陵廟狀第二狀第三狀附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狀

論朝廷事體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蒞憤也禮祖有功宋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大宋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首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

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明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又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大賈以後兵宿中原強使締交體解甚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走于外其卒則以幕支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王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常罕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閣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蕃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轡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行誅元年俛惠琳暨關錡季年臬元濟及師道其他

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
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
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傳中宗不
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
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
自以政事多累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
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興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
再造和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
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
父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
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矣宣王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矣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俾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
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
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
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俾德矣臣等敢遵
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
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

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
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典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
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
軒屈崆峒堯期姑射未有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
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偃大康
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
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躡軒后之靈蹤修
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
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
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蓋臣子
之至誠伏希聖慈睿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字所以奏啟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 第二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官及不移福陵只祔

廟何者爲便商量奏米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柩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遺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允愜衆情臣等商量柩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柩廟事令更審商量奏米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蒞於至誠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柩太廟不本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柩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議漢書云古人振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奉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

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又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祗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湏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群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世充竇建德之地闕城東峯有二聖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蓋風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神所瞻西漢故事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官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季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勾當修造錄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卽官一人薦告至功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

宮室爲後又帝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何南三坊俗稱園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豈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教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覲綏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私心也臣嘗以絲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荷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

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叔戾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皆公先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郡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下幸也魏朝何晏丁謚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教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李路之不免于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鑿燧爲之惡阮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偁首於是皆公先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諂詐

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攬掣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救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群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湮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族禪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今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

自大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肅私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臣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為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肅私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勢然也如宰相有好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况肅私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和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和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

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謹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會昌一品制集

駁革故事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官貴神壇狀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論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

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

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果門下中書侍郎為

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

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

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

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

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

况審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

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即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綠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爲丞即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軍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群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閣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筆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政國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闕與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

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一本有國字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却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閑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和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剛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棗堂或與奪形於

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
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
為信向後所載群臣奏議其可不得失須朝廷共知
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據
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官貴神壇狀

右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官貴神實司水旱功
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
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
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
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
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
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
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
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
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
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官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
聖心以修隆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
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
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
統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
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為天皇靈寢大
帝常居始由道粵而陳夔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
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
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
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與太一掌十有
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
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
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為乖
謬又按漢書天神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
為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
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

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大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太常卿等奏
議合爲大祀

論冬至歲朝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違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寮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寮受宣畢然後赴興慶宮庶爲得禮仍望永爲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右以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大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柄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汭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不聞奏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即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即吏別與遷擢所異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

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木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故事未審可否

公主上表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未審狀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會昌一品制集

雜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杜元穎追贈二狀

論吐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等三狀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馳馬狀

薦胡震狀

論河東等道加俸給狀

論淮南五道置遊弈使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神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尚書

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
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為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
固稱不可為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有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
被收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
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為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
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議
大獄務在平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
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玄宗外祖母龐氏
之冤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吊祭贈物三百段一
子官謙明一作燕雲
就第一作就家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柬
之等子孫累有恩制授惟此敕家未蒙甄錄望
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謚者
各令有司定謚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有代

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吏部狀准制請復舊官爵

故循州司馬杜元穎二狀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
節嬰城舍生取義圖辭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
情不可開縱若為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
取笑戎狄漢景所以開鄧公之說恨罷錯之誅元穎
長慶之初首居宰弼潔廉畏法忠蓋小心雖無光赫
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既逢昌運合與申寬望知還舊
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 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開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
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為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
末緣耆臯久在西蜀自固其權邀結南蠻為其外援
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警君後
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隣好自武元
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
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
劉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
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

都郭下成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
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服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
常有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
姓丰雜擄掠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
兩番送到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
蠻獠
綠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
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
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况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
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倘聖旨以贈與爲優望只准
赦文却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
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
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知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戕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自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
見按是爲到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

英主奉被合同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嬖人嫁與此州
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
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常舉以經略河湟此城
爲始盡銳萬殊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勇論
莽熟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烏徑屈蟠猛
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熟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
須俟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甲
甲仗塞途相繼空壘未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却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
校千餘里蕃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焉恢復之機所
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俟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米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戍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祀
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恣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有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
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劫送者更遭番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米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固携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
周文收送鄧叔簡冊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
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
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虜聖之宏圖得懷株之
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比虜效欵塞之誠臣實痛
惜悉怛謀等舉城何化解歸義而未加昆和之爵
不賞戾其之功翻以忠愛屠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
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隔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
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鑒鑒道寔忠
視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寃
警旣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三狀

右臣等聞向外傳訖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
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論實負聖明
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爲末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
群和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
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
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米申錫
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爲冤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
所利者宗社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
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爲詞臣等避罪不言無
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
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
等實所并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皇之
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
不知所爲臣等若有務偷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
月之後人情皆以爲寃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
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

止於貶責足以塞幸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晏緣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爲寃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悞德宗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于沈湮如嗣復等螻蟻之命至細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禱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允愜

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愛齊得見譏左氏諸侯尚爲非禮況在自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

伏望聖恩盡許却還從此便爲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卷令其深論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秦軍薛玄造緣典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辛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受浙東管内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既顯華門之士實爲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奉宣御官至將相不忘本師朕深所嘉數宜依所奏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與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爲樂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爲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無不及時觀察使以

馬廩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
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却與實物仍及時支
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
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
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
貧未罔不由此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
速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
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
貴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弈船狀

淮南綠疆界闊速請浙西宜欽江西鄂岳各出二
今出三百人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
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
甚嗟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
一百人置遊弈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克
如法造游弈船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為兩番長須在
江路來往淮南遊弈至池州界普浙西遊弈至宣州
界普江西遊弈至鄂州界普常須每月一度於界普
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
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水使司

差人執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起
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
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弈將科責差替知容縱賊盜不
問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
段巢穴去處仲教道計會一時掩捉倘去根本軍將
授官酬賞所貴翻接之地同力叶心江路盜賊因此
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聖恩
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

右印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
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頌奏所
稱悲田乃闕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
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
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
今緣諸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頗必恐病
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
更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書壽中揀
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
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
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

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為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開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論兵狀請詔者留在內廷降者教有於堂案今拾舊案得三分之一

田牟請許究項讐復回鶻温沒斯部部落事狀

請審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温沒斯等物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流太原已北邊備事宜狀天德狀符

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狀

論温沒斯特勒等狀科士狀附

請賜温沒斯鎗旗狀

論温沒斯家口狀

太原振武軍鎮退渾党項等牙市狀

奉宣温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穩

便否奏未狀

論田牟請許究項讐復回鶻温沒斯部部落事

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鈴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知伏希聖慈特賜許覽此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即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懇懇今若許田牟徇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慮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為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會米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提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披誠款塞望聞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數種落皆安嗚沒斯叛逆而來即須拒絕可汗既自失國才帳已無携挈傷殘寄命他所嗚沒斯等迫於飢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為惡徒黨都似與德彝雪屈為党項報讐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吊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以武力驅

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出詭計妄邀奇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惑詞為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傳稱昨來回鶻到橫水柵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耶頡特下為復是可汗遣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為罪人云不受可汗指揮擅自劫掠邊界請密詔劉沔與仲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權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悞

一比聞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去即令將密意看方便說論公主主親廟子孫只合死生為國常須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合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迎得公主亦不得便令赴闕須且留在邊上制置回鶻縱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蕃人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

近城柵攬擾百姓如有此事即須堅壁清野不得與戰其小城堡兵力薄少不堪固守處並望抽入大城回鶻從得小城亦無用處即別選驍將潛出兵掠其家口輜重此最是制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密詔潛令以此爲意請賜回鶻嗚沒斯等物詔

右此者只待張賈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効漢宣帝厚撫呼韓大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帝厚撫呼韓擊生人減半今嗚沒斯若不稍加恩意令盡歡心須至以力驅除必恐未爲邊惠假使其衆殘破摧伏不難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發遣未得須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若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群情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大原添兵備狀

右緣嗚沒斯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歲周雖近有恩賜喻其歸還然本蕃未寧時屬寒濕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効久著雖在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嗚沒斯招米黠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矢額雖存皆被軍將放却散諸處緩急難集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也集如此邊有驚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况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此隄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公主虜庭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稭

將一二十騎輕賚詔書先至嗚洩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嗚洩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令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論以此意臣等得謂君賞父在河朔諳練戎機速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潛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蓋見君賞與張絳手跡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蓋之誠近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後論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蹇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紊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揚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慢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君賞為朝廷之耻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倖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若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沉勇有謀陛下縱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內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臣等商量且望令符澈與大將已下一書觀其報答詞理足以知其情出鄰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自謹同封進

條詘太原以北邊備事宜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虛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後併合抽却望令巡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却抽舊兵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即與太原城下及閑處抽兵其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內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過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即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詞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

築便令鎮守即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
河水克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
即須困感今寨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
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
皆有神靈保持廢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園蔬樹
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
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却復舊城至爲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
既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其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
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
商量聞奏謹具如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
事一

一請速降中使齋教至雲朔天德已來宣諭生熟
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
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玉自
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煞戮回鶻多少別議優
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

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
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勸乘
遞赴天德軍

一回鶻藥羅葛元政馬價絹望且勒留在此武令
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藥
羅葛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餼
次送付大原除有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
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
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
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
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
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
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
輒不得出兵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
浙西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
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
天德直對兼經歷葢夏等州所在要處便堪應
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 盟沒斯誠款雖未知真偽然早要別加官爵縱

使不誠亦是反間且要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

今遠近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犯順非是要

威回鶻

一 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

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

旋給糧食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兼

關並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

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何前審許事

勢如已接戰便須准此處分如蒙允許其石

雄便須今日降敕未審會昌二年四月十八日錄田牟不待朝旨

已出矣非可汗下
矢馬故有此處分

論盟沒斯特勒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威懷充宣果得

盟沒斯望聞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

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盟沒斯特勒及

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

盟沒斯下矢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

戶部物克度支速差綱般送仍許不散却落待委

知事情續議制

論盟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

右盟沒斯下將士既與衣糧又加冠帶賜其軍號實

壯邊聲撫循其人莫切於此臣等商量望賜號歸義

軍仍望翰林賜敕書宣示盟沒斯下歸義軍將士等

其盟沒斯望且令兼充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

加工部尚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下敕牒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

投降及城未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間得

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

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

類便迺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為允愜未審會昌二年三月四日

請賜盟沒斯槍旗狀

右盟沒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麗異

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

兩對器仗斧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

速齋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

尤賜亦穩便謹錄奏聞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論盟沒斯家口等狀

右盟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苦處先登者臣等商量盟沒斯亦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闔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盟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即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斗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勾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牙

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絹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蕃部落苟利貨財不惜駝馬必恐克為互市招誘外蕃豈惟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並納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克賞

奉宣盟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

穩便否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盟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

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已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兼望賜盟沒斯詔獎其忠蓋綠卿率眾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卿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必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實為允愜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論用兵二

論回鶻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鶻石誠直狀

奏振武以比事宜狀

奏回鶻事宜狀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驅逐回鶻事宜狀

公卿集議未盡處分析開奏狀

牛僧孺等集議謹連如前狀

徵發鎮州馬軍事狀

請市蕃馬狀

莫苾通分領沙陀退渾馬軍狀

李思忠番騎狀

河東奏請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沔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自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輪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首不殊前日尚書丞即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諭丁寧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不遲恐劉沔撰書叙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碛斫營事今且駐更審候事勢仍望兼賜遂泰詔處

七月十日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向後不更往來救援伏蒙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退渾走捉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靈夏又河曲克項回與回鶻有警至河水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要及水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突具開奏未審

論回鶻石誠直狀

會昌十年八月十日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內未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其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邊已使首領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照安魯卿同往逗留塞上終不悛心石誠直是一卑微者領豈能有所感寤况自今夏已來兩度點檢摩尼回鶻又寵待嗚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恣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實爲允愜仍望兼賜崔巨玄詔會昌二年八月十八日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右緣回鶻牙帳漸移向東去振武疆界稍近今以草青馬壯深慮有意窺邊望令劉沔於雲伽關及邊界要害添兵嚴加警備先令鄭許陳滑兩道兵馬於代州就糧今緣把頭烽北一川皆是散地若回鶻萬一馳突更無重兵備禦則退渾部落先被破傷太原北境不免搔擾望付翰林賜劉沔詔令酌量事機審探回鶻情偽更於把頭烽北添置令速詳利害聞奏如蒙允許伏望約此意撰詔處分未審會昌二年十月十日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一回鶻猶在雲州頗擾邊境據二州蹤跡必無深遠之謀所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爲其設計今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切須有備防患未萌望速令度支差使於河西路潛爲准擬

一元和八年回鶻回邊磧南支取柳谷路打吐蕃天德防禦使周懷義奏到朝廷未測其故人情無不憂恐陳德裕先臣奏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募夏州兵士五百人於故經略軍應接驛路兼護完項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爲復猶有存者望便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以通天德奏事疾路

一訪聞麟勝兩州中間地名富谷人至嚴繁蓋藏甚實望令度支揀幹事有才人充和糴使及秋收就此和糴於所在貯蓄且以和糴爲名無令與節度使潛計會該備如萬一振武不通便政充天德軍運糧使勝州隔河去東受降城十里自東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糧東可以壯振武西可以救天德

所冀先事布置即免臨時勞擾

驅逐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為施力臣等思慮量為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也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水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須速為計會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為河朔所輕兼本道奏事官孫家孫儔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於河朔側近別徵兵滿取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資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益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李宥並令集議况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一度遍詢群情終為閑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內聞奏所冀博盡群議厭服衆心未審

會昌二年八月二十

日七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

一議狀云選將練卒未甚得人今緣邊節鎮將下群守誰人最不稱職文武班中誰人堪任將帥須指陳其事不得泛言

一又云守禦要害未甚有備犄角之設不相輔車之謀不相依今何處置兵即為要害何處加備即為相應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未即驅逐去亦勿追昨所令集議出師驅逐去亦勿追如此相守何時得了軍糧日有所費邊境終無安寧此最關取舍大計須便堪行用

一又云部落能自攻討者不須止遏而邊上諸蕃多者一二千帳少者力又不足各有家口畜產常自護惜昨者回鶻暫到雲州諸蕃奔逃不暇雜虜既無統一誰肯盡心今欲將何部落討逐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各敕邊將遣自招收其遠征戍卒請漸令抽罷此事朝廷非不素知只緣去年將江淮大道衣糧召募天德官健僅經一年更無

一人應募李忠順請自招召經半年只得六百人塞上守備處召得一二千人都未蒞事戍卒如何抽罷亦須更別陳方畧

以前謹具如前昨所降敕旨云且須切應事機不得更爲虛論今詳議狀並未切事機臣等商量望令牛僧孺與夷行同議仔細分析兩日內聞奏未審會昌二年十月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右臣等伏詳公卿所議猶未切要狀云邊將不聞以攻守之術上聞朝廷則將畧可知也又諸道徵兵其數不少烏合之衆號令不齊又逆者回鶻攻劫雲州漸入內地節級城宇莫能式遏亦未見隣近堡柵首尾救援者竊詳此意只是見大段形勢實未切事機朝廷比來待遇回鶻惟推恩信論其職分使自退歸所徵戍兵只令守備却未嘗有攻討之意昨來回鶻迫於飢困至雲州劫奪牛羊已爲侵暴事須與城柵聞敵兵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便云莫能式遏亦似過誣堡柵旣無重兵合須自守令其首尾救援亦是虛談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習

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卽是烏合陳許淄清等兵並是節制之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固不可謂之烏合又云漢兵遠襲恐遺虜擒兵法云善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是令其自來况虜騎倏忽以來疾如風電固不合持兵遠襲今可以計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二三百里遠去未得旣有定所便可爲謀魏武破烏丸李靖擒頡利皆用此計公卿等都不議及亦似未見吐勢非令集議只緣問驅逐守備二計何先今旣云守備過冬方圖進取斯爲上策便可施行卽與昨來加劉沔招撫使且令告諭理亦相近恐不暇更有訪問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七日
請叢鎮州馬軍狀

右太原奏事官孫傳適到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料必是緣契丹不同恐襲其背所以移營又幽州進奏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只令殺回鶻監使卽還妻兒室韋使已領幽州軍將同去殺回鶻監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聞奏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傳與幽州合勢

向前移營驅除得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儔蒼云若
係移營亦不要添大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
定一千人助大同即得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
徵發穩便未審會昌十二年九月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
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
收市添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保無散失臣等
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
人作主不得應堪服水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
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
諸道若有欠闕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
沔詔處分未審會昌二年九月

狀

請募苾通等分領涉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

右奉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奏來者臣
等商量令劉沔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
漸移向前逼感即令思忠領蕃渾馬軍深入計思忠
兵勢相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即易
成功其蕃兵分爲兩廂各令蕃將押領至爲穩便何

清朝莫苾通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諸識虜情易
爲指使如蒙允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永遠望便以中
書門下帖追未審會昌十二年九月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爲讐怨恐合勢後不與
思忠叶心或生別事須令遂泰審與劉沔商量如有
可疑即便假裝遣其與唐感義奉臣誠等軍及契苾
退渾等部落先各有本管都使都督須令部領自去
即得兵將各相諳識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沔忠
順遂泰等詔處分會昌十二年九月

河東奉請留沙陀馬軍

右思忠本請蕃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
兵去恐不相當魏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頭軍事須得
蕃兵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却進軍不得臣等商
量沙陀兵望許劉沔量留一半其一半依前令與思
忠合勢如蒙允許望賜劉沔詔處分會昌十二年九月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
朝分領部落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旨契苾通
等不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

再陳論沙陀部落此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
押熟不令別人管領亦得所薦退渾昨者張獻節終
欲責罰便凝為惡忽恐思忠制御不得却自因此生
事勢忿通本是蕃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領必上
下情通更無所慮又思忠雖志誠効順然使用之初
亦未可獨任漢將分領事亦得宜契忿通等雖是蕃
人任使已熟切更誠勵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
此伏望聖明裁斷未審十月八日

請賜劉沔詔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
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
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擾侵且務綏懷今既
殺僂邊人驅劫牛馬頗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
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既假以使
名今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
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上未審十月二
十七日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營專看事
機首為撲滅緣當道軍馬數少請馬軍一二千騎臣

等商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鬪必可
指蹤河中地閑馬軍有朔方舊法却虞候川防戎
臣素所諳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縱部赴振武取
忠順指揮今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軍有應變
不可憚煩仍望賜絹一千八百疋內三百疋克戰軍
人優賞以戶部物充度支差綱發遣蕪望本中使送
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詔處分兼詔示忠順守志其
賜忠順狀謹連封未審二月十日

李思忠請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衙
帳即李思忠領衍蕃騎深入覆其巢穴續緣劉沔張
仲武確稱冬寒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
劉沔張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令往
中受降城令在保大柵屯集稍為穩便望付翰林賜
恩忠遂泰詔處分其劉沔仲武詔意謹同封進二月
十七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四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五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三

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昭義三軍請劉模勾當軍務事狀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詔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引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

奉宣王宰直核磁州商量奏狀

請賜仲武詔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

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簿重榮賊事宜狀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諸道進軍狀

論劉稹送誠款與李石狀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紆托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譯兼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會昌二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湏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梟擒忽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會昌三年正月十五日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湏令三月已

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盟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自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勸懲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敕處分未審

會昌三年正月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宜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惧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可汗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齋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

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韜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司帥進陰山過其斥候千餘帳皆得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與將逼牙帳十五里虞始覺頡利畏威先走帥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剪除今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選淨沙陀共三千騎揆排比薰曬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開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曬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

會昌二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為桀逆及王師
壓境天綱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効
朝廷獎其歸命寵遇逾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
因父歿自揔兵權屬寶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興
其符節以紊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觀
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
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和說自謂雄
豪及長疾矧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
樹置驂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玄宗歷試舊地有
上黨故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
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
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
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
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軍之軌襲怙
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庭議以盡群
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
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會昌三年
五月二日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右彥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來者

彥佐務推恩信必盡緩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許
為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
示彥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卹各令復業如軍歸
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
旋踈理處置不得畱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
却入賊中即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彥佐揀
幹事軍將別將三五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
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會昌三年
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
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吝其罪至洛陽
斬之大司馬吳漢勅奏祐遣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
以矢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
告諭不悛加矢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
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
錄示元達彥佐劉沔茂元弘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
唯此處分未審會昌三年六
月十九日

幽州鎮魏使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湏
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潛探三鎮軍情今日延

英面奉聖旨欲令張賈克使臣等續商量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輟李回克使如以綱臺不可輟聞即兵部侍郎鄭淮久克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言亦分明官重事閑最相宜稱未審會昌三年七月

請賜弘教詔

又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逵弘教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鄉等已東面進軍賊中惴惴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地逼閑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進軍稱難偷安旬月今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會昌十三年八月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客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効命請依河朔軍法委彥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在都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惧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會昌三年八月十五日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

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迺文到京之後方知陳許發兵便云弘教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許須待弘教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罷行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頓軍虛費饋運望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便道途賊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續止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未審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

論河陽事宜狀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逼山遍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敵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邇東洛實係安危向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浪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撥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并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克自出軍以來並未有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陰見在物委度支差脚速搬送未審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

者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弘敬不敢逗留今旣投平息殺傷不少使許弘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弘敬一心雖至忠順終慮恃枝異端况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北兵又頒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遙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會昌三年八月

請賜仲武詔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

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茂元縱得痊復且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雖加重朝廷亦免它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沔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黃敕處分未審會昌三年九月四日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翼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已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濶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弘慶云陳許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已上緣未有戰陣聞不得已稍却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克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諸軍翼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

堪入戰陣者充仍望約陳許長行制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鈞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艱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真者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此謂劉稹愚駭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縣得劉稹榜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為賊遂着即湏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因當奮激卿宜速諭諸蕃郡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為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

三年九月二日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綠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畿自聞狂寇侵軼尚未安定茂度支權給衣糧徐泗綠有醬菜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

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

二十日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薄仲英生口四十八人內幾人是赤頭即聖意以元達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綠薄仲榮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處最當要管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宜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即數元達知勘赤頭即賊中事宜必無疑慮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奏驗必知未審

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湏廣求良計臣等竒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先後立殊勳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勸事中使宣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梟戮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却頭者並仲速具事由聞奏如計畫明切便堪施行即貸其死命令於諸軍救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助成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

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瀕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突瀕更尅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日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瀕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是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困蹙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彼有變便瀕星夜進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境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困窮人心思變困此請命冀遣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恬書不得云已與聞奏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觀旬月仍望詔元逵弘敬王宰石雄便令

齊入切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其代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五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六

會昌一品集

論用兵四

請遣制使至天井翼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

賊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翼氏行營狀

請准兵部式依開元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

狀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勒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徒兒狀

論光山縣狀

奏磁邢洛三州諸縣鎮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濼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益州屯集党項狀

請遣使至天井翼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城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遷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准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胤兼取光顏等及大將已下狀皆請一箇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逗留累破大城柵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逐破鄆城續令裴度去竟破准蔡去秋李回唯至鎮魏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利便宜慰臣等商量墮令李回至天井翼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令乘遞早發未審

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錄揚言作亂而李丕欲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管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尚警怒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綏緝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其謀度不妨理罷兼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

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

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喚得王逢細問王

逢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
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勤所通
涉縣多少未得諳實今請於儀州置軍糧運下寨
兼側近捉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
軍又去榆社河東怯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
逢曾經使用即校精強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
除蔚州飛狐靈丘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
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敵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
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勁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
五百人持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入陰偷城非
常得力又云李克勤所請一千二百人太少軍中難
得一一相似若只與二千二百人魚三百人已來
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榆社至晉
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面議機計審定入兵
處所錄取兩本扶一本封進一本得與義忠其所要
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
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
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充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
李丕詔處分未審

會昌四年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
即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
險阻須得王宰忠義深入方可進軍榆社兵由未足
天井固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
害何南十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
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聞王
逢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則近更無徵兵處遠
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得義武步兵
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沙陀此
外於中武步兵及河中衙隊共揀七千人通前似僅
一萬人并榆社宣武充海義父馬軍都是一萬五千
精兵足得添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翼氏
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
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翼氏翼城諸寨
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丕同商量如
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貴神速不
得漏泄

會昌四年四月五日

天井翼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熟之時便見次第今
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

乃赴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况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錄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使亦恐管柙甚暑不易祇供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便利不得安閑

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准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

一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

史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為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勳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白身便望授監察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窟客者即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累至窟客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叙不得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

先鋒第一功所叙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叙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叙如過此數並望落

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已上其頭首一人准跳盪功例一千人已上准第一等例賊數不滿

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若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准跳盪例五百人准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疋

右緣並無軍將言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賞絹三百疋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疋獲副兵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疋都虞候已上仍並別酬官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疋獲賊副將賞絹三十疋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疋獲賊長行賞絹三疋如是土團練鄉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曆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令中使自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

酬賞只是十將已上得官其副將已上至長行並是甄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冀盡霑滙澤文緣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據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頒賞有各人心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勝示三軍未審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勸問宜商量奏來

狀

右臣等商量賀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為其誣誤若不尋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恐必懷憂負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晉絳所進賊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勸問如審有潛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即令王宰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弈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未審

會昌四年閏七月一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從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頓立戰功赤頭赤心昔是賊安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

虎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弟及從諫處招到兇惡將健等棄用兵後為劉稹出死力戰鬪先把官軍毀罵行骨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逵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懼殺却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朔須存壘垣豈可更令元逵罪兵攻取望中使賜城內將士勅書招携各令安堵仍賜元逵詔便令抽兵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

叶八

會昌四年九月

奏磁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准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牧管所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如鎮道十將已上是軍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追上驅使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俸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旺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曾有績効人稍優一兩任汪擬其休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異刺文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緝綏既無軍鎮干侵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弘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巖縣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勤移入州內如亭基有僭侈處並勒毀折訖聞奏龍巖縣依前充縣令理所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巡邊使劉濛狀

右緣李回等稱燕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軍于拔回訖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燕戛斯使回日已賜勅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邀截出兵仗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

遣使臣早為布置其劉濛便望從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番人至衆只要令先事揀練兼修整器械緣累年用兵計所聞者最是兵仗早須為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縱橫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守城鎮也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填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塹多置陷馬坑須防燕戛斯向北處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接借望委劉濛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續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會昌五年二月十三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斐村送兵馬步軍遂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挈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曾如送出首

惡其餘不問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人兼揀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阻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盡無可虞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抽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

膾昌五年八月十一日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長豈敢盡為暴害况北有殘虜西有大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普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諭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為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闕伸冤豈可便與師旅殘毀城戍焚蕪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普謀皆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

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即且為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敕書未審

膾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右党項久為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往月來漸成邊患望使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固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寨永清商旅無滯異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

膾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六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七

會昌一品制集

密狀

論遊幸狀

論討襲回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群狀

論劉稹狀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狀

進任晚李丕狀

奏續問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件狀

論天井翼氏事宜狀

論沼州事宜狀

論回鶻事宜狀

進振武節度使李忠順狀

論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論遊幸狀

人君動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

動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

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侍君就

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

侵夜

人君動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予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
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
說自秋已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慙勤儆
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
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
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
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無如
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并不精詳回鶻皆騎兵
長於野戰若在積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
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
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會斫營倘令石雄
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一千騎精選步卒以
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
如以為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

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具仲舒到臣宅臣扶
疾興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
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其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
荅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
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
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
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
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即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
糧並貯在媽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却於居
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
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
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
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群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錄田群抵法不食而
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
人史玉皆坐愆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
曹來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
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
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

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
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况臣年近六十位
忝上公唯願竭肺腑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
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太原狀附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發使之時
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
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
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
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事常克使恐節將
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看進軍
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儻立除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
如劉稹已出潞府湏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
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
送回輒不得受兼稟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
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
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貧虛稿實不足從前人心忠順况一千
五百人豈足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况兵事未罷深

慮所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微
兵討亂兼遣義忠却赴太原許罪其普惡其餘一切
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翦戮煩年張延賞在西川因
張拙作亂走至漢州却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
兵處却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榆社有兵望降
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欠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
議謹密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請官軍
回避倫

不戰
兵處

右高迪稍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
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即須探知若攻城寨未即要與
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
不得即須却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即賊知官
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
有變故每度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鬪皆是落賊
奸計一度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箇月瘡痍未復即
撤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密遣細作探
偵知諸處抽兵來即不要戰知抽兵却兵虛處即入
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落便宜

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
離舊處下營一兩箇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間驅
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間牛
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
每移三二十里即得魏博即須令早過漳河若且如
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
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
好言語優獎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達詔即須云一切
委任元達與弘敬詔即云一切委任弘敬但稍示親
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
言頗似忠信盡望付翰林約此意賜元達弘敬
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謹
處

任曉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未與河中留後任曉委曲令
轉問李丕有何方畧一一條疏報今得任曉書并封
送李丕狀兩道並謹封上進其李丕狀一道論請依
前敢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拘眷

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
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密詔義忠
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
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儻漏還
備隄防其一狀請令諸軍各齎十日乾糧深入過險
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
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驪乾糧綠日色
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
充巢集事臣綠寇孽未剪每得四遠文狀皆願一一
上聞頻瀆宸嚴不任惶惕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綠賊兵
緣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已上於四面山谷
埋伏待官軍攻城困乏即四面齊來救援恐落
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逼澤州更下一
寨城連接便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
遶澤州每日常湏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
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
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
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回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
抵賊固鎮寨當川亦湏着兵亦抵賊寨綠固鎮
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
寨更無井水盡喫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
己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魚木
可喫即湏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寨東十五
里是青龍寨在嶺北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
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
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
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團練全安慶自願伏望
依此詔示王逢

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得一萬兵今在沼州城內綠
劉稹處置却失天井關都頭茂卿一門又處
置却邢洺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
王釗自此疑懼劉稹差親器仗官賈少遇追王
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闕王釗已持
兩端必不肯為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見有
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眾若投降至多必
恐願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為諸軍所殺亦恐
非願唯密得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却入潞州

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
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難
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回軍必皆情願臣恐弘
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密
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同意聞奏
河朔多異色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問高文端賊中誰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
即有郭誼王恹張谷向外即劉公直臣先得元
龜狀稱劉公直魯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伏
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却
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
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
錄奏聞謹奏

天井箕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臣
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叻知
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箕氏却須令堅守城
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自變生緣賊已窮蹙不
可更逼著恐其計窮必為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

人之命官軍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衄却恐延賊
旬月之命緣臨洺已投魏博當遣兵馬過來不得請
召弘敬速撥兵取臨洺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
來必梟擒劉稹向闕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
望速賜弘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留中
不出

潞州事宜狀

右適徐乃文將弘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潞州
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乃文云安王已送啓狀與
王釗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即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
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已前且要令在潞
州勾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忍恐留王釗未肯放
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弘敬詔看彼
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勾當待盧鈞到後令赴
聞不遲崔叔途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畧昨來曾謀
歸國盡是叔途王釗未出已前弘敬意且欲畱叔途
今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弘敬委曲謹封進上
委曲中所云中丞是李回謹錄奏聞謹奏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職事情中使宣諭

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
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
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
離異緣可汗欲得授安西其部悉有姓皆云骨肉盡
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帝已不得所據此時勢
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
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
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
合爲國家了却殘虜成此功業令趨於鎮魏朝廷酬
報必極優崇料仲武全美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
朝廷內無寇孽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
効令取歲內石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
緣國家與回鶻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
須早有經畧且令招誘最謂得宜臣謹審狀聞奏此
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間立弘到云却收到河東沒落
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比三百里
已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闞顒說思忠意緣
朝廷册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嫉妬與諸小蕃

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
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
界事宜李思順皆自有表進訖李思順別有狀一道
稱回鶻合祿等一人投降嘗得款云可汗見在兵
只有一千五百人衣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鼓有
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却據
此通款事皆諸實宰忠順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
別狀謹封進上伏望聖慈早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
狀請留中不出

潞府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
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
只是憚於征後豈敢更爲運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
過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爲
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
賊已處處設備兵濃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
聞抽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
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橫排比如
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
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

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洛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各令自守不得出兵唯要與武安路太原兵馬遙馬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知剪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秦甫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累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迺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論朝旨知弘敬忠盡故令中使先往遣弘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迺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焉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鼠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往山東今在邯鄲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徽子口

至為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速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益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迺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七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八

會昌一品制集

進獻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真容讚狀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進燕臺斯朝貢圖傳狀

進侍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進瑞榻賦狀

進西南備邊狀

辭讓

辭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連批卷

讓太尉第三表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為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二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二年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揚雄云廊廟之上高文曲冊用相如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進造之選獨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加衰病久廢含毫祗奉渥恩實懷榮懼謹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兢惶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四年

奉宣令臣撰文者伏以陛下聰明神武高頴石王伐罪成功清和六合雖有鴻筆猶難措辭况臣從吏多年文業久廢克勵疲病莫副殊知祗荷明恩倍懷兢惕謹以撰訖謹連進上不任榮抃惶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真容讚狀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已長從吏役無所成名雖嘗忝禁林獲掌綸命學既慙於刻鵠文有愧於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餽賜令撰述益荷殊榮但以談天者豈測其高酌海者莫知冥廣聖功神武膺德文思雖欲贊揚實撰不逮今已撰訖謹連

封上塵黷嚴辰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林之至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奉宣令臣撰述者北狄強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制伏昨者回鶻雖乘危蹙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尚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萬方震天威以霆聲碎攢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穎有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群帥無功將垂耿光宜命鴻筆臣學藝荒淺久病殘衰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叙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擴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黷宸辰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進頡颯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准敕訪黠戛斯國邑風俗編為一傳余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閻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為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注寫注吾合素等形狀列於傳前兼臣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黷宸嚴伏增兢懼謹封上進

進侍宴詩一普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群臣見膏

露之晞陽喜薰風之解愠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睿德日新文章天縱詞高黃竹思縟白雲含毫而瑞景揚光摘藻而非烟動色臣早司綸綍嘗忝內庭雕蟲薄枝實感憲宗穆宗文宗知獎不測不揆淺薄輒進詩一首輕黷宸嚴伏增惶惕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求者伏以楊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聰巴渝末曲撰蒙漢祖之知跼踖慙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黷宸嚴

進瑞橘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根清梁蒙雨露之渥澤比日月之休光始發素紫俄成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觀嘉瑞臣久參綸命常効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黷宸辰倍積兢惶臣又伏見玄宗朝種種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為患國之仇讐晉南蠻自經負恩常懷
反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願
收要害之地實畫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
卷臣所創立城鎮兼畫小圖米益器甲無不該備昔
蕭何收瘠覽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尤似精詳所冀聖
慈知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
黷宸嚴伏增戰越

讓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
在苟安不自披誠即為負寵臣某誠皇誠恐頓首頓
首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和用相有大舜
之功柔遠固存臻漢宣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邇
朔底寧干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雍熙螢燭之光所
宜自息豈敢虛矯上負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
逮於壯歲猶甚虛羸屬麻間江南存善八歲移鎮巴
蜀晉尾三年暑濕所侵遂成沉痾患風毒脚氣十五
餘年服藥過虛又得渴疾每日自午已後瞑眩失常
形骸僅存心氣俱竭唯恐晚歸私第殫盡道途臣伏
見國史岑文本受委既深形骸頓竭太宗嘗謂左右

知其將盡常處厚積以虛憊不早退身侍立之時什
於王塔之下臣竊以二臣為戒不敢違安所冀陛下
弘太宗之仁不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教免自
促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矜臣衰耗得罷繁務
退守州行稍獲安閑漸自順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
臣儻餘齡尚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
不任祈恩之至謹奉表 批荅不錄

讓太尉第二表

第一表舍人撰不錄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已進讓表驚寵之心不違落處再陳
恐懇實懼為煩臣某 中謝伏見國初已來授此官唯
有七人尚父子儀猶以懇辭而免近者智興戴義皆
超拜太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裴度守司徒十
年竟不遷授以臣僭越必致顛擗况臣既無汗馬之
勞消塵莫効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唯陛下寵以
美名榮甘過實而臣視顏自處竊位偷安非止獲朝
野之譏實恐受神明之譴輒披丹款猶冀聽從伏望
息罷新恩且守舊秩不任祈恩迫切之至謹再奉表
以聞臣某 云云

省表具知我文祖有文貞房社左右前後若日

月照臨緝熙帝圖肇顯天祿異代同德建勳垂

休克相朕躬光集大命功居第一節貫在三神
開智謀識洞著蔡用瓊龍之道振堯舜之風懸
衡不欺朗鑑能燭乃者軍執狂屢參剪伐之權
頑童侵虐啓平矜之策替我獨斷挺身群疑于
房潛運於先機張華堅執於必克制變矣事訂
謨國經畫則共議公朝夜多不寐私室輝爇綸
綽揣摩典章弼亮五年風雨一志剛健不倚謙
尊益光見吳芮蕭何之心盡食菓飲水之節今
邊烽息照兇首已殲允賴疇咨克平夷夏特寵
槐庭之拜俾崇鳳沼之榮魏我三台耀映千古
未為寵眷繼有讓章體朕至懷宜斷來表所謝
知

讓太尉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廟器不盈周公戒其必覆馬力已竭顏
氏知其必顛臣竊感之以憂以處臣某中謝昔子文
避祿竟之逃死治厓辭鄉迫於懼禍伏以上公亢極
本待勛臣其間或授時賢皆是元老臣旣非耆艾又
乏戰功奉宸筭而曾靡運籌假英威而未嘗推轂有
何勞効象此殊榮夙夜自思至今戰汗伏見廣德二
年九月十七日代宗受尚父汾陽王此官三讓而免

至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三日德宗再申前命重受尚
父不許陳讓三載而終臣竊思尚父十五餘年得延
光寵豈非牢讓而致嚮所持昨者恭惟聖鑒至深恩
意加等祇受典冊未敢固辭臣伏念齒髮雖彫心力
猶壯實願替陛下升平之運見萬方仁壽之期東封
告成大典咸備然後散金娛老歸守丘園貪全盛時
不忍自促所以再陳懇款上瀆皇明竭至敬而不敢
繁文陳至誠而不為飾讓心懇詞直庶獲聽從伏望
特追新恩却守舊秩臣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省表具之褒德賞功禮經備舉疇庸眷効國典

攸存昔子儀以外止軍功所宜牢讓今卿以內

臣時政非合固辭况道濟公忠才兼文武弼諧

五載始終一心頃以虜寇初平總息戈甲旋又

潞童怙亂須議剪除唯卿竭誠與我同志晉武

平吳之計全在張華漢高鎮俗之謀誰先周勃

所以舉茲寵秩用吞元勛恨更無官以償忠節

且三載考績猶進律以甄勞况五兵成功無超

位而表異自予遷授非限常程式示恩榮允符

公論是宜贊傑用佐經邦王祥之碩德當任楊

秉之貞廉稱職未酬萬一無至再三勉服官常

宜斷來表

讓官表 批者不錄

臣某言臣聞道不欲盈玄祖之至誠人惡其上魯史之明規既以迫於愚衷敢慮動而生悔臣某中謝臣頃居宰弼獲戾於時既望望以懷沙其赴湘而溺死自謂永違白日莫親青天雖文宗墜履不遺職分圭瑞而微臣傷弓是懼常蹈春冰伏值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臣常忝禁署逮事穆宗念已廢之舊物憫既傷之芴羽召自滄海擢授黃閣明德每覆其瑕疵至仁常矜其衰疾參贊萬務倏已六年來見裡郊再覩配天之禮干戈問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有生遭逢千載際會微倚伏之數惟恐惟史思存亡之幾所宜知止非慕三公乞骸之請敢希二疏解組之風恐去盛時自貽深戚實以久嬰沉痾年漸衰遲宗族孤單兄弟衰落先臣松楸近在東園家屬數人皆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闕只願歸老田園伏望陛下深鑒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須在曷司改授閑官優游暮齒所冀自知稅駕無李斯之數音便保懸輿復常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不任兢惶感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臣某云云

上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為三公其讓表曰不憊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卓識九德無不備包足以變和陰陽允叶人望當唐虞讓德之舉副陛下則哲之知伏望察臣至誠之非飾請所冀虞丘無蔽賢之咎滅文免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臣竊位妨賢允宜黜免聖慈寬宥擢授中台踴踏慙惶若臨泉谷伏以明庭授冊上路乘軒豈可以覲冑之容再塵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衢為象目之所嗤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况在周行人以伐叛之時所宜務簡矣蒸之候不可勞人伏見大和四年裴度受司徒平章事故辭冊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皆自至誠冊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蒙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涕臣亡父先臣憲宗寵封趙國先臣與嫡孫寬中小名三趙意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倒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中之故改就中山亡祖先臣曾居衛州及縣解進士及第儻蒙聖恩改封衛國遂臣私誠庶代受殊榮先違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謹奉狀奏聞

為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謫見于天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中謝臣才非時湏量乖公器因緣門蔭遂忝華資出入蕃宣已逾三紀早負素食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冰炭在心近伏見癸惑順行稍逼上相實惧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癸惑犯左執法右僕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癸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內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上相倘冒恩寵猶自懷安忽至顛穢必傷玄化雖竭誠報國必不愧於明神盡禮事君志實貫於冰雪所慮物忌其滿天興之災踴躅兢惶不知所擬伏望聖慈祭臣畢緒海內孤根百口童蒙仰臣覆露一門宗祀須臣特免上公退歸私第

所冀中衢擊壤復比於堯君舊里懸車不懸於漢相臣不任祗恩皇迫之至

張仲武與臣書四紙內一紙信物數

今古月曰仲武判官華封輿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聞奏訖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為宰相撰碑所悉蓋緣雕虫薄伎已忝榮名不願鬻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暮年矻矻為文只望酬報臣心鄙耻所不樂聞大和中幽州刺史李載又撰碑欽取大過軍亂之際然詞頗甚况今陛下聖明御寓風教鼎新文德邁於羲軒武功高於周漢河朔節將皆竭忠誠尤宜示以典章令知法度臣忝居台鉞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厚賂何以仰禪玄化表率庶僚倘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已是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仰武書謹封進上臣不任云云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品孟公度至奉宣聖旨緣河朔體太令臣即受者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載擊壤之內謳歌必歸昨者藩臣拜軍願紀貞石臣謬當臣願獲聖功才力至微神武難備莫能相質空愧雕虫豈敢廣受繡素增

其蓋鄙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淺陋已慙黃絹之工取又不廉益昧素系之節愚乘上啓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捧戴懇懼進退徬徨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終希允臣誠懇獲守典章使庶儉興行皇風遐暢謹再狀以聞臣不任 云云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九

會昌一品制集

謝恩故事宰相狀並是令人或敕使節或以然莫夜須自敘意者即軍狀

謝宣示盟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遠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狀

謝恩令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元奉教

撰狀

謝宣示所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恠于懷狀

謝恩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謝恩所進瑞楠賦宜副使史館狀

謝恩讓官批卷狀

謝恩不許讓官狀二

謝恩改封魏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謝恩不許讓官狀連宣

謝賜錦綵銀器狀二

謝問疾狀連宣二狀

謝宣示盟斯等冠帶訖圖狀

伏以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然待以客禮未備漢儀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單于慕先人之義歸心中國光武修祖宗之業柔服北邊因其稱藩始知

冠帶厥後綿歷五代僅及千年惟聞征伐之勤莫親
來廷之盛伏惟陛下功高漢后威服窮荒不勞七月
之師坐俟七旬之格故得盟沒斯誓心向闕稽首歸
忠自獻刑馬之書仍酌留學之酒永勵臣節以保塞
垣今則榮以彩纓辭其衣毳簪勿就列威儀可觀推
勁捍之心豈勞戴鶡服禮義之化寧比冠雞鑿于丹
青益表神化臣等謬參樞近獲覩成功歡林之心陪
萬常品

謝恩賜王元遠與臣替皇縣圖及三祖碑文
狀

高品楊文端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
雖存又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絕霜露之思運屬
承明時逢開泰戎臣効順寰海大同故國山河因丹
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坂而可知柢戴天慈載深
感泣不任荷恩榮暢之至

謝恩賜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奉勅撰
奉宣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宜駕賜盟沒斯序中
仍云奉勅撰言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瀆宸嚴方
懷兢惕豈望聖慈私貸時假寵光頒賜歸國之臣仍
榮奉勅之字草木乘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

月之光畫成綵績顧臣瓌陋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
于不朽不任荷恩感戴之至今既奉勅撰序與臣自
進不同序中已改兩處訖謹同封進上如允聖意伏
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宣示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于懷狀

今日欵義行深至奉宣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愜于懷
者伏以陛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萬里
來朝誠宜圖以丹青錄於編簡傳之千古以輝威靈
臣學術空虛文藝淺薄輒為傳序莫究聖功陛下延
納微誠特賜宣示寵渥所及縉紳為榮不任荷恩感
戴之至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伏以遠夷率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怛
謀仰天歸命空辟求降據其款誠已絕兔戎之望執
之為戮實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詛力不
能採心實懷慙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
聽從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奚骨念汧城之枉仍賜
策書臣忝補鈞衡嘗居戎帥仰感玄造陪百群情臣
不任云云

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高品劉傳奉旨聖旨賜臣批示以臣所請宣示史館特賜允從者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籓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宋朝種柑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目觀佳瑞慙無潤色之工心感玄猷莫盡揄揚之美豈謂天慈曲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於皇鑒雕蟲薄伎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有生何幸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讓官批荅狀

高品馮至珣至奉宣聖旨并賜臣批荅以臣昨所陳請未賜允從者蜉蝣淺命未報君恩大馬微誠敢忘臣節迫以服藥瞑眩抱疾沉羸心力衰殘形氣減耗承訐俞之命或慮聞遺忽奉密之機實憂不逮輒陳誠款冀或聽從陛下特降綸言再加褒飾德音撫慰自合忘生瘡痍至深豈敢言病謹當策勵瘼塞上副天慈竭盡肺肝以修官業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行深紹宗奉宣聖旨卿大尉官自朕意與不是他門僥求而不得要更引故事辭讓者臣跪受聖旨惶灼無地臣昨者以位高疾什器滿忌傾實懷噉室

之憂敢喜在間之賀輒陳微懇退積慙惶陛下察臣孤立事君寵拔皆由於睿監一心守道進取不近於回邪勉以至公絕其辭讓臣敢不砥奉明詔克勵貞規慕孔父益恭之誠遵叔教愈渾之志豈比罪無所禱穉賈黜於聖人久不自安崔烈詢於厥子仲思瞻宸倍積光榮不任荷恩感激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兵罷後上表

行深紹宗奉宣聖旨豈政理有失風俗有乖何遽退辭一二年分憂不用進表者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為難遇非龍顏英王良平無以効其謀非日角聖姿冠鄧莫能申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於上心伏以陛下明過高光德侔天地常制勝於千里之外動合機先不取材於三傑之臣皆躋慮表故能征伐必克擒縱無遺臣謬忝鈞衡親稟神筭竟微獲免之効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每奉聖詔屢發丹誠夙夜自思水炭交集今四表無事大氣斯和蕭考可致於治平文軌盡同於玄化時雨旣降浸灌何施鴻明照臨燿火宜息昨者輒陳誠懇上黷宸嚴所冀守介石之誠或能回日寧敢慕揮金之樂取適當年陛下至德矜愚深慈有過寬其罪戾

重降恩私唯願盡瘁蟻之生勉自陳力豈復顧好游之命更徇微衷上戴皇明尤增覲懼臣不任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政封衛國公狀

奉今月二十七日敕臣封衛公者仰戴天慈獲遂私懇以感以泣榮暢載深伏以支庶嗣侯雖存故事玄成以允有謹乃紹扶陽之封耿霸以父屬愛遂繼年平之爵開元中蘇頌特封許國公亦無襲字然地居嫡長受則無嫌伏思亡父先臣開國全趙亡兄已經繼襲未傳臣每念貽謀豈宜不正若苟安殊寵實存幽明輒罄愚衷蒙聽察况衛國之疆吟窶邇業臺先祖之所成名由茲光大微孫得以啓上實謂至榮祗奉寵章益慚非據臣不任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今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制勛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冕列侍清祠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薄才在下幸遭逢聖明謬忝樞務近者展采清廟祗事圓丘獲親日月之光已竊殊寵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殞身豈能上報惟冀飲水効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剛動

罔借於風雨保其一志少荅鴻私臣不任荷恩惕懼之至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連宣

卿所讓夷等奉欲遂願養辭位閑休今者社稷安謀系在艱平况北虜殘孽未殄西戎國內不安除殺靖邊藉卿調鼎遞茲陳退所不忍聞縱累陳情終不允遂

今日奉宣縱累陳情終不允遂者臣在再六年徒竭丹款竟無一善稍補皇猷覲胃難居屢祈退免百請則每慮煩瀆口陳則莫盡肺肝頰以懇誠託於同列因臣不對得為上聞豈意天慈矜愚聖德念舊尚取消塵之効未微尸素之尤累降近日再宣慈旨實恐螿好游之命無以報天所冀盡犬馬之心唯知戀主仰戴皇澤倍切微衷臣不任云云

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獻鏐至奉宣聖旨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革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震之威而蠻夷自服私天

地之德而邊鄙又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蕃師因緣古今之事庶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聳聽里閭生光非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慚恩覆倍積兢惶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高品劉行宣奉宣聖旨以臣撰真容贊特賜前件錦綵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職叨宰弼宸心何屬榮寵存加得以淺漏之詞上述鴻明之德叙帝堯之奇表非可強名讚軒后之英威空慙竭思豈謂皇慈曲被厚錫俄需錦綵煥華麗之文器物呈彫鏤之妙跪受榮感報効無階臣不任

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

疾狀

御昨日所上表陳情緣多疾病請退守周行朕己省覽終不允所奏卿實有疾爲復別有故如要備陳宜盡肺肝便進狀來况北虜未歸朝廷事切每有料度皆籍規模且三五年間終未令卿離中書忽有奏章實難允遂如實有疾但將息候痊日須強扶持對來仍斷來章

高品駱遂泰至奉宣聖旨者臣承命兢皇不知所處

臣綠抱疾歲久服藥過多形體虛羸筋力不逮實恐妨廢機務轉積憊尤所以輒獻悲誠願辭繁劇毋於延英奏事陛下常假慈顏心肺肝懷無所不盡更無他故須有上陳只以衰羸自憂願什况臣四海之內孤獨一身唯得赤誠仰戴明主豈敢輕懷願望上負天慈伏望更許兩日得息即冀朝謁臣不任云云

謝恩問疾狀

高品王克諫至奉宣聖旨卿小有道裕昨日於延英面奏乞假得息實疾予懷且善願養當就痊于所要內庫食物及藥物無致嫌疑但具數奏來即令宣賜者臣緣常服冷藥十五餘年屬蒲柳年侵衰憊日甚風毒脚氣往往上衝頃刻之間心腹悶痛飯食至少筋力漸羸所以冒昧上陳請三數日在家得息陛下恩深覆育軫父母惟疾之憂德過生成念大馬至微之命恤問稠疊沉痾頃痊臣食物未得更無所闕天慈下降感極涕零臣不任云云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九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十

會昌一品制集

祈告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賀廢毀佛寺德音表

瑞橘賦并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回聖慈召至御馬前詩

寒食三殿侍宴奉進詩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臣讚承丕緒勵翼七年不敢怠荒以思無逸北制強虜東剪叛徒享此鴻名實由玄造常欲述帝堯之典欽若昊天修周武之法建用王極成于王道以黜異端釋氏之教興於戎狄恃君臣之禮廢父子之親耗蠹蒸人殫竭物命宣尼垂訓不語怪神因而漸除咸一於正襲前聖之業燦而光明臣之本心諒在於此伏以書載五行當被水土名有五義不以山川之稱名稱違古典今則循漢宣之故事稟皇祖之詒謀採用離明以符土德又臣近因微恙已及二時感此陽和物皆暢茂未逢勿藥之喜獨有向隅之憂如臣政

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伏願舍臣咎愆許臣改悔永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五星度理百福來臻敢不克已厲精極事上帝洗心齋戒嚴奉神祇懇陳至誠仰望照鑒

祈祭西嶽文

惟神作鎮中土據于西陲積高炳靈宅神明之粵少陰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玄宗御曆末年祭必受福秘藏昭賽金刻猶存近者陰澤稍愆宿種未茂精意絕達甘液驟零既紆播種之勤已獲流根之潤今因報德再竭至誠某續奉丕圖勤勞七載恭已思道豈敢怠荒屬黠虜南侵震竊朔野兵鋒一舉毳幕皆焚潞于嬰兒梟普魏聞參墟叛行面縛壘門成此武功無非幽贊又以釋氏之教出於西夷素五常之典絕三綱之常殫竭財力蠹耗生人黜其異端以正王度庶可復古諒非近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曠時且乖於勿藥昧且徒切於求衣如某政教不明未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昔成湯自咎者六零雨消災宋景善言者彗法星退舍至誠所感前史昭然誠信不欺恃神正直敢不誓於丹腑嚴

奉明靈敎陳忠悲伏望臨鑒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折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爲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模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私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過大聖孰能拯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番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厥後周笑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夷之教黜中夜之風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僎淪於左道桓帝更增岸蓋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君非大聖臣非上哲然猶祖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佻薄襲孫權之弊政始建塔廟乃譯梵書齊梁陳其教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報拔濟之談隆於仁孝運祚浮促暴奪相尋二百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靡衛武之年感驗寂寥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剷除斯弊掃刷中區時屬宰臣蕭瑀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轍廢格明詔以迄于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

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鏤一川之腴已布高利鬼切不可人力寧堪耗蠹生靈侵滅征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黜霸圖而功盛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無邪先定宸心獨發英斷破逃亡之彘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爲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臣竊位樞衡莫能裨益愧無將明之効徒懷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何辛不任抃賀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質以聞

瑞橘賦

清霜始降上命中使賜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圃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銅雀華實莫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和同靈物効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膏露草木尚爾况乎人心漢宣帝官館山澤意有所感必詔近臣賦之臣幼學爲文忝列樞近稽昔獻

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
 遷於上國貞案凝碧調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
 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
 列巢鷓雛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彫飾
 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而羽翼感洪鈞之獨運幹造
 化之玄力思六合之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之
 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逮乎霜飛天國風落秦川金莖
 炫耀於朝日玉樹青葱於霽天我方壺之翠島列靈
 沼之清連上鬱松下秀蓀荃絕朱草與屈軼華靈芝
 與貞連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水心獨潤金衣更鮮
 天漢之華星焜耀閨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圍於野露
 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飛厥苞之
 自遠何非阻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墀之効實盤映
 皎日與赤瑛而共研東鄙孤臣謬陳三事既之和羹
 之用猶霜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之
 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改於霜雪未酬恩於天地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磬筦歌大呂冕裘旒天神燒簫闕閭闔析穀為蒸人
 羽旗灑輕雪麥隴含陽春昌運歲今會王猷從此新

三臣皆就日萬國望如雲仁壽信非遠群生方在鈞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象聖慈召至御馬前

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七萃和鑿動三條襟吹回相星環日道蒼馬近龍媒
古詞 蒼尺天顏接光華喜氣來自慙衰且病無以
 效涓埃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宛轉龍日節參差燕羽高風光搖禁柳霽色暖宮樨
 春露明僊掌晨霞照袍雪疑陳組練林植聳千旌
 廣樂初踰鳳神山欲抔齧鳴笳朱鷺起疊鼓紫駢豪
 象舞嚴金鎧豐歌耀寶刀不勞孫子法自得太公韜
已上四句奉述 分席羅玄冕行觴舉縹醪中時落
 羽幢末乍升採瑞景開陰翳薰風散鬱陶天顏歡益
 醉臣節 楛矢方來貢雕弓已載蔡英威揚絕
 漠神筭盡臨洮已上四句奉述 赤縣陽和布蒼生
 雨露膏野半唯有麥田闢又無高祿秩榮三事功勳
 之一毫寢謀慙汲黯秉羽貴孫叔敖若遊玄圃歡如
 享太牢輕生何以報祗自比鴻毛

李文饒別集卷第一

賦上十三首

成都二首

黃冶賦并序

蜀道有青城峨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干余者竊嘆劉向累世懿德為漢儒宗其所述作掇於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侈况流俗之士能無感於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遵世承丁百變以寧自謂德成堯禹功高湯武聞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斯語有方士李少君請詐不誕乘和進取盛偁化丹砂為黃金可以登青霄而輕舉時董大夫侍側帝曰子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惟聞天地變化聖人鑄範方士之言臣以為誦至如圓方為爐造化為治鼓風為橐熾陽為火玄黃之氣網緼和粹稟而生者為仁為智是以生寶寔繁終古不價天地之鑄範鼓鑄也如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為鑪中和為冶聲教為橐文剛為火以法天為造以得賢為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無位大莫能致猶鑄顏於與冉底於極智聖人之鑄鑄也取類一本有若乃不務遠德營信秘錄祈年永乂

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善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綠江曙粲鮮葩兮汝朝露樹暉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倚當暮春兮發英蕤豈鷓鴣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彼零露兮且且白濟晚月兮洒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丑液有嘉穀而不喙有喬松而不適獨笑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速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殮珠於芳藥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霞亦有笑人增華照絢綉雀伺蟬而輕鷺南朝暉鍾女乘鸞而微眇未若繪斯禽於珍簾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杖之清香掩高歌之孤轉庶五女之提携列崑墟之瑤宴乃為歌曰
青春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滯矣斯鳥兮類鷓

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統
雖清秋而已至常愛玩而忘食

再至江南四首

通犀帶賦并序

客有以通犀帶示余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
行此作蓋盡其美焉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駘難之至
實亦含章而可珍包黃中之粹色發奇彩之彬彬芝
草繞葩而攝葉烟霞異狀而輪困雖復孕玄兔於月
魄憑青鸞於鏡塵顧霄漢之悠遠恨工人之弗真匠
者以其靈可禦和光能遠燭剪裁本末裝揮藻縟砥
若礪金剛如切玉折以為帶加之盛服御之則附身
櫛之則韞積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
璧雖美尚不掩瑕何玃物之無玷豈待瑩而增華溫
兮如玉氣舒虹紫兮若晨光燦霞彼廓落之繁飾諒
無足以偁嗟若乃名山岑寂珍圖請詭柳谷則鱗馬
粲然扶風則魚龍隱起徒有象而無施故雖奇而莫
擬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莊武
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象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
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

鼓吹賦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目假之今
藩閫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
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
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為此賦

追昔吳會之年思為衛霍之將懷瀚海而發憤想狼
居而在望厭乘濮之遺音感蕭鼓之悲壯每聞鼓樂
心焉猶尚爰有侖童京出穎秀含聰思慮未敢專和
發中繁會曲折變態不窮交過燦電揮手成風或累
發而碎隱或徐弁而從容管孤引以噤噤鼓輕投而

逢逢若乃清景妍和嘉客來萃登高臺而互動對芳
樹而並吹見鵬鸞之爭厲聳壯士之憤氣鵬鸞爭壯士怒皆鼓
吹曲忽疑朔鴈叶於寒煙胡沙蔽於天地其始也若
伐木丁丁響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縱也狼

羊闔角奔兕相觸轉石振於崩溪燎野焚於寒竹其
終也如風颯暫息萬籟皆肅天地霽而雷霆收川波
靜而魚龍伏昔我往矣千衿青青我今來思突而棄
兮諒昔人之多感親移柳而興悽惜歲年之易往歎
親好之長睽於是勉其成人再命迭作念所思而不
見慨悲翁之蕭索所思悲翁並曲谷音豈殊於今昔情自有

於哀樂乃知孔悻比於鳴蛙陸反思於唳鶴彼衰退
於憂傷並榮華之昭灼

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
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
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
得其髣髴焉

朱明夕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
泛回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深誠有感於逝節

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
波上挺纖葦於蘋末忽疑臣蟬濯漪暫覩其明月復

以處子映松遙覩其冰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於

方折點白露於葭萋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枻入

澄瀛楚詞曰楚人呼度柳杞越蘭蘅斐回容與放志

遺榮近汀洲而菱窰出蓮徑而潭平飛鷓鴣起鳩鵲

揮水珠而濺葉連波紋而抗莖傳羽旆而適性合金

絲而駕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憇

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靄又如游女解珮

於漢曲宓妃採蓮於湍瀨舒盪藻以爲席倚立荷以

爲蓋葢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

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
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
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
裾於磯岸且謂降玄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香
踏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
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
秋水瀾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萼花紫兮君不
識淨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
冶容

重臺芙蓉賦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

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

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

焉昔柳惲爲吳興太守顧座客而歎曰遊汀洲以採

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

欲捨瓊柔於桂山折瑤華於蘭畹客乃稱曰彼有清

川爰生瑞蓮紅葩煖而擘擘翠葉小而田田此花大

於葉小碩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

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蓬管鳴鷓鴣於瑟絃臨漪瀾

以遠望歎華艷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廓微風不起涵

麗景於碧湍爛朝霞於清泚鮮膚秀穎橫立叢倚疑
 西子之顏配自館娃而戾止遠以意之若珠闕玲瓏
 疊映犀翠繁丑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
 若桂棠重復鬱堯丹谷思江妃之筠篔簹紅羅之紛
 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萋萋之象色挺嫋嫋之修
 莖法清露以濯秀流鮮颺而蕤精雖草木之無情亦
 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涼野之夕
 陰悵回塘之餘景惠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頰翡
 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
 於寥天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
 實陰淑類而莫傳念在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
 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此花無實徒悵又不
 三數年故人同罕有
 為歌曰吳山秀兮烟景媚因淑女兮感斯瑞蓮雖多
 芳無厭類蘭徒芳方何足貴人已去方代不留獨含
 情方託茲地

山鳳凰賦

仲山在群之坤隅高松翳景名壘所集有麗鳥殊色
殊色出應文如緝綉邑人呼為山鳳凰愛其毛羽重
端毛出應於身命雖遭縉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鷄斷尾則殊知
 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懿靈山之岑寂寔珍

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泚赤膏而
 一色與白日而增輝煥若玉女携必妃凌丹壑兮遊
 翠微振桂裳兮垂組綬騰騰鑣駕兮曳鸞旗繁若天桃
 發兮山已春朝霞爛兮露欲晞或飲于澗或集于磯
 糝关渠之絳采掩虹霓之夕霏既而衡網高懸虞人
 合圍身桂織繳足履駭機畏采毛之摧落不凌厲而
 奮飛乃知丑之敗也以致其瓊弁翠之焚也猶襲其
 寶衣何異夫懷祿耽寵樂而忘歸玩軒冕而不去惜
 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讖

孔雀尾賦并序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一本空籠
 與翠尾皆至余憫而為賦
 感君子之嘉惠意未忘於所知携珍禽以贈余詎有
 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嶮巖念未飛之
 衆雛懷獨宿之羈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委翼而長辭
 異黃鵠之高翔揭空籠而載馳想絳羽而不見規修
 尾而增悲蘭色萃鬱金華陸離垂之兮疑拖綠蓋音
 綬舉之兮如飛翠綾嗟絃是之寄身與鍛翻而一槩
 雖暫榮而可樂終以飾而賈害况復德輶如毛而鮮
 舉福輕乎羽而莫載何必負斯尾之翹翹冒長途而

效愛

智囊賦并序

余嘗感漢昆錯魏桓範皆號為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楊孚傳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臯陶以其智為帝謨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之比屬逾紀總戎願言不暇今侯罪江徼徬徨歲深筐篋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興敗粗成此賦

夫天之清氣為人而人之清氣為智苟虛心而冲用必存神而索至况悟養以保身豈憂患之能累何興敗之相詭乃躁靜而殊致或朋遠而無疵或馳騫而後思故由於彼而入聖門出於此而爭利器若乃澹然玄默應變無方韜隨和而不耀匣于越而寶藏雖不止如炙輶猶淵然如括囊君子所以有斯號者蓋欲保無咎於末光夫智可以養生乃能周物道無夷險用有二拙得於身也祭以免而首以全失於邦也滅不容而湯不沒彼前軌之昭然曾未戒於危轍嗟乎水濟舟以致遠亦覆舟於長途智排患以辭紛亦有患於不虞將必殆於無涯信莫尚於其樞或有奸學務敏擇仁乃廬斯先哲之所履亦庶幾於不渝然

則大智闊闊不嬰世故舉始終而後入先奔沉而預慮或衛足之無術故離形而盡去呂易宗於奇貨疾知來於武庫雖乘勢與億中非淑人之所務鴟夷子喟然歎曰昔我經世徒聞智囊索遺珠而不得復明燭其焉求與萬物而道天又何謨於大猷今吾所謂智者乘五湖之浩蕩未終老於扁舟

積薪賦并序

此郡巖壑重復榛林鬱盛雜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公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于庭竊有所歎乃為

積薪賦

邈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故臣方絕學以自饜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蘊一作緼以請火訪蓬茨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樓隱淪詩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豈叔敖之子以好蘆而苦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其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直蘆君并幹壘似龍麟避洗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奇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虞嗟長孺之昧道常喻

此而求伸雖後來而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爲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克罹匠者之斤肩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歌器賦并序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歌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小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逐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爲此賦置公靈筵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觀禮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中則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而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冲虛則斂旒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既滿則跌寔流電發器如坻隤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衢樽之不竭益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蔽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莪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蒨動乃思於謙受頽既復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

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參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爲賢相余失之爲放臣親遺物之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欲克已以復禮永德報於仁人

蚍蜉賦并序

此罷多蚍蜉所居臨流寔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爲此賦命雅子燁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况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黃綠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瀟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爲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媯德之羶親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偁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姪綠壁淫淫奔奔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温而出遊當和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蟻而不傷今願悔而戢于垣墻豈同青蠅之黠白

汗君子之衣裳

振鷺賦并序

此麗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群飛集于
林杪余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
自適因為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群飛之振鷺顧儔匹而弄音
始遵渚以亂下若濤起於清潯俄矯翼以歸來疑霏
集於平林爾其遊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煙
皎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歎笑
羽之翩翻感余生之憂慄若乃不為鷓退常與鴻冥
乍回合兮如練忽寥落兮如星陋汀葭之靡靡棲岸
竹之青青又似素旄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
綠篠枝弱集非所據簫瑟而多風亦扶踈而受露豈
不知陂澤可宿荆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搏獸之
當路逮乎天清潦收獨立蓮漪意態閑暇羽毛慘灑
或暫往而得遊鶯或終夕而守空陂隱青莎以延佇
若田父之輟輻重曰振鷺于飛于彼滄洲聊自適
於遐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
丘信茲禽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群鷗

李文饒別集卷第一

李文饒別集卷第二

賦下一十四首

袁州八首

問泉途賦并序

問泉途思沈侯也沈侯傳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
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
辰美景不廉實心嘗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
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偁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知之
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英盼被霄漢之輝光
君聳駕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
盡人生之樂康謝既好於絲竹陶亦間於壺觴雖爵
服之已貴何憂思之未忘竇竊獨奏於門庭丑顏不
畜於洞房今則逝矣前榮可傷於是託意宵夢久而
乃寐問其昧於故人求神道之髮髯或曰生特在於
行樂死何用於虛謚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善節而
安致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
尚可陳芳君有清香尚可焚芳昔之艷姬復得見兮
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為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

接啟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為列星德之粹者復為
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鏘鈞或壽或夭或割或仁亦受
氣於蠻貊仍託形於介麟獨諶人沒於泉下不得同
於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昊穹無乃困武叔
而見弘石迫無極而值克躬有明龍而害正有儀尚
之蔽忠肴不罹於此患固無傷於道窳

傷年賦并序

余茲年五十久嬰沉痾楚澤卑濕杳無歸期恐田園
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為此賦

五十已至生涯可知在樂安而猶歎况形神之支離

傷壽有買生之痛招魂無宋王之詞邈故園之寥遠

念歸途之未期顧稚子而悽惻想田廬而涕洟有客

戾止問我何悲仲尼晚而喜易卻較老而敦詩國語

元帥於趙表對曰御較可苟朝聞於聖道公問雖年往而

未衰余乃對曰心之憂矣子豈知之嗟世路之險隘

矧駑駘之已疲法先哲以行止經險阻而勿違陽息

駕於折坂思保身於不危文飛鸞於峭道若遺風而

載馳幸回車之未晚與此路而長辭嗟乎亢必有悔

盈難久持幸躑躅而忘返豈黃犬之可思種嬰患而

且寤恥滄波而莫追雋畏勢而自引非尉羅之所羈

宜見險而高舉顧軒冕其如遺雖高華之難企在哲
人之所為何必求季主以盡性訪詹尹而決疑商有
山兮逶迤從園公兮採芝湘有水兮漣漪繼漁父兮
維絲旣已覺於今是豈違違於路岐

懷鴉賦并序

荆楚多飛鴉余所居在岑壑之中益茲鳥族類所託
不足歎其蕃也天寶末韋郇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
亦以處士放逐嘗中夜同宴屢聞鴉音即公執爵流
涕歎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鳥之聲人以為惡以好
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浮以大白

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

亦罹其患乃為此賦我樂遐深幽居北岑積杉松之

翠靄蔽籥籥之清陰氣常合類陽易沉何飛鴉之

茂族蓋棲息乎繁林余以脩短委命行藏縱心既無

情於忌鵬非有歎於巢鶴未嘗張羅於叢薄射宿於

川濤誠不忍於思爰惟載懷於革音嗟夫天地之間

禽有萬類彼鸚鵡之靈安故特稟於間氣標靜素於

鴻鵠賦妍華於孔雀獨茲鳥之可傷無一笑而自庇

或曰人之所處不宜來卒故聞其音而悽慘觀其貌

而聘貽由是翔集無所摧頽逼威晝戢翼於蒙籠夜

相鳴而悲思余乃歎曰天有定命聖不能知彼冥敷之未兆非畏之而可移梟集牙而戰勝蛇入筭而福綏造化默以潛運倚伏難以預期况乎愛子及室思斯勤斯齊萬物以遂性豈笑思而具宜至人入鳥而不亂至治層集而不窺我若不容於深谷使其伏窟而何之

觀釣賦并序

余所居止江流之上每值清景必杖策獨遊見蘆人漁子則樂而忘返淫生俾就藪澤樂閑曠釣魚閑處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也班嗣亦稱魚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是知古之賢人皆樂於此彼之垂釣者未可量焉因爲觀釣賦

臨江皋以四望愛春水以悠悠起滄海以東會引清湘而北流此林想鷓鴣夷而可觀冀漁父之出遊將欲訪行止於二千永棲遲於一丘徘徊春渚忽值釣舟奏小海之悲曲發阿激之權謳觀其垂綸川上或縱或收悟直鉞之莫致直鉞楚詞察芳餌之自求追感夫子遑遑歲暮麟鳳不來絃歌誰愬客有皓髮愕而招路問孔氏之何治獨危真而未悟悲聞道之已晚乃引舟而遠去予寂聽其琴音季梭綬而不顧逮乎屈平

旣放飄爾南征不汎汎以隨波或皎皎而揚清漁父歎夫遺俗大夫共徇名遂鼓柁而孤往猶放歌乎手濯纓若乃川霧始收秋光向夕蘭露互而風清竹烟散而潭碧映微月於滯瀨響哀猿於岩壁喜良夜而不歸更鳴榔而遠適或有畧小務大邈乎難量任公期年而釣鰲呂望何時而得璜且夫一竿之說所貴不綱九罟未具難希鱗鮪顧余情之無欲彼小大而皆忘雖餌食而不取思寄適於濠梁

斑竹管賦并序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管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綠層嶺兮茂奇篠夾沓瀾兮聳脩竹鸛鳴起兮鈞輶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耒鳳根連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玆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琴兮怨深洒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首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放浩然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虫念楚人之

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方後增其炳煥綴明璣
 以爲押飾文岸以爲玩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裝
以翡翠此筆非文岸之植必象牙之管也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
 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况乃彤管有煇列
 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之以書紳惟茲物之日
 用與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

柳栢賦并序

夫受天地之正者惟松栢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矣
 其後彫豈無他木莫可儔匹予嘗歎栢之爲物貞苦
 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
 池之中與松栢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濯灑宛若
 萸楊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
 生而遐遠人罕知之偶爲此賦以貽親友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
 落之有時感松栢兮得真經隆冬而乃知常集霰於
 窮節終秉心而不移觀夫竹婢娟以挺秀松英茂以
 含滋可蔭蔚於臺榭故封植於園池嗟綠栢之貞若
 爰自託於幽崖或森森於寒壠或肅肅於江祠何夫
 微之僻陋或珍木而在茲齊翁蔚於蘭若儷芬芳於
 桂枝遠而象之聳幹參差疑翠旌之陸離迫而玩之

布葉低垂若羽益之歲蕤又似翠列巢以群棲鬱鬱
 異而來儀含輕烟於夕景泣零露於朝曦待秋實之
 繁衍綴青珠之纍纍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斯子張
 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眇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
 風姿歎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欲企理林於
 塵外方玉樹於前墀望舊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末期
 曾不得倚樹而泛瑤瑟攀條而獻蘭之慨路遠而莫
 致抑毫端而孔悲顧謂稚子燁起爲語曰楚山側兮
 湘水源美斯栢兮託幽根條總翠兮冬轉茂實垂珠
 兮秋始繁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緩也之精魂

白猿賦并序

此肥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瘁果熟乃
 不取與攫相押狝示畏而避之昔傅奕或言有猿狝
 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爲賦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
 今作賦以辨之爾

昔周穆之南邁將奮旅於湘沅旣隻輪而無返化君
 子以爲損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
 永夜或清呌於朝暎峯合杳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
 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爲異物而猶
 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青松鬱鬱而不殘椿梨熟而

後取顧抗艷與猱挺音廷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通有

知淮南子有神白猱女試劍而方接舉修邁而止馳養矯矢

而未幾眇喬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電耀掛長蘿而輓

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貼危施於射則李控弦

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華作五禽戲也彼沐

狹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既貪婪而解讓亦躁動而

不忌嗟斯物之既馴有仁愛而可畏故御生以遺性

典感齊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乎或

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叔

教之子疲於負薪何止斂化熊而為厲衰成虎而不

仁寔欽鴉於瑤席鳴鶴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

不足控持而自珍

二芳業賦并序

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晚敷榮相錯如

錦因為小賦以狀其繁麗焉

鸚鵡鳴矣衆芳已衰矣嘉木之並植惜繁榮之後時

觀其擢纖柯以相糾揉鮮葩而如織金散晷蹄之輝

玉耀雞冠之色一則含情脉脉如有思而不得類西

施之容冶服紅羅之盛飾復似朱草葦其英蕤長離

奮其羽翼一則疑思悵悵若將翔而未翔疑羸女之

性情媚鬱金之薄粧又似黃星爛於霄漢瑞鶴來於

建章彼紅榮之曄曄麗幽叢而有光其舒燭也朝霞

之映白日其含彩也丹砂之生雲床彼紺藥之粲粲

隱襲葉而闕芳其繁姿也時菊之披秋霜其秀色也

鳴鶴之集萸楊由是楚澤放臣小山遊客厭杜蘅之

露靡忘桂花之潔白玩此樹而淹留倚幽岩而將夕

嗟哀老之已遽念流芳之可惜况鱗悲失浪利畏虛

彈有揚朱之危涕無越石之暫懼豈獨琴感倚蘭之

晚詩嗟蕙草之殘思欲搗金膏而駐魄攀珠樹而較

冷顧人間之華艷何足幽賞而盤桓

北歸六首

畏途賦并序

乙卯歲孟夏余俟罪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屆于盩

澤當隆暑赫曦之候涉潯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

不揮淚今明王祝網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轍

而陸者因答此賦

余非軒冕未寄廟堂非據賀客旋軫帛窟在戶自淮

服而載馳貫岷山而上沂敲氣溢於大浸溫風蕩於

中路于時行潦猥至百川皆注望九派而無濟橫扁

舟而徑度非知漁父之勇已忘胥靡之惧此為神將

駭而還伏蛟欲絕而自去豈有勿安之感幸杜侯之
 慮訪浚陽之故里懷靖節之舊居陳一樽之遙奠悲
 三徑之久蕪當其辭簪組返蓬廬迢妻賓敬稚子歡
 娛臨流賦詩卧整觀書對南山之幽靄蔭嘉木之扶
 踈不為軒冕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寤居
 一世之不知然代有覆舟之子皆由任其智力比鷓
 舳為輕禽以席帆為快翼載已重而皆積途既遠而
 未息志擾擾以爭先日冥冥而作慝既而戕風鼓怒
 氛侵改色深則困於巨浪淺則觸於危石雖有神人
 莫能拯溺談者未知患難之所來常以川流為怵惕
 今余所謂畏途蠹澤敬仲以為蒙莊以為衽席
 苟能慮於幾微又何畏於行役

知止賦并序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
 余自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
 者綴為此賦

觀陽秋與漢冊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
 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於菟雖至聖無
 軌超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顏偁卷舒而善蘧則由

聖門而進退者豈不勇於知止乎在漢留侯與道為
 徒厭華屋而不處思亦於以遊娛清則兩龔美則二
 踈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祈祈青衿載負經
 書雷靄玄冕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及皆雪涕以漣
 沏嗟余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須臾曾涉險而知懼痛
 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常玄城作詩自著且覃
 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回駕於迷途况乎託北
 阜以爲宅應璩詩南臨洛水北據印山託就東山而
 結廬左思徙居洛陽東山廬詩仲既得於清曠卜居清曠以
 樂吾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統皇
 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
 鳴臯西對於林閭其近說也則濫泉流於一壑嘉木
 盈於萬株逸棹芳蓀泚映芙蓉聽求友之鳴禽見自
 樂之儵魚徙竒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
 震澤聳青岑而詭瑜昔有淮侯種瓜陶相灌蔬竊比
 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遵流於清渠傲情
 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烟於
 故壘磨麴遠而騰倚鳧鴈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
 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
 何必尚遍遊於名嶽尚子蠹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

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忘於枕駕惠子疲於掘梧
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耿光之未晚期終
老於桑榆

劍池賦并序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途豐城弭檝江渚問埋劍之地
則左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
由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爲
此賦

天地神物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多往者紫氣
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敵國旣精
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
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
而得雖潛朽壤之中每受毒音之蝕誠宜英王用之
提携旨揮內以清諸侯外以服四夷焉東序之秘寶
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備於台司始謂
伸於知已終乃屈於不知旣而長鳴玉匣躍入連漪
化鋒錐兮奮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
族矯首清漢襲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簪
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况乎耶溪水酒赤重山閉
巧冶旣歿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倘有

知之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望匡廬賦并序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
際烟景相辭沿流而東若存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
悵然成賦

春水湖平霽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千霄之翠嶽
波鱗爛而勢微帆厲引而相續輕烟冒於爐峯若香
散於空谷飛流洒於星灣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
平昔比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東林寺有遠公
與殷仲堪說易
在本猶寄虛懷於巖足喜濯纓而旋返悲負鼎而放逐
耻隨屈賈之波不及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玄
師於林麓余受於芳法玄師則
傳法山之祖師也徒佩紫青之書未勝
朱丹之較感明王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飢徒扶陽
之晉文剖專城之竹枝金組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
豹文忽變蔚然以姿蟬縷更新倏然而脫雖澡身於
滄浪終有愧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臯兮供
黍粟

大孤山賦并序

余剖符准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
孤於中流杲旭日於匡臯不因左官豈遂斯遊謝康

樂无好山水普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
亂流非可傳匹因爲小賦以寄友朋

川瀆噉道人心所惡必有奇石禦其橫鷲勢莫壯於
灑瀨氣莫雄於砥柱惟大狐之角立掩二山而礫豎
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耽若虎視虬如龍據
靡播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幹山上玄之所固彼迤
邐而何多信嶷然而有數念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
難遇如介石者表揚制橫流者李杜觀其側秀靈章
旁挺奇樹寧憂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妃之
乍遊疑水仙之或駐嗟瀛洲之方丈蓋髮髯如烟霧
據神鼈而馳旒逐風濤而淞沂未若根連坤軸終古
而長存迹寄夜川負之而去雖愚叟之復生焉能
移其咫尺

項王亭賦并序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馬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
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且曰
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
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
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違天違人
霸業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夏

數敗於外常有閔中爲舊主編素以義動天下雖項
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蟻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
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亦不遠乎余
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能變不測虎
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鷲宜手負絕然穢舟不渡
留離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
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吊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
望牛渚以悵然歎焉江而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
人之何據思項氏之入閔按秦圖之割據恃八千之
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
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
耻沐猴之醜詆乃烹鞮而洩怒謂天命之可欺何霸
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旣合漢圖已布歌旣闕而甚悲
酒盈樽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俟伯自我而宰制及
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魚腹季數遁而不亡羽一
敗而終什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贖
之下風烟捋暮大叱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攢
抓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方不渡旣伏劍而已矣
彼辭帥之猶懼雖霸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

陳迹緬然如素聰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零落因獻
吊於茲亭庶神期之可遇

李文饒別集卷第二

李文饒別集卷第三

詩上弁唱和酬卷三十六贊

七言九韻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
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栢臺又與
秘閣相對同院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
秘書省校書郎李德裕

共憐獨鶴青霞姿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焉能效鷲
鶚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迥齊鵠鵲觀烟雨屢拂蛟
龍旗鴻鴈衝颺去不盡寒聲晚下天泉池顧我蓬萊
靜無事玉版寶書藏衆瑞青編盡以汲冢米科斗皆
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道遙名儒早問張子儔王褒
軼材晚始入官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栢臺長對戶別
來相望獨寥寥

奉酬李校書雨中自秘書省歸見訪時早入
朝便入集賢不過頃任集賢校書及升栢臺
又與秘閣相對今直書張學士賞黍同席而
與校書相遠故瞻望之詞多王

台庭才子來欸扉典校初從天祿歸已慙陋巷來玉
趾仍聞細雨霑綠衣詩朝始趁鳳闕去此日逐歎難
黍遠憶昨謬官在烏府喜君對門討魚魯直廬相望

夜每闌高閣遙臨月時吐昔聞三入承明廬今米重
至中秘書校文復丞丞相屬博物更與張侯居新冠
我我不變鐵舊泉脉猶在渠忽見校書有情人臨
風不羨潘舒憶見青天霧未卷吟玩瑤草不知晚
自憐豈是風引舟如何漸興蓬山遠

山亭書懷

太原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弘

靖

叢石依古城懸泉灑清池高低乘丈內衝霍相蔽虧
歸田竟何因爲却豈所宜誰能辨人野寄適聊在斯

奉和山亭書懷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李德裕

岩石在朱戶風泉當翠樓始知峴亭賞難與清暉留
餘景淡將夕疑嵐輕欲收東山有歸志方接赤松遊

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侍崔茶

高情樂閑放寄跡山水中朝霞鋪座右虛白貯清風
潛竇激飛泉石路險且崇步武有勝槩不與俗情同

節度判官侍御史韓察

搆石狀崖巘翠舍城上樓若移廬霍峰遠帶沅相流
瀟酒主人靜賣綠芳徑幽清輝在昏旦豈異東川遊

節度推官監察御史高銖

闕石類崖巘飛流瀉潺湲遠壑蒼宇際孤巒雉堞間
何必到海岳境幽機自閑茲焉得奇趣高步謝東山

給事中陸縯

激水瀉飛瀑寄懷良在茲如何謝安石要結東山期
入座蘭蕙馥當軒松桂滋於焉悟幽道境寂心有怡

右金吾衛大將軍胡証

飛泉天台狀峭石蓬萊安溼溼與青翠咫尺當幽奇
居然盡精到得似書妍詞豈無他山勝懿此清軒埤

從姪尚書右丞賈

中庭起崖石激玉下漣漪丹丘誰云遠寓象得心期
豈不貴鍾鼎至懷在希夷唯當遂乘閣靈鳳復來儀

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題

奉和常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裏行賜緋魚袋李德裕

羊公追勝槩茲地暫逍遙風景同南峴丹青見北朝
石渠清夏氣高樹激鮮飈念法珍禽集聞經醉象調

偶分甘露味偏覺袞香饒便使僧云爲開毗城內餘薰
幾日銷

贈圓明上人圓公佛

遠公說易長松下龍樹雙經海藏中今日導師開佛

慧始知前路化成空

贈奉律上人律公精於

知君學地厭多聞廣渡群生出世氛飯色不應殊寶

器樹香皆遣入禪薰

戲贈慎微寺王道安上座三僧正

甘露灑空惟一味梅檀移粒自成薰遙知暢飲分南

北應用調柔致六群

元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題石寺廢移崇福

寺木塔院隔石于東壁

長安秋夜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鑿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

寂月中清露照朝衣

清冷池懷古余別有

區園三百里常開駟馬米旌旗朝角道簫鼓燕平臺

追昔賦文雅從容遊上才竹園秋水淨風筵雪烟開

牛禍雲將戮羊孫謀始回羊勝公表絲徒伏劍長孺

欲成灰轉安典廢由所感湮淪斯可哀空留故池鴈

刷羽尚徘徊

述夢詩四十韻

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驟降其夕五鼓未盡涼風淒然

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掖舊

遊凡四十餘韻初覺尚憶其半經時悉以遺忘今屬

歲杪無事羈懷多感因綴其所遺為述夢詩以寄一

二僚友

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先憐日官接鳳凰曹

目睇煙霄濶心驚羽翼高北六句倚梧連鶴禁嬾規

接龍內署北連春官我后憐詞客先朝曾宣諭卿

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待詔比王褒重價連懸壁

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文賦稱泉露滴更濡毫赤

豹欣米猷彤弓喜暫樂時西戎乞盟幽鎮二帥東身

豹黃羸益查非煙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

虛樓散簪陶學士各有一室西垣花光晨艷艷松韻

晚騷中曲龍山憲宗曾欲看飛鶴內署垣壁畫松

臨幸中使俱而塗焉倚簷陰藥樹落格蔓蒲桃此入

遊者內署中物惟荷靜遂池繪水寒卸水醪每上士

食昔是蓬萊池魚繪夏至後賜及頒燒香酒荔枝來

以酒味醇濃每和水而飲禁中有卸酒坊也荔枝來

自遠蘆蒲賜仍叨先朝賜自後中南方速罷獻也蔚

句述以恩賜每有賜
與常夢學而歸
夕閱黎園騎宵聞禁仗
每與

肩回交彩翟鵬起颺銀條
侍袁絲

攬書期蜀客操畫規常寒
審退食尚切切此八句所

龜顧垂金鈿鸞飛曳錦袍
曾蒙賜錦袍曳者蓋取御

溝楊柳弱天駭驕豪
學士皆蒙屢換青春宜閑隨

上苑邀游
濟寺與芙蓉亦謂之南苑也
煙低行殿竹風

拆繞墻
此八句述
沫聚散俄成昔悲愁益自焚每

懷仙駕遠更望茂陵號地接三茅嶺川迎伍子濤
代

海灣是任子
花迷瓜步暗石固蒜山岸此兩句又是

蘭野疑香管梅州動翠篙泉無籜綵妓溪鳥避干旄

感舊心插絕思歸更有搔無聊燃密炬誰復勸金舸

余自到此絕魚夜宴酒器中大者呼
馬能寬條顧形迹未嘗以此相勸
嵐氣朝生棟城

陰夜入濠望烟歸海嶠送鴈渡江臯宛馬嘶寒極吳

鈞在錦段未能追技兔空覺長黃蒿水國逾千里風

帆過萬艘閱川終古恨惟見暮溜溜

奉和浙西大夫述夢四十韻
次本大夫本題

言贈於夢中賦詩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
和者亦止述翰充舊游而已
元稹

聞有池塘什還因夢寐遭攀禾工類蔡詠豆敏過曹

莊蝶玄言秘羅禽藻思高
本編稱六句皆夢中作
戈

予排筆陣貔虎讓文韜綵績萬鳳鷄權奇驥駉髦神

樞千里應華袞一言褒李廣留飛箭王祥得佩刀傳

乘司隸馬繼樂翰林毫辨穎
超脫詞鋒豈足盡金

剛錐透玉質鐵劍吹毛
自戈矛而下皆述大夫刀筆

世功多名持人詩三公顧
我曹陪附思君正鬱陶近

酬新樂錄乃寄續離騷
近象大夫此篇曠至阿閣偏

隨鳳偏多同直方壺共跨鰲借騎銀杏葉
借飛龍

馬橫賜錦番箇
新已具
水井分珍菓金瓶貯御醪

辭珠有戒簾取
一本有
非叨綾紙侵紅點
書詔皆用

蘭燈燭碧高
麻制例皆
通宵勸馮代予言不易承聖旨偏勞

大夫相代馮
統月同棲鵲驚風比夜葵吏傳開鎖契

翰林承告
門使勤契開鑰甚煩多
神撼引鈴條
院中有急

自編君
以爲常
渥澤深難報危心過自操托顏誠懇懇騰口

悞切切佩籠雖綬安貧尚葛袍
賔親多謝絕延薦

必英豪
秘與頻繁奉職勤勞畏在輪林日居處深
分

阻盃盤會閑隨寺觀
邀學士無過從聚會之例大夫

行而巳步祇園一林杏
恩仙洞萬株桃和滌海滄波

減昆明劫火焚未陪登鶴駕已計墮鳥號
痛淚過江

寬聲出海濤尚看恩詔濕已夢壽官牢
本編言此兩句是夢中作故言

旌旄渤海以下皆言東威北望心彌苦西馳字一本有回

首屢搔九霄難就日兩浙僅容舸暮竹寒窻影衰楊

古艫濠魚鰕集橋市鶴鶴起亭皋越州宅體戶朽又

休衝斗詞良弓枉在殘早牽摧虎兇便鑄鑿蓬蒿

漁艇宜孤棹樓船稱萬艘量材分用處終不學涓涓

浙西大夫述夢四卜韻并浙東相公繼有酬

和裴然繼聲本韻次用 劉禹錫

位是才能取時因際會遭羽儀呈鶯鷺鉞劔試豪曹

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門承金鼎鉉家有玉璫韜

詞候海浪浮鵬翅天風引驥蹇便知蓬閣闕不識曹

衣囊興發春塘草魂交益部刀形開猶抱膝燭盡遽

揮毫昔士當初筮逢時詠載藁懷銘辨虫蠹染素學

鷄毛車騎方休汝歸來欲效陶大夫罷太原南臺資

蹇謫內署選風騷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鬢笑香焚

濕麝名菓賜乾菊議救蠅棲筆邀權蟻泛醪代言無

所戲謝表自稱叨蘭燭凝芳澤芝泥瑩玉膏對頻聲

價出直久夢魂勞草詔令歸馬批章荅猷獎幽驥歸

率爾操禁中時謬謬天下免忉忉左顧龜成印雙飛

鵠織袍謝窻綠地密潔已是心豪五日思歸沐三春

美衆邀茶爐依綠筍恭局就紅椀溟海桑潛變陰陽

灰暗焚僊成脫屣去臣憶奉弓號建節辭烏相宜風

看鷺濤土山京口峻鉄瓮艫城半舊說潤州城如鉄

曲島花千樹官池水一篙蕩米和絲管鷹起拂旌旄

宛轉傾羅扇回旋墮玉搔罰壽長豎蠹統盍椽如劔

山是千重障江爲四面濠卧龍曾得雨浙東孤鶴尚鳴

臯西劔用雄開匣公弓閑塾受殘謂風姿曾在竹

鷄羽不離蒿韻吳越分雙鎮東西接萬艘今朝比潘

陸江海更涓涓

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

夫閣老此樹具人不識因潤州刺史李德裕

玉藥天中樹金闈昔共窺落英開舞室密葉乍低帷

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四

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草詔之月皆邀予同玩舊賞

烟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頰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

見懷之作 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沈傳師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

素鬢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棟宇非吾室煙山是我鄰
下齡惟待盡一世樂長貧
半壁懸秋日空林浦夕塵
積應雙鶴吊松路更無人

寄茅山孫鍊師

何地最備然華陽第八天
松風清有露羅月淨無烟
乍警瑤壇鶴時嘶玉樹蟬
欲馳千里戀惟有鳳門泉

又二絕

石上谿蓀發紫茸碧山幽
藹水溶溶首花定是無人
見春日惟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飢遲暉閑倚松
窓望翠微遙想春山明月

曙玉壇清磬步虛歸

題奇石

石在浙西公署

蘊玉抱清輝閑庭日瀟灑
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駟騎朝天去江城曉闕深
夜珠尤去握芳桂乍辭陰

澤國三千里羈孤萬感心
自嗟文廢久此曲為盧諶

懷京國

海上東風犯雪來鴈前光
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

夜坐待官人畫詔迴

追和太師顏公同清遠道士遊虎丘寺

茂苑有靈峰嗟余未遊觀
藏山半平陸壞谷為高岸
罔統數仞墻巖潛千丈幹
乃知造化意回幹資奇玩
錐騰昔虎踞劍浚嘗龍煥
潭黛入海底釜火聳宵半
層巒未升日哀抗寧知且
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
冥搜既窈窕回望何蕭散
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
逸人綴青藻前哲留篇翰
共扣哀玉音皆舒文綉段
難追彥回賞徒起興公歎
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爛

東麓懷古二首

王京北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洶
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
投馬災未弭焉魚歎方深
惟公執珪壁誓與身俱沉
誠信不虛發神明宜爾臨
湍流自此回咫尺焉能侵
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
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
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
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家左豺狼涌中州
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
數仞城旣毀萬夫心莫留
跡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
畢命在旗幟下僵尸橫道
周義風激河小壯氣淪山
丘嗟爾抱忠烈古來誰與
儔就亨感漢使握節悲陽
秋頽子綴清藻鏗然如素
瑤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
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秋日登麗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詩

昔人懷井邑為有掛冠旗顧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
越陰因病感潘髮入秋悲比指邯鄲道應無歸去期

雨後淨望河西連山愴然成詠

宿雨初收晚吹繁秋光極日自銷魂烟山下歸迹
海鴻鴈南飛出薊門只恨無功書史藉豈悲臨老事
戎軒唯懷藥餌竭衰病為惜餘年報主恩

秋日美情麗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

高檻涼風起清川旭景開秋聲向野去爽氣自山來
霄外鴻初返簷間燕已歸不因煙雨夕何處夢陽臺

故人寄茶

劍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徵月上碾處亂泉聲

半夜邀僧至孤塗對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輕

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其餘不敢費留伴讀書行

讀一本
作肘

李文饒別集卷第四

詩下并唱酬共三十五首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

千騎風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龜印銜新
綬回憶鱣庭訪舊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璜溪畔添
初今來却笑臨邛客入蜀空馳使者車

酬西川尚書

淮南節度使王播

昔年獻賦去江涓今日行春到始悲三徑尚存新竹
樹四隣惟見舊孫兒壁間潛認偷光處川上寧忘結
網時更見橋邊記名字始知題柱免人嗤

題劍門

奇峯百仞懸清眺出嵐烟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

參差霞壁聳合沓翠屏連想是三刀夢森然在目前

頃歲入蜀偶題此詩馬上所成數字未穩

今憑連帥尚書盧公再換舊石會昌三年

四月一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

德裕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西湖

李文饒別集卷第三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王微房公以好琴偶因明月夕

重敞故樓扉柰柳鎖空在美卷客暫依南史安陸使史使果之書款泛淶水休美容何其麗也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重題

晚日臨寒渚微風幾權謳鳳池波自閱魚水運難留
車古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公高世志祇似冶城遊

奉和

兵部侍郎鄭幹

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尋徽絃一掩柳風月助登臨
榮駉清油騎高張白雪音抵言酬唱美良史記王箴

重題

靜對烟波夕猶思棟宇精卧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
顧步襟期遠參差物象橫自宜雕樂石爽氣際青城

奉和

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劉禹錫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鉤旌旗還外次舟楫泛中流
目極想前事神交如舊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秋

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樹芝蘭室僊舟魚鳥情
人琴久寂冥烟月冀平生一泛釣橫處再唵鏘玉聲

房公舊竹亭聞琴絳幕風流神期如在因重

題此作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聽廣陵絃

奉和

鄭澗

石室寒飈警孫枝雅器裁坐采山水操絃斷帛餘哀

奉和

劉禹錫

尚有竹間露水無葦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滄霞人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東望滄溟路幾重無因白首更相逢已悲泉下雙琪
樹帝中令武元昌昔已淪汝又借天邊一卧龍杜西川論官南海人事并

沉總十載官遊漂泊過千峯思君遠寄西山藥大嶽

鍾陵無好街歲暮相期向赤松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

桐花風

百花潭

憶子夜歌並闕

早入中書行公主冊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明星入東陌燦燦光層宙皎月映高梧輕風幾涼候
金門列葆吹鍾室傳清漏簡冊自中來貂黃添宣授

更登天棧閣極眺終南岫遙羨商山翁閑歌紫芝秀

晨興念始辱夕惕思致寇傾奪非我心悽然感田竇

題羅浮石刻於石上

清景持芳菊涼天倚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峯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

射同題名于廟辟僕射已為御史余尚布衣

自後俱列紫垣繼遊內署兩為夏官之代復

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

奉寄

白昔過遺廟朱輪入故城已慙聯左揆猶喜抗前旌

曳屣忘年舊裨冠久要情重者題壁處豈羨棄繻生

遙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蟬蛻遺虛白宛飛入上清同人悲劍解舊友覺衣輕

黃鶴遙將舉班麟儼未行惟應鮑靚室中夜識琴聲

金格期初至颺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隕少微星

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鳥猶在阜鄉亭

空宇留丹竈層霞被羽衣舊山聞鹿化遺鳥尚飛

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鶴歸想君旋下泪方歛里閭扉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偶

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蕪寄題黃先生齋館

後學方成市吾師又上賓今茅山官觀道士洞天應

不夜源樹杪如春此並述茶客留童子羣山童子即先

得仙人蒸子山精避直神先生初至茅山童子翻法

書符召至之共無因握石髓及與養生人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馮得德

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

與德裕皆列高位凄然懷舊輒獻此詩

賦感隣人遂詩留夫子墻延年如有作應不用山王

頽延年五君詠山濤王戎以貴不得列於五君之數

惠泉

絃泉由太潔終不畜纖鱗到底清何益含虛勢自貧

剛幾難秘彩笑玉詎潛珍未及黃陂量涌酒豈有津

魚題

松倚蒼崖老蘭臨碧洞衰不勞鄰舍遠吹起舊時悲

題冠益里在襄州南大山下

偶來冠益里媿是舊三公自喜無兵術輕裘上閭官

離平泉馬上作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

尾武皇恩厚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阮跋

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謫仙頌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梳柳柳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

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

潮雞不堪腸斷思卿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到惡溪夜泊蘆葦

井露花香不再持遠公應怪負前期青蠅豈獨悲虞
氏黃大應聞笑李斯風雨瘴昏蠻日月烟波魂斷惡
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泪江向寒梅近北枝

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
住百匝千遭遠艷城

歌篇三首

鴛鴦篇

霜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笛 二首闕

南梁行 和二十二凡

江城鬱鬱春草長悠悠漢水浮清光雜英飛盡空和
景綠楊陰重官舍靜此時醉客縱橫書公言可薦承
明廬青天詔下籠光至頌籍金閨徵石渠重歸山路
烟嵐隔巫山未深晚花折澗底紅光奪日燃搖風有
毒愁行客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艷連空山斜陽
瞥暎淺深樹雲雨翻迷崖谷間山雞錦管矜毛羽透
竹穿羅命傳侶喬木幽谷上下同雄雌不異飛棲處
望秦峯迥過商顏浪疊雲堆萬簇山行盡杳冥青嶂

外九重鍾漏紫雲間元和列侍明光殿諫草初焚市
朝變北闕趨臣半隙塵南梁咲客皆飛霰追思感歎
却昏迷霜髮愁吟到曉雞故園歲深開斷簡秋堂月
曉掩遺桂鳴曉角霞輝紫樞當楹一長歎芻狗
無由學聖賢空持感激終昏旦

李文饒別集卷第四

李文饒別集卷第五

疏狀

諫教宗搜訪道士疏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代高平公進書畫二狀

奏銀裝具狀

奏綾綾狀

亳州聖水狀

王智興度僧尼狀

諫教宗搜訪道士疏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
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
云魚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
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焉皇
而下焉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
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之道不其至
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修軒
皇之術凝神間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靈之姿屈順

風之請恭惟聖威必降其僊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
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
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舍之徒使物淖水以為
小術術耀和僻敵欺聰明如文武五利無一可驗臣
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嘗以一人塞詔實有所
恨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
書稱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
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蓋以宗廟
杜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
儻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
誰不歡心臣思蓋愚衷以裨玄

廟靈鑒

皇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
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臣訪聞近日駙馬公至宰
相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可以延接惟是漏洩禁
密交通中外群情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
妨往來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相其駙
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不令詣私第

代高平公進書畫二狀

鍾張衛索真蹟各一卷二王真蹟各五卷

晉魏宋齊梁陳隋真蹟各一卷顧陸張鄭

田楊董洎國朝名畫各一卷

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取鑒於斯陛下
睿聖欽明疑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
歷代共寶是傳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觀一名居
上品所希睿鑒別賜首覽

進玄宗馬射圖狀

伏以玄宗皇帝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攻遊必存
繪事豈止雲夢禮兒楚人笑旅益之雄潯陽射蛟漢
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尤靈素所寶惜陛下
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矣敢不呈獻

奏銀粧具狀

臣有生多幸獲被昌期受寄名藩每憂曠職孜孜夙
夜上報國恩數年以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
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初三日敕
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物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
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彫瘵之人不勝其弊上
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仁萬國群臣鼓舞未息昨

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虞讓
守約之道敦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
王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忙賀况進獻之事臣手
之常心雖有赦不許亦合竭力上貢惟臣當道素號
富饒近年以來舊則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
職兼益錢百姓除實出權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
權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益錢羨餘貢
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章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權酒
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元和十
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權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
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惟有留使錢五十萬
貫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須是諸事節用百計補
填經費之中未免懸闕至於紗等物猶是本州所
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年二
月中奉宣令進蓋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
備都無三二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
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
百三十兩尋令併合聖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
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竭力營
求深憂不迫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

分外誅求則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
權酷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短闕本末有由
伏料陛下見臣論奏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官之
節盡納忠釐直之心伏乞聖慈宜令宰臣商議何以
遣臣得上不違宜旨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招物
議前後詔敕並可遵承轉旨宸嚴不任戰汗之至

奏繚綾狀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開奏伏料
聖慈必番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輻
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
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太亮令獻之太亮密表
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如此朕一本有何憂再三
嘉歎事載史書又玄宗令中使於江南採鳩鵲諸鳥
汴州刺史倪若冰一本作楛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
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肩子琵琶鐃
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玄宗皆不
加罪忻紂所陳臣竊以鳩鵲鏤牙至為微細若水等
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
嗣王之代獨無其人益有蔽者弗言本傳作益有世者蔽而不聞而已
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觀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俠

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者一本作其有違道
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
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立鵝天馬蹙豹盤
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
臣愚亦所未曉昔漢文帝弋錦之衣元帝罷輕織之
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
容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
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臣不勝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亳州聖水狀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
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
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飯危疾之
人俟之病愈共水斗價三千本傳作水而取者益之
他水一本作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
兩浙福建百姓度江者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
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黎昨昔吳時有聖水
宋時有聖火並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
令抵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

王智興度僧尼狀

王智興於新屬泗州置僧尼誠壇自去冬於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欲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慮數萬臣令於諒山度點其過者一旦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人沙彌於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榜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比髡夫到人納二千給牒即回別無灑事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濳度

下闕文

李文饒別集卷第五

李文饒別集卷第六

書碑

與桂州鄭中丞書一晉

與姚諫議書三晉

劉公神道碑

馬公神道碑

與桂州鄭中丞書

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度點焉斯書兩度用兵詔敕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命受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

與姚諫議部書三晉

閏冬極寒伏惟諫議十五郎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某悲緒外蒙差趙押衙至奉示問不任悚荷無由拜伏陪積瞻戀謹因使回奉狀不次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從表文崖州司戶叅軍同正李某狀上

天地窮人物精所弃無復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吊問
閣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蕪蕪賜
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輒榮寒灰稍暖開緘感切
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
石口熬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歿
之年頓作餒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續
者數四藥物陳烹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
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
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恕察謹狀

伏蒙又賜口箴不任感戴東都日所惠本留洛中無
人檢得兼以道路艱阻二年來不曾有人至洛以此
前狀諮請倍深惶悚小生舌箴更改三五字不欲兩
本流傳今謹錄新本獻上舊本伏望封還知不能遠
寄伏惟必賜焚却下情切望趙總管知廣州時多此
目下旬方此至伏惟照察謹狀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
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

宸極正位運四時者璇樞太微啓扉分兩垣者上將
其或道兼文武勳著旂常真嶽立之神姿蘊泉淨之
深識存也出忠入孝愛敬同歸歿也灑澤漏泉始終

一貫求之前古不亦難哉公諱弘規前京兆雲陽人
也派流甚遠珪組相承炳焯周邦光揚史牒曾祖恩
官止同州白水縣令祖信終于漢中龍折衝都尉父
英皇左武衛中郎將歷階勳至游擊將軍上柱國皆
績前緒踐履夷途或明恕而行俾人歸厚或殲毅以
立顧敵必摧不顯當時宜生達者公十有五乃應選
用冲和之笑暢茂於四肢喜愠之來不塵於絕境亦
由崑岫片玉嶧陽孤桐生稟異姿終成重器始署雲
騎尉賜緋累遷內侍省內僕寺丞密侍赤墀飛聲紫
禁直操不逾於規矩抗志已在於丹青無何丁卽將
憂宜泉服喪杖而後起不辭王事是謂從權俄授徵
事卽內侍省府局令屬劉闢逆命禁旅徂征護沂隴
泉騎之鋒平井絡鷓張之虜始以義擊俄焉凱歸由
是有輕車都尉之授旋又將命撫循自靈州以屆于
邊搗軍五城勤役萬里懋乃休績簡于天心加錄甲
赤紱之賜充天威軍使奉詔蠻方再女愷俗傲儻扶
義有叱馭之風感激捐驅忘玷齋之苦恩禮浹洽要
荒晏如尋自奚官局丞擢翰林院使僊署重深天顏
咫尺導才臣之啓沃廣睿哲之聰明公學富丘墳智
參神化叶機替命發揮王猷故事諒然內庭繁賴爰

加內侍伯貳副軍中尉副左街功德之任紫文龜印之寵以昭其庸武旅烏藻之師賞焉之佐檢校司空王公諤之授鉞河東也改內給事焉之護軍以金蘭之契睦於元帥以泉海之量接于賓僚三軍照愛日之和列麗靡清風之惠洎振武失守王將遁逃朝廷軫憂慮焉逸惠因命尚書張照節制是邦詔公頗步騎五千焉之聲援公內運秘計外示閑安詭以巡邊掩其無備長驅猛銳深入壘門乃以宣勞之名俾其少長皆會然後擒執魁首寔之典刑戮三百餘人閭城股悚昔武安之阬趙卒莫辨幽寃韓信之戰井陘徒聞疾聞未若公德刑具舉威惠皆宣乘駟上聞班師舊鎮司徒既歿承乏總戎而高平公奔乘相門一時盛意與公虛舟相待朱瑟諧音淡然而成去如始至尋文奉詔巡邊以觀軍實北至鉤注東達飛狐道里曲折不遺於掌握兵機奇正盡在於襟靈士懷挾績之恩人感投醪之醉壺漿塞路幼艾爭先爰駕山河存於繪事憲宗悅而加歎嘗置座隅得李恂之圖書乃知聚落觀千秋之畫地盡見山川加朝議大夫內侍省內常侍復歸舊鎮報忠勞也上以公器能以居重任機權可以參密勿遂發中詔俾還京師改

內飛龍使換右神策軍副使飛龍掌天驥之閑古太僕之職也禁林總蘭綺之兵古上卿之寄也公或爲長或爲副蓋選製而舉惟材是擇翌日命知樞密公揣摩心術練達國章謀無不成運有餘裕當神武經緯之際王師戡定之初一日萬機書幣三接忠猷隱於聞聽嘉謀秘於官闈畧而不書益溫樹不言之義也真拜內常侍知內侍省事旌其忠力賜名弘規弘者光大之偁規者規範之謂合此二義表茲一心俄而淄青干紀兵集淮海以公累謨戎事尤邃武經出爲淮南監軍委以攻討鳴鐘鼓以問罪運籌策以出奇方厲志於戈矛遽纏哀於風樹抱終身之痛自達神明當赴難之辰敢避金革起復靈遠將軍依前充監軍使元惡既殲復掌樞密憲宗憑几大漸召公受遺穆宗膺圖御民繫公定策捧日而昇黃道翼龍而上亦齊名節助光昭圖史遷忠武將軍內侍省少監賜上柱國進雲麾將軍服闋授銀青光祿大夫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彭城縣開國子累封沛國公食邑三千戶賜以長戟列之朱門守約鳴謙不有其貴屬幽鎮晉禍趙魏挺災公內竭謀猷定指蹤之計外緝機務當政賦之源慮不及私居嘗慎獨懸水

鏡而情無隱伏持權衡而心靡重輕巖然如山以鎮
群動速長慶季歲穆皇戾已彌留公志伏神明心存
王室請立先后以爲副軍室涕抗詞首陳大計舉觴
瀝款衆議皆從延年離席而杜稷已安趙喜橫堦而
尊卑乃定惟公方之諒無慙德公以名遂身退舉能
進善人之高躅也乃推同志固繁機遷左監門衛上
將軍知省事復爲河東監軍使拜汧王埤寵錫金帶
錐魏后深恩授劉稹之部落吳君宓渥賜陸遜之金
環煥赫輝榮莫逾於此穆宗厭代先后嚮明公懇請
會朝旋奉俞詔拜特進行右武衛上將軍公以子牟
之戀常懷魏闕汲黯之志惟在漢庭懇辭北轅上不
能奪尋除內宅使鴻臚禮廡等使前代特進位次三
公居驃騎儀同之上非茂勛俊惠曷以處之遷左神
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武帝旣平百粵內增七校今之中尉憲司其任公閱
禮敦詩深知將帥之體安人和衆嘗有經武之材以
清淨禮緇黃以慈惠親戎旅西方之教不肅而成此
落之衛隱然難犯吐論必援於經史耽耽惟志於圖
書遇物而涇渭自分立誠而風雨如晦權雖伴於魏
霍主意益親寵雖盛於金張人心咸悅非全才曠度

豈能臻於此歟公志氣方彊春秋甚富將欲揚威瀚
海耀武龍庭展報國之壯圖恢致君之遠畧勞而生
疾懇請辭榮天子憂呂蒙之未廖委丹景之卧鎮近
臣挾醫而駢至中使賜藥以交馳心徒傾於太陽命
已迫於朝露洒血懷感啓手歸全以十一月二十八
日薨於長安米遲里第享年五十二遺表獻名馬雕
鞍寶器犀帶臣子之戀不其至乎敬宗當宇流襟廢
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贈絹一千匹布四百端錢
三千貫上擬三台之輝下管九泉之榮禮命所加冠
於當代朝廷碩臣聞必興歎和墨故校相視潸然昔
李將軍之殂人皆流涕以其信結於士大夫公近之
矣况公瞑目之後曾未經旬遽起林光災纏膏極則
知日碑已歿何羅之疊遂成許楮旣終徐地之媛莫
遏惟公峯巒聳拔挺秀色於晴霞律呂含和流清音
於大厦志必存於經濟量莫挹其冲深思若涌泉智
如炙輶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察情僞之端達幾微之
際故天子虛已以聽詢謀允諧道不取於荀容言必
歸於中正居平而博厚泛愛臨事而感槩立名體征
虜之奉公得亞夫之守節公之掌樞也屬穆皇寢疾
逾年公之總戎也屬敬宗朝廷多事公協和將相安

靖邦家勁草不搖喬松自直傳偁公蒙之利知無不
 為忠也送往事居俱無作色貞也惟公有之矣惜乎
 未及中壽俄歸春真景已戢於虞泉名空留於簡冊
 可不悲哉夫人密國夫人李氏懿行蘭薰貞風王瑩
 榮封石窳寵章全德惠禮茂於宗姻洵美光於內則
 悲深晝哭痛結泉靡有子五人長曰行立朝散大夫
 內侍省官闈局令上柱國彭城醜開國伯賜緋魚袋
 次曰行深中散大夫內侍省給事賜紫金魚袋次曰
 行元

曰行先朝散大夫內府局丞上柱國

賜綠次

次曰行

咸以珪璧之姿深身文囿鴻鵠

之志矯翼禁林朱紫連華閨門雅睦忠出於孝負五
 龍之俊才喪過乎哀有二連之深戚粵以大和元年
 十一月十四日即幽窆於川漣之西禮也青烏落兆
 悲龍樹之長陰白鶴臨風嗟吊窆之遽返永圖丕績
 乃篆貞珉銘曰

皇王神化仰濼星樞始自絲忽風行八區誰參其任
 公實帝俞出吐君命入讚臣謨其惟后建邦外分蕃
 岳粵則淮壤雄惟朔漢誰護其軍公多智畧恒翰旣

寧王猷允若淇漢家官室上應太微布列環衛恢張
 武威誰司其柄公達戎機奕王流躬忠賢是依其內
 外之寄安危所注惟公全德乃暢機務美璧長珪瑞
 質凝素霜戟寶刀森然輝庫天挺奇志貞若渾金
 出入三紀賢明一心寒松在巘霜霰寧侵皇澤之厚
 川流比深其趙孟愒景光音遂遠長卿病瘠藥石皆
 晚靈芝難駐奇香莫返光碎珠泉芳消蘭畹其鹵簿
 詔築城闕之東列旌旗於素漣凝蕭挽於朔風落撼
 撼之霜葉叫離離之晚鴻時一往兮舟壑迷魂歸未
 兮松栢中其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

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并序

夫隴坻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荆岑璞玉終為大國之
 寶士或起漁釣而遭時會亦有披荆榛而贊王業求
 之古何代無賢大和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
 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實封三百戶扶風馬公
 以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
 享年六十三詔贈揚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鹵
 簿鼓吹葬於京兆灊陵之原馬公即國之盡忠衛主
 之臣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瑾皇銀青光祿大夫

考操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趙奢嘗以百萬勁兵號爲馬服制秦吞魏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英華不絕武則伸威石蠻鏘銅而表海文則研道六經施帳而授業公繼前業蔚爲茂器終始一貫貞明六朝德宗時珣冠筮仕風儀夙成帝欲分綺季之勞翼皇儲之重於是暫離武帳出侍龍樓贊蘭英結珮之馨規桐葉剪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護也帝欲秩出納之司糾梯航之貢於是副洪羊而實天庠佐安國而捍水衡此又孔僅之方畧也帝欲具飾車折宜明衣服公於是典其寮案重立規模疊烟霞以散王侯卷虹蜺而給妃后卿蠶施彰於五輅日華播喬於九游此又叔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察風俗先品賞以奉園陵公於是廣靈囿以樹農功采預宮以列珍饌澹后稷播殖之道過耆夫捷給之詞此又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昆夷即序士馬無諱公於是視秩視上鈴榮加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懇而暢皇猷尺籍五符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霍終歸美於程李此文許歷之副趙奢也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兼左街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

皇威斥游墮於五營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十萬竭心贊則酬必九遷貌貅虎豹之師鵝鶴魚麗之訓文酋貝冑之盛羽葆靈旂之飾奉元會則雪霜委積於殿廷侍郊丘則錦綉施張於原野公珪璋挺器禮樂資身輦下無睚眦之徒棘門多溫恭之士知呂蒙於行陣重卽穀於詩書晉代名卿咸授趙襄之舉漢朝武畧多由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敬宗時官掖無虞蜂蠆暴起塵穢王座熊突形闕良媛以羅袂當衝侍臣以棄囊捍患宸慮未經於細柳天行俄及於皇何羅之孽券始萌日磧之心已動公於是覽羲皇之轡駐豐隆之馭闕壁而納日闕獸落而留六龍指麾殄寇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群兇既成於京觀度官方及於乘輿公乃率玄甲而清紫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文耿奔安君父清妖孽也於是真食井賦紀功折常文錦玉帶綢繆蕃錫公辭榮畏蒲名遂身退坐罇俎而監淮海衛瓘之忠勤也馳輶車而歎天闕于牟之誠懇也捐籠綬而授松檟揚王孫之達命也歸鄉里而散金帛蘇季子之行義也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廉而碎嘗惡諂慝而忘身思患親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

子所以推公之明識也公始罷淮南監軍使詔除內
 飛龍使往蕤一紀劬勞大開朝習華駟真巡棧皂無
 竊讒詭銜之患遂翹足交頸之安瘳精爽於北辰播
 芳烈於米代旋以股肱近地河閩粟津爰輟信臣再
 監戎旅繡衣書行於阡陌金組暮真於松楸焉子焉
 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
 中未下天子眷懷耆舊注意真良久而乃從不奪其
 志此又終始之大節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奉職內
 庭獲覩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霍子孟資性
 端莊進有常處張子孺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札盈
 几天香滿衣駮八駿而幸玄洲捧六鈞而殫青兕勛
 名光焯當代莫儔夫人岐國夫人王氏寶劔早沉於
 清渭珠光先閔於黃泉嗣子瓊林使朝議大夫行內
 侍省吳官局令上柱國扶風罷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襲重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早
 聞詩禮守公灑度以紹家風次于幽州監軍使朝議
 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貫朝
 議大夫吳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價儒林郎守
 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
 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某知公故

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辰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
 鼓聲而憶名將鑿丹青而思者臣乃為銘
 明堂魏魏天駟前施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鳴嚼
 車馬是司趙秦同出後有 **馬服生趙**
 戰國更霸迭相盛衰趙困長平秦始開基劉累遂孫
 剪秦無遺劉即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緜緜尋源乃知
 貞元年中公侍丹墀一善及物知無不為進退謬謂
 行無越思明明大聖信任不疑赫赫貞臣顛危必持
 理身清靜成國雍熙實本兵柄左右皇威內訓七萃
 七萃如貌外遏百蠻百蠻以綏冬有愛日人心所歸
 疾風勁草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涕洟逮總天庇
 大開允釐蓋瘁事國形神久疲監視諸侯琴書冒怡
 金印組綬去之若遺商徑潘國優游在斯長慶云年
 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姜
 原扞松檟芳霜露已滋苑池臺榭芳榛蕪可悲親塵
 根芳空嗟蔓草篆真珉方攸媿色絲

李文饒別集卷第六

李文饒別集卷第七

紀六晉

掌書記廳壁記

丞相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三聖記

重駕益州五長史真記

懷松樓記

玄真子漁歌記

祭文

祭唐叔文

祭常相文崖州

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有官志傅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為從軍之職故楊雄傳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為之蒲志師文○瑟效不可窮則不能備是職也昔安豐侯竇融徵還京師先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及竇憲置寵班固傳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紳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

之亞况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駢遥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焉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髦聞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孤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任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衙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為主記明王惜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追繼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于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為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丞相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靄然非氣和則不至故君子藏器抱璞含忠毓德不遭遇其時則光名不暉是以干木之退也高於千乘君曼容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射苞文武之道有清直之德良王

笑潤徒蓄寶於荆岑喬木幽深不呈材於廊廟知者所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爲唐寶臣公天挺竒表角犀特秀居五嶽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戟以耀穎擊球璋而洞照蓋人之傑歟憲宗皇帝以神武之姿舉除舊置新慮澹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竒權秘計皆中詔決之參宸筭者惟公與二三麾士揣摩潤色緊公偁旣平淮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臣之決策洎今上之宅憂也袞龍未襲纓明未伍召公於東宮含春殿歎歎前席付以大柄公乃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而得舟楫馭馬而有銜轡始拜言以命咎卽其時而相說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爲政貞以制動平以偁物其志在於識相體弘簡易而已嘗以爲用京房之漢則煩碎而亂理聽嗇夫之辨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夷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耻竭澤以言利矧夫洞虛明之境應必以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奉聖者偁公爲良相焉公之趨丹旆侍紫垣名冠近臣寵加贈典先僕射自拜貂而并左換先夫人由趨郡而啓大國金印石筓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

下史叅梓潼軍計典昌榮二部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廛庾氏誅茅始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年公總佩鱗志拾青紫方覃思於經籍未馳譽於文章游焉息焉必在於是及鍾宋難乃入爲官暨常太尉鎮是邦也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逮茲抗戎旌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爲三公下車逾月訪于舊館邵伯之樹未剪武侯之廬猶在干公邑里遂見高車龍驤門闕竟容長戟公瞻構灑泣循陔永思以爲微壞銜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者如來之乘斯遠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購之於官以爲精舍又以茶門之上晉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夙植也殿堂層立軒房四柱鎔金作繪髮鬋諸天况乎蜀山葱蒨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垌紅樹倚檻青萊傍砌海雛乍來靈草長秀彼之聰和音者不惟於寂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則豈止何克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公之堂俱爲不朽某貌焉孤生流落於代厚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內庭升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伍借先達由是譏人偷者歸公之盛德不倍忝坐驟蹶寒暑迂懸榻之念忝授簡之思且嘗典綸綍獲備官寮報德不讓惧斯文

之闕焉長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朝議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李德裕撰

三聖記

大聖祖玄元皇帝

有唐寶歷二年歲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王清玄都大洞三洞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王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虔垂不朽

老君

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為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

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僊傳曰闕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重馮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長史非今廢也代稱絕筆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續事靡不造真者昔巖野旁未徒聞審像稽山高趣惟上鑄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歷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瑶林斯覲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髹之聰所追維二漢臺

閣皆有圖焉黃霸子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于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得與歸因叙其事詔諸米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替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懷崧樓記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常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陳公舍人李公

洎大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絕歎止輿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况余憂傷所侵疲爾多病嘗驚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地僻塊竹樹陰合

簷樞晝昏喧雀所依涼颺罕至余盡去危堞故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樹前有大辛爽樹亦為草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晨憇宵

遊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度公不淺之意焉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辰月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

李德裕記

玄真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庭伏觀憲宗皇帝駕真求訪玄真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王賞異愛才見思知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鷗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漁歌如左

煙波釣徒玄真子張志和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右一

釣臺漁父棹為棹兩兩三三解艇舟能縱權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右二

雪溪灣裏釣漁翁解艇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反着荷衣不歎窮

右三

松江蟹合主人歡旅餽尊羹亦共食楓葉落荻花乾
醉泊漁舟不覺寒

右四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權歌連釣車子搨頭船
樂在風波不用僊

右五

祭唐叔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
卯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弘靖敢昭
告于晉唐叔之靈惟神娘母發祥手文爲信殪徒林
之兇以啓夏墟受密瀆之鼓以彊戎索豈止削桐魚
戲歸未有典宜在晉蕃育與周盛衰沈式瞻西山神
靈是宅每廷烟夜簇嵐氣朝隣必膚寸而合油然以
遍蓄泄在我神宜王之屬淮雨爲災築盛將廢是用
率茲祀典以榮閔宮伏願降福蒸人撤茲陰沴俾三
農有望萬庾斯豐永儲犧牲以荅神祝尚饗

奈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晉祠止雨太保高平

公命余爲此文嘗對諸從事偁賞以爲徵唐叔

故事追無遺漏今遇尚書博陵公移鎮北都輒

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祭常相執誼文

維大中四年月日趙麗李德裕謹以疏禮之真敬祭
于故相常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于賢相德
邁臯陶功宣呂尚文學世雄智謀神呪一進謚表授
身荒瘴地雖厚考不察天雖高考難諒野撥澗類晨
薦相鬯信成禍深葉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
丘永泯軒裳之顧長爲猿鶴之愁嗚呼絕域寤寐而
周儻知公者測公無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
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吊願與神遊尚饗

李文饒別集卷第七

李文饒別集卷第八

箴

丹戾箴六首 并序

舌箴一首 并序

銘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劔門銘

贊

圯上圖贊

大迦葉贊

丹戾箴 并序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思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診常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畫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遠罷梅福之在遐徵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稽晉上冊戾六箴具列于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一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友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

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箴

聖人作服濂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垂色能正不冠楊阜教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教然一作慨然矣

三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駮駢壓輅徐驅安用千里殿后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簡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四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溺舉白浮鍾魏叡侈伏凌霄作官中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五辯和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前雖有諛惡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敬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益旣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搢搢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什栢谷微行對豕塞路

觀貌獻殫斯可誠懼

舌箴并序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
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
對曰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
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于
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
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
不著則千里之外遠之在植其所言而已矣豈不緘
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楊子稱孰有書不由筆言
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
姚公之愛乃為舌箴云

粵有帝舜泊於啟宗龍命惟允舜命九官自禹至龍
和龍說言乃雍代高宗夢傳說其
能出朕命故

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言旋作義易以講習施

悅天以卷舌屏諛儒以金口駕說伯陽之誠柔存剛

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閉囊不在括是以

楊雄悼諛者之寃梅福痛忠臣之結善乎先聖之言

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特爾言

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寤一言而取宰

相以舌三寸而為帝師徒見委故掉而獲爵不知親

其辭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

難以爭立愛奉秦善建不拔無以免係縲衛無警夫

莫柶叔何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

楊子曰重則有濃輕則招慶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聖祖院石磬銘

有爰浮石淒若銅音笙竽合奏鸞鷲在清越盈耳
和愉感心懸之丑宇永託僊岑

鹿跡山銘

不動者山不死者仙山在僊存真訣不傳猗歟先生
耽道體玄騰駕素鹿遨遊紫烟時憇蓬壺下視桑田
一往茲山于今幾年茲山岑寂先生是宅清泉綠蘿
獨與世隔我居洞官人見崖巒空留鹿跡永存幽石

劍門銘

群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為蜀門層峯峻壁

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閣翠嶺中橫巖然黛色

樹茲雄屏以衛王國劍門當中有一峯峻嶺橫峙壁
若列屏此一峯最奇而說者未

嘗及峯拔井幹溪回溝澗嚴守重局隱如臨敵運有

隆替地無險阨閉于昏頑開于有德馬錯西伐蜀戾

敗績文出陰平禪亦米格粵在憲祖英威四克始剪

蜀妖遂清中棘蘖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乃刻

圮上圖贊

夫天所以睟清者其氣理也故能四時變化萬物繁然倦則陰陽為灾光景不耀而况於人乎人亦肖圮方之形稟清濁之氣存神索至極物窮情則倚伏之先見其如視矣子房潛心於神而達之見其圓狀如得其專則有女子之粹矣嬰兒之專和粹所以含至精專所以研至黷散萬金之資柔毅也祖萬乘之仇仁勇也學禮

履方也

變名圮上避世也若乃五日為期三往增敬則尾生之信道矣退不離國心不

忘君則鷓夷之道非忠矣合時變以蟬蛻望僊路以鴻冥優游於綺皓之門髣髴乎赤松之際豈不善始善終哉黃石者其天地之蘊神明之壘歟不然則無以覺悟子房輔翼天漢嗟乎喪亂既定韜匱而葆祠之生也奉符歿而同穴有以見子房之神交不渝矣

大迦葉贊 頭陀第一

惟大迦葉依無上智初分寶坐終授密記晚遇金粟乃知平地潛形難足以待慈氏

李文饒別集卷第八

李文饒別集卷第九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允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翠微山尚有微巖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荆榛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史之地又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豈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丙曷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蠶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勸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

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憇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馬谷谷焉陵然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日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蒞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焉
者必畫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榲桲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颺楊梅曲房之山桂温樹金陵之珠栢藥荆杜鵑茆山之山栳側栢南燭宜春之柳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栢其水物之美者荷有潁州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巖羅浮桂水巖湍廬草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間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字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石葉木美

蒼百葉善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巖湍琅和臺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若重臺善薇黃種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篆青檉黃心栳子朱杉龍骨
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君百合

金松賦 弁序

廣陵東南有頽大師猶子舊宅其地即孔北海故臺予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翠葉金貫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所來自曰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叙其所自作此賦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頽子之故巷訪孔公之舊宅美珍水之在庭得嘉名於樵客囊擢本於台嶺近徙根於簷隙其柯肅肅可比於真松其葉纖纖寔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栢含春靄而葱蒨映夕陽而的皜疑翠

尾之群翔若金潭之旁射襟爽賴於簞竹混晶光於
瑤碧竒樹以垂珠而擅名金松以潛穎而真艷亦猶
處子在於隱淪竒才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
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窟僻託根此地似在崖壁
殊橘柚之不惡同甘棠之可惜庶封植於園林永愛
玩而無斁

靈泉賦并序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
邈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
六皆謂之平泉寔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
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鑒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
放逐再罹謗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傳長虞庭有
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為神泉賦况潛
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長虞所作偶成此賦一作擬
山下出泉厥壤非石隨淺深而見底實秋毫之可析
其瑩若織埃之映琉璃微虫之潛琥珀玉瑕瑜而不
掩鏡妍媸而盡覲且夫動則廣大止則虛明如君子
之絕德乃望表而見情發源而東百谷皆盈既處高
而就下雖遇坎而亦平曩者方睥廉衝俄驚覆輒泉
色暫晦含晶不葢又如塵掩懸黎霧昏秋月累夕而

翳盈旬乃澈爾其脉引清此環匝荆扉淪連馮照物
色殊暉孕蘋藻為瑤碧涵沙礫為珠璣歷長坂而麟
爛度小山而雪披若乃砥石於宇折波自入虛白
而透迤浮縹清而縹繞氣潤蘅蘭色滋松篠含逸響
於桐林動孤光於溪鳥於是列植芳菊華艷辛綿漬
漪瀾而更馥搖霽景而相鮮葉凝夕露叢靄秋烟美
楚人之飡英慕胡公之飲泉况復自亭徂溪黃綠數
里懸瀑溜於碧潭散浮湍於清泚乘鷁舳以晨泛聽
菱歌而夜起見薰葭之始香疑相沅之在此重日原
隰既平泉流既清三逕未荒萬水向榮感棣華之零
落愴時鳥之相鳴恐閱水兮逝且歸來兮養生

秋聲賦并序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况予有齡
過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自中書舍人及清秋可悲
尚善十一丈鶴梳上寮人文大匠聊為此作以俟知

音

露華蕭天氣晶碧空無氛霖海清明當其時也草木
陰蟲皆有秋聲自虛無而響作由寂莫而音生始蕭
瑟於林野終混合於太清出哀壑而憤起臨悲谷而
怨盈朔鴈聽而增迤孤猿聞而自驚此聲也異桐竹

之韻非金石之鳴足以動羈人之魄感君子之情況乎臨淄藻思薛縣英名遽興華屋之歎預想曲池之平豈待琴而魂散固聞笛以涕零亦有毀家蔡琰降北李卿聽朔吹之夜動見霜鴻之曉征既慷慨而詎獨沈瀾而流纓雖復蘇門傲世秦青送行詎能寫自然之天籟究吹萬之清冷客有貞詞瀏亮逸氣縱橫賦極漏卮之妙文同蟠木之精聊染翰以寫意期報之以瑤瓊

牡丹賦并序

予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採斲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体物良有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為儒宗詞賦之普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青陽既暮鸚鵡已鳴念蘭若之方歇歎桃李之陰成惟翠華之艷燦傾百卉之光英抽翠柯以布素繁紅芳而發榮其始也碧海霄澄驪珠躍出深波曉露丹梓吐實煥神龍之銜燭皎若木之並日其盛也若紫芝連葉鴛鴦比翼奪珠樹之鮮輝掩非煙之奇色條

忽攜錦紛葩似織其落也明豔未梳紅衣如脫朱草柯折珊瑚枝碎霞既鑠而轉研紅欲消而猶絳爾乃獨舍芳意幽怨殘春將獨立而傾國雖不言兮似人觀其露彩猶法日華初照燁其晨葩情若微笑色雖笑而自艷類河汾之窈窕逮于的礫含景雖披同風鈿華春而思蕩蘭澤晚而尤融情放縱以自得凝若煥之冶容既而華豔恍惚繁華遽畢驚寶雉之乍迴想江妃而復出望獻璫之玉俄以敵光感懷佩之川悵然如失客顧余曰勿謂淑美難久徂芳不留彼妍華之閱世非人壽之可恃君不見龍驤閑宏池堂御溝堂挹山林峯連翠樓有石歲之芳葉今京師精舍甲第猶有天寶中牡丹在無昔日之通侯豈暇當飛霍之時始嗟零落且欲同樹堂之意聊自忘憂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

田胎化鶴乙巳歲作

弱歲弄詞翰遂叨明主恩懷章過越邸建旆守吳門西圯陰難駐東臯意尚存慙逾六百石愧負五千言寄世知嬰繳辭榮類觸藩欲追緜上隱况近于平村邑有桐鄉愛山餘黍谷暄免非迓相地乃是故侯園

野竹多微迳岩泉豈一源映池方樹密傍澗古藤繁
中杖塔扶老牛已服轅只應捋唳鶴幽谷共翩翻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管中書作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
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疎歿世有遺恨精誠有所如
嗟予寡時用風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
清泉繞舍下脩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
從來有好鳥近復躍儵魚小室映川陸鳴臯對蓬廬
張何舊蔡采予與吏部乃金門泰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也
瞻前懸魏舒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宜春作

孟夏守畏途捨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鳩
窈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
前桂秀層巒芳蓀媚幽渚稚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
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旦既思周宣尼亦念魯

矧余竄炎裔日夕誰晤語眷闕悲子牟班荆感傲舉
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在鳥吟方知倦羈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

舊從事宜春作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泫秔稻秀晚川杉松鬱晴嶽

嗟予有林壑茲夕念原衍綠篠連嶺多青莎近溪淺

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剪喬木繁凌蒼陰崖積幽巖

遙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逶迤清灘轉

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

山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

剌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却園眾芳色沮乃

知敬善所有是蜀道商草徒得嘉名因賦是

詩兼贈陳侍御金陵作

昔聞紅桂枝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

平生愛此樹攀翫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為羽翼

豈煩嘉客譽且就清陰息來自天姥岑長疑翠嵐色

芬芳世所絕偃蹇枝漸直瓊葉潤不凋珠英粲如織

猶疑翡翠宿想待鸚鵡食寧止暫淹留終當更封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我有愛山心如飢復如渴出谷一年餘常疑十年別

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庵冬思翫松雪

晨思小山桂暝憶深潭月醉憶剖紅梨飯思食紫

坐思藤蘿密步憶每音滑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
每念羊叔子言之豈常輟人生如意事十乃居七八

我未及懸輿今猶佩朝綬焉能逐麋鹿便得遊林樾
范恣滄波舟張惟赤松列惟應詎身恤豈敢忘臣節
器滿自當歌物盈終有缺從茲返樵逕庶可希前哲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昔人思避世惟恐不深幽慶潛名岳鴟夷淥釣舟
顧余知止足所樂在歸休不似尋山者忘家恣遠遊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蓬門常書掩竹逕寂無人鳥起飄松霰麇行動谷榛
應禽魚侶興薜蘿親遙憶平臯望溪烟已發春

李文饒別集卷第十

平泉山居草木記

思山居一十首

清明後憶山中

遙思寒食後野老林下醉月照一山明風吹有花氣
飛泉與萬嶺髮鬢疑簫吹不待曙華分已應喧鳥至

題寄商山石

綺皓巖中石嘗經隱淪紫芝藥曲紅籜闕子春
聊用支琴尾寧惟倚病身自知來處所何暇問巖遵

憶種蔗時

尚平方畢要踈廣念歸期澗底松成蓋簷前桂長枝
逕閑芳草合山靜落花遲雖有旅園在無因及種時

春日獨坐思歸

壯齡心已盡孤賞意猶存豈望圖麟閣惟思卧鹿門
無謀堪適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容身去幽山自灌園

思登家山林嶺

自知無世用只是愛山遊舊有秬康嬾今燕趙武倫
登巒未覺疾汎水便忘憂最惜殘筋力捫蘿遍一丘

思鄉園老人

常羨華門翁所思惟歲稔遙知松月曙尚在山窻窺
蘭氣入幽簾翕言傍孤枕展興步巖逕更酌寒泉飲

李文饒別集卷第九

寄龍門僧

龍門有開士愛我春潭碧清景出東山閑來翫松石
應憐林壑主遠作滄溟客為我謝此僧終當理歸策

憶藥苗

溪上藥苗齊手章正堪擬皆能扶我壽豈止堅肌骨
味掩商山芝英逾晉陽厥豈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嘖

南陽甘谷有菊
本是湖廣者

憶村中老人春酒

有劉揚二
叟舍釀

二叟茅茨下清晨飲濁醪雨殘紅芍藥風落紫櫻桃
巢燕嘶泥疾簷垂掛網高閑思春谷事轉覺宦途勞

憶葛勝木禪床

憶我齋中榻寒宵與獨眠管寧穿亦坐徐孺去常懸
垂網垂應遍音痕染更辭何人及身在歸對老僧禪

初夏有懷山居

山中有所憶夏景始清幽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
翠峯當累樹皓月入輕舟只有思歸夕空簾且夢游

張公超谷中石

鼓篋依綠槐橫經起秋霧有時連岳客尚辨絃歌處
自予去幽石誰人襲芳杜空留古昔石對我岩中樹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即事

初歸故鄉陌極望且徐輪近野樵蒸至平泉煙火新

農夫饋雞黍漁子薦霜鱗惆悵懷楊僕慚馬闕外人

伊川晚眺

桑葉初黃梨葉紅伊川落日盡無風漢儲何假終南
客角里先生在谷中

潭上喜見新月

簪組十年夢園廬今夕情誰憐故鄉月僕映碧潭生
皓彩松上見寒光波際輕還將孤賞意暫寄玉琴聲

郊外即事奉寄侍即大尹

高秩慙非隱閑林喜退居老農爭席坐稚子帶經鋤
竹徑難廻騎僂舟但跂予豈知陶靖節祇自愛吾廬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幽居近谷西喬木與山齊野竹連池合巖松映雪低
喜君來白杜值我在青谿應笑於陵子遺榮自灌畦

雪霽晨起

雪覆寒溪竹風卷野田蓬四望無行跡誰憐孤老翁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

因此詩為報奉寄劉廣客

非高柳下逸自愛竹林閑才異居東里愚因在北山
徑荒寒未掃門設晝長閑不及鷓鴣子悠悠烟水間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金陵作

昔我伊原上孤遊竹樹間人依紅桂靜鳥傍碧潭閑
松蓋低春雪藤輪倚暮山永懷桑梓色衰老若爲還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金陵作

皎月照芳樹鮮葩含素輝
愁人惜春夜遠曙想巖扉
風靜陰滿砌露濃香入衣
恨無金谷妓爲我奏思歸

春暮思平泉櫟詠二十首

自此並淮南作

望伊川

遠村寒食後細雨度川來
芳草連谿合梨花映壑開
樓籬懸落照松逕長新首
向夕亭臯望遊禽幾處回

潭上紫藤

故鄉春欲盡一歲芳難再
巖樹已青葱吾廬日堪愛
幽溪人未去芳草行應礙
遙憶紫藤垂繁葉照潭黛

書樓晴望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
蒼翠連雙闕微茫認九原
東望盡見萬安山南名區
丘壘殘紅映叢樹斜日照
輶轅薄暮紫扉掩誰知仲蔚園

西嶺望鳴臯山

高秋對涼野四望何蕭瑟
遠見鳴臯山青峯原上出
晨興採薇蕨向暮歸蓬葦
詎假數揮金冷和餐餘日

瀑泉亭

向老多悲悵然念一丘巖泉終古在
風月幾年遊
苗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
不如羊叔子名與峴山留

紅桂樹此樹白花紅心四以爲頤

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瑤林
後素合餘綯如丹見本心
妍姿無點辱芳意託幽深
願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潭

金松出天台山

台嶺生奇樹佳名世未知
織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
照日含金晰籠烟漾翠滋
勿言人去晚猶有歲寒期

月桂出蔣山淺黃色

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寒山
翠幹生巖下金英在人間
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
惟有涼秋夜嫦娥未暫攀

山桂此花紫色英藻繁

吾愛山中樹繁英滿日鮮
眩風飄碎錦映日亂非烟
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榭前
豈知幽獨客賴此當朱絃

栢別樹經霜新枝葉盡舟四

聞有三株樹惟應秘閨風
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
未若凌雲栢常能終歲紅
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蓀生茅山東溪
溪蓀花紫色

蔡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暄妍節
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結離君若有贈擊與幽人折

流盃亭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回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
雪翹羽觴遲惟觀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皓月臨松蓋

東谿

近著東谿水悠悠起淶波綵鷺留不去芳草日應多
夾岸生奇篠綠巖覆女蘿蘭橈思無限為感濯纓歌

鷓鴣

清止雙鷓鴣前年海上鷓今來憇洲嶼思若在江湖
欲起搔荷盃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鳧

西園

西園景多趣永日自忘歸石瀨流清淺峯岑澹翠微
曉隴紅藥艷晴鳥碧潭輝獨望娟娟月宵分未掩扉

海

昔見歷陽山鷄籠已孤秀今看海嶠樹翠蓋柯幽茂
霰雪詎能侵此樹枝葉密
霜雪不侵烟嵐自相揉攀條獨臨憇

况值清陰晝

雙碧潭

清剌與嚴湍潺湲皆可憶適來玩山水無此秋潭色
莫辨幽蘭叢難分翠禽翼遲遲洲渚步臨眺忘殫食

竹逕

野竹自成逕統溪三里餘檀檉蔽層阜蕭瑟蔭清渠
日落見林靜風行知谷虛田家故人少誰肯共焚魚

花藥欄花藥四時相
續常可留翫

蕙草春已碧蘭花秋更紅四時發英豔三逕涌芳叢
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自叙非尚于通
游五嶽

五嶽逕雖深通遊心已蕩苟能知止足所遇皆清曠
七十難可期一丘乃微尚遙懷少室山常恐非吾望

晉夏清景想望山居

嘉樹陰初合山中賞更新禽言未知夏蘭逕尚餘春
散瀟羅垂帶扶踈桂長輪丹青駕不盡宵夢歎悲真
累榭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撥汀蘋

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

釣臺

我有嚴湍思懷人訪故臺客星依釣隱仙石逐槎回
倒影含清止凝陰長碧音飛泉信可挹幽客未歸來

似鹿石

林中有奇石髣髴獸潛行乍似依巖桂還疑食野草
葦長綠鮮映班細紫苔生不是見羈者何勞如纒纒

海上石筍

常愛倦都山奇峯千仞懸迢迢一何迥不與衆山連

忽逢海嶠石稍慰平生憶何以侑我心亭亭孤且直

臺

潺湲桂水湍激石多奇狀鱗次冠煙霞蟬懸臺波求

今未碧梧下迥出秋潭上歲晚苔辭滋懷賢益惆悵

重臺芙蓉

芙蓉含露時秀色波中溢五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

晨霞耀丹景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

白鷺鷥

余心憐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風似雪飛

碧沙常獨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烟水徘徊戀釣磯

海魚骨

昔日任公子期年釣此魚無由見成岳聊喜識專車

皎皎連霜月高高映碧渠陶潛雖好事觀海只披圖

泛池舟

桂舟蘭作柁芬芳皆絕世只可弄潺湲焉能濟大川

樹懸涼夜月風散碧潭烟未得同魚子菱歌共扣舷

舴艋舟

魚輕舴艋舟始自鷓夷子雙闌挂朝衣五湖極煙水
時遊杏壇下乍入湘川裏永日歌濯纓超然謝滓塵

二接

釣瀨水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
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閑思昔歲事忽忽念伊川乘月步秋坂蒲山聞石泉

回塘碧潭映高樹綠蘿懸露下叫田鶴風來嘶晚蟬

懷茲長在夢歸去且無緣幽谷人未至蘭苕應更鮮

乘月一作乘興

重憶山居六首

平泉源

出谷繞浮芥中園已濫觴逶迤過竹鳩浩淼走蘭塘

夜靜聞魚躍風微見鴈翔從茲東向海可泛濟川航

泰山石 兗州從事所寄

鷄鳴日觀望遠與扶桑對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

遙知碧峯看獨立烟嵐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巫山石

十二峯前月三聲猿夜愁此中多怪石日夕激寒流

必是歸星渚先求歷斗牛楊州是斗牛分還疑烟雨霽鬢
是尚丘

羅浮山番禺連帥所遣

龍伯鈞蓬萊一峯坵是蓬萊廣州記羅浮山飛來

碧海畔遂興三山隔其下長溪茅君內傳山下潺

湲宗亂石知君分如此贈逾荆山壁

漏潭石魯客見遺

常疑六合外未信溱園書及此聞溪漏方欣駭尾間

大執天地氣呼吸有盈虛美石勞相贈瓊瑰有不如

釣石於谿人處求得

嚴光隱富春山色谿又碧所釣不在魚揮綸以自適

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迂伊川悠然慰衰夕

懷伊川郊居

衰疾常懷土郊園欲掩扉雖知明目地不及有身歸

叢樹秋陰遍伊原霽色微此生看白首良願已應違

晨起見雪隱山居

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薛蘿竹梢低未舉松蓋偃應多

山溜隨冰落林麕帶霰過不勞聞鶴語方奏苦寒歌

憶平泉雜詠

憶初暖

今日初春暖山中事若何雪開喧鳥至漸散躍魚多
幽翠生松栢輕烟起薛蘿柴扉常晝掩惟有野人過

憶辛夷余赴欲門

昔年將出谷樊日對辛夷倚樹憐芳意攀條惜歲滋

清陰須臾甜秀色正堪思只待揮金日慈敷泛羽旆

憶寒梅

寒塘數樹梅常近鴈前開雪映綠嚴竹香侵洗水苔

遙思清景暮還有野禽來誰是攀枝客茲辰醉始迴

憶藥欄

野人清旦起掃雪見蘭芽始吹春泉入惟愁暮景斜

未抽萱草葉絕羨款冬花誰念江潭老中宵旅夢賒

憶茗芽

谷中春日暖漸憶撥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銷醉客醒

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飲罷閑無事捫蘿路上行

憶野花余未嘗春到故園

雖遊洛陽道未識故園花曉憶東谿雪晴思冠嶺霞

谷深蘭色秀村迥柳陰斜悵望龍門晚誰知小隱家

憶春雨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谿邊草更長

踈風白鷺起掃水綠鴛鴦翔最羨歸飛燕年年在故鄉

憶晚眺

伊川新雨霽原上見春山
縹嶺晴虹斷龍門宿鳥還
牛羊平野外桑柘夕烟間
不及鄉園叟悠悠盡日閑

憶新藤

遙聞碧潭上春晚紫藤開
水似晨霞照林疑綠鳳來
清香凝島嶼繁艷映每音
金谷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憶春耕

郊外杏花坼林間布穀鳴
原田春雨後谿水夕流平
野老和羹至和風吹草輕
無因共沮溺相與事巖耕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未謝留侯疾常懷仲蔚園
閑語紫芝曲歸夢赤松村
忽改蓬蒿色俄吹黍谷喧
多慙孔北海傳教及衡門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

然思歸復此作

忽聞樵客語慙慰野人心
幽徑芳蘭露閑庭秀木深
麝麝來澗底鳧鷖遍川溇
誰念滄溟上歸歎起數音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聞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
潭上倒虹影波中播日華
僊巖接絳氣谿路標桃花
若值客星去便應隨海槎

前相國贊皇公早葺平泉山居薆還憇旋起

赴詔命作鎮浙右輒杼懷賦四言詩一十四

晉寄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賜紫金魚袋裴濟

動復有原逢退有期用在得正明以知微夫惟哲人
會且有歸靜固勝熱安每慮危將憇於盤止亦先機

右一

植慶在根鍾福有兆珠潛巨海玉蘊峴嶠披室生白

照夜成畫揮翰飛文入侍左右出納帝命弘茲在宥

右二

歷難求試執憲成風四鎮咸人三階以融捧日柱天

造膝納忠建儲固本樹屏息戎彼狐彼鼠空穴掃蹤

右三

我力或屈我躬莫污三黜如飴三起惟懼再竄為龍

一麾為飴昔在治繁常思歸去今則合契行斯中慮

右四

有鳳自南亦翺其羽好姁佳麗于伊之滸五彩含章

九苞合矩佩仁服義鳴中律呂我來思卷薄言導渚

右五

鑿龍中關伊原右奔下有秘洞豁起石門竹澗水橫
松架雪屯岫環如壁巖虛若軒朝昏含景夏清冬溫

右六

南溪廻舟西嶺望疎水遠如空山微似韓二室峯連
四駢聳玉女乍歇玉華獨踊雲日如戴如拱

右七

飛泉挂空如決天淨萬仞懸注直貫潭心月正中央
洞見淺深群山魚影孤鶴時吟我嘯我歌或眺或臨

右八

鳥之在巢風起林搖退翔城頭翠亂捫天雨止雲旋
亦息于淵人皆知進我獨止焉人皆務明我獨晦焉
邈矣其山默矣其泉

右九

寢丘之田土山之上孫既貽謀謝亦遐想儉則為福
華固難長寧若我心一泉一壤造適為足趨然孤賞

右十

其風自西言葦帝庭飄波黃素墮於山楹公矜稽首
靡敢受榮宸嚴再臨俾撫石城戀此莫處星言其征

右十一

公昔南邁我不反親言旋舊觀莫獲安語今則不違

載籌載舉離憂莫寫歡好曷叙愴矣東望泣涕如雨

右十二

山嵇之舊劉廬之恩舉世莫尚惟公是敦哀我蠢蠢
念我諄諄振此鏃翮扇之騰隸斯德未報抵誓子孫

右十三

迢迢秦塞望吳門對酒不飲設琴不鼓何以代面
寄之濡翰何以寫懷詩以足言無密玉音以慰我魂

右十四

開成元年九月相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九
月十九日達洛下安居於平泉別墅濟輒述公

素尚賦四言詩兼述山泉之美未及刻石其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浙西觀察使寵兼八座亞

相之重十二月四日叢起任開成二年有濟自
兵部侍郎除河南尹乃於河南廡中自書于石

立於平泉之山居開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河

南尹裴濟題

諸書載平泉花木

劇談錄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
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蒙回躡鑿像巫峽洞

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逕

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
德裕嘗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

曰隴右諸侯供語為日南太守送名花

賈氏談錄登皇公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榭有餘所
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

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

子柏蓮房玉藻等蓋僅有存焉鴈翅檜葉姿如鴻
起珠子相拒實

皆如白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
蓮葉附薄上花分五葉而實同一房怪石名品甚眾

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唯禮星石及師子
女道二字

石今為陶學士徙置黎園別墅禮星石縱廣一丈厚
又餘有文理成斗極

之象師子石高三四尺孔數千萬通相
通貫其狀如師子首尾眼鼻皆具足

河南志河南長跋南有婆娑亭貯奇石處世傳李德

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秋今謂婆娑石

蓋以樹名

五代史張全義字國維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

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

巢亂後洛陽園池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

嘗在巢賊中以為讖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李文饒別集卷第十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

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為一論庶

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錯

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

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牟祜留賈克論

宋齊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笑其德孟子稱伯夷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

至於閭淑媛之言輒殮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

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索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有夫特哉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楯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木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楊子矣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啓之何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焉戮矣觀高祖遺言吕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吕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吕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吕宗及吕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吕祿計亦寔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吕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者主在與在至亡與亡蓋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崇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蓋呂用事相王大尉本兵柄弗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案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漢昭論

揚子偃蓋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表公者難與並爲仁矣蓋唯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客錯之罪庸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石和不能敵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諸霍光者上輒怒者敢有僭駁者坐之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

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親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鄙疑賈生擅權紛亂欲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辭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諛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議蓋鐵而罷權酷任忠臣之效也總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益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徒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治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諛說不行人與其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和諛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廢事卑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充其終宣帝任濼審刑採叢者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賈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驟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諧而死惑於諛和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諛和

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濼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常序從容守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禁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諛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旣衰至成哀陵替總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著於時昔人所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矣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竊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斤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惧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復質薄爲教奇敦厚碩大馬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樞單于而違慙於時遇諛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甦令祝宗析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恃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和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屐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焉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與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無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持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王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獲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她閩於鄭鷓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宋雲欲以上方斬馬劔斷使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黠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捋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幄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魚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壽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為河南尹名北廟諱以賈克和僻欲其

疎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牟祐密未留之祐豈悅

賈克者哉良以愛君體國茲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

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

寄心朕唯賈克而已克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

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牟祐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

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壁威姬愛如意思其又安之

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

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

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

豐沛非呂后劉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後

世真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桃者君德寢微王道陵替續緒之

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評之許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

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

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

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豈有不

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

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為矣政泉臺見妖

尚不可戮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

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猶見思若此雖時

移政改莫匪舊臣若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

惠帝守蕭何之遺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

唯衛臻獨稱漢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窮愁志

論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管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雄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
 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
 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
 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
 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
 且穆生豈為已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
 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
 者皆覲面愧心而已又有據臂於其間者擗據先王
 之道以誦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
 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
 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
 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
 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繼及子顯黜為
 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
 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共丙丞相於漢
 宣之德可謂至矣晉首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
 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
 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敬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
 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
 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稱因赦天下卿帥又
 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頭微仰之美削士伍之辭
 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
 其樂以及于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
 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
 濃錫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
 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
 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謂三之傳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皆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醯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侗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肅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肯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皆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臣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知之得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驕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遂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猷犬馬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王白馬令言帝欲不諱劉李二人名各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聰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城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

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相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相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晉中代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畧雖閔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相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謔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遠管仲之道莊周併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道積者乎又曰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慎顯觀時曰蹠蹠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魚有帥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者觀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焉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吾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

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孫弘留言李息莊周偁賊莫大於德焉一本無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况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父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解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恐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和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裴顏勸賈后等者 傳亮贊識微而不免北四子者
 以廣可便游卒歲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
 其身猶有所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忤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
 操政柄以禦怨讎者如荷戟以當校獸閉閤以待暴
 客若捨戟開閤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禍而不斷木必皆就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
 者自三公缺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
 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壁去灌木而嬰羅余
 豈不知身退懼殃益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
 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
 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
 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劉毅
 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鄰子
 以紆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
 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
 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
 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
 徒望葢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
 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
 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
 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和所害
 者正為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
 俠哉唯鋤虜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統于承基為承乾賊于志
 寧見其執喪書哀不忍嘗之也斯為其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
 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葦蒙耳黯實氣義之蕪者
 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
 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
 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
 將可也身曾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
 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周駕馭之術唯
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音而召布入
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音服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青以大
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盪章弼
檢抗也蜀先主與閔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
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
浮辭足反言宜洞開骨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
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謠詐者
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聞之氣擊刺之才去
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
宴坐內殿西序難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
厲階至今焉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
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未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
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
子曰卽有緩急亞夫其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
夫可信陵降志於朱亥爨益不距於劇孟且夫周
文有閔天而樂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
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
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
非有益也綬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鴿在原
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况朋友
之際本以義合責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
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
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
而幼孺自效幼孺名淑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
稔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焉若識劇孟朱
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闋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
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
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積
時大畧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羣其要在於聞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

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

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

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

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

必籍籍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戮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

况一子手是以漢高親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默

然而笑皆外威中悟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窮愁志

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代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佞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賓客論

古人偁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

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深知他人言稟上聖之姿和不得入是以好士

不為累也漢武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

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

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

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

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僊黃白未

害為善終以左具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

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偁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

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杼值漢網之踈

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

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

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

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灑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

政出一空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

居頭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王父偃言朔方地肥饒

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

朱買臣叢十難私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

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

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

謀議哉况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

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晉所議以勢利爲先

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嚴鐵之客不相

往來又後姦智獻奇計者導其種徑苟合匪人世道

險巖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示

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至

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
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
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
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懼其害謀闊意中言高旨
遠其道可灑其術則踈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
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
言雖切於人情意常蕪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迹
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佞余門客崔世
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把又常預燕公代公
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其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
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餘及之與代公言初
若涉川未知其止寥郭廣人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
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
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
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美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為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盡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娣弟秦官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隨文嬖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具嬪至晉世祖怠於為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美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不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擢以音韻為

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林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規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詩有回光講旅四韻三案詩有舉原安三韻書黃及當時辭賦多用輪韻持於元勳包田舉作是也意蓋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倣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歲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

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世所謂差人也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杜之憂屬秦偪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為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汗澤所以興利也鷄鷓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鴉鵂集于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以鷄鷓來而師乙數鷓鳥至而賈生懼戴鷓一本集張臻一本悲微禽尚能為害况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雉之變魏明樂以醜身不充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共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濶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傳調盈虛御輕重唯太亦不宜此商鞅執可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與具起同願耳辯其精蘊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教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詆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

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偁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乘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為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為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為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偁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有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侍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伴臣也所謂教採井木噬犬害人兇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

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有色妖露焉能自百為惟哉大道之行當廢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表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象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說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口者又曰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忠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賈誼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苛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野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覲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耻不及堂蛋蛋負蟹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和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焉設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頌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邦國貴倖得其竇賂多託賈人污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無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焉非楊雄以權酷與數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誅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南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單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

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崇而計無所出嘗間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書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指帝與之將軍資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知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濯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裨昭日請苑中牢醴以爲朝恩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擲烹私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梓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踈遠忠良其至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

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沉酒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靈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御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聰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廬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大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大舉大事非北門魚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微搏擊之吏抱閔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逢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實武之舉事

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寧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招掖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吊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龍角觝之感倦矣絳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畜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苟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誦詐多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閹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冒靜

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輟車之召哉敢自術其術而欺明王者亦鮮矣時旣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公孫卿藥大魚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術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邈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凜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讒履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昔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踈遠之則魚患矣讒履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皆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棧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皆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至於自公負羽翼之德宰誣遺霍灑之恩陳餘弃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高貴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旣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飢饉而不食是有蒙枵者

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
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
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
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
矣焉得負之哉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李文饒外集卷第四

窮愁志

論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群疑相論

禱祀論

黃治論

梓瑞論

冥數有報論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
秦行紀附

梁武論

喜徵論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曰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佞當世奸人若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馮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休兄弟光華
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賤之者如用
斧鉞於糞上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金策
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
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糶氏樂一酖之飲

晏平仲祀不掩豆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如嚮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天
壽皆在彼倉而里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
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楊子濃言有重黎類鶩二篇類子名祀廟諱不書

品藻漢之將相取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
夫股肱與若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
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誨子不獲
已而評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
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誨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
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諤救其患難而已唯
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
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
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延辯固未
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計而犯上致元哀二后
有信諛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
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
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黍藿由是不採貴不
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

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
徒故左僕射陳司徒寶也庶而不劇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明令終天下
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
書王丞相
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
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
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
空故侍中李司空困於繞碗
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翻長鏡靈均之九死無
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與號于上帝似蕭望之
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准
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王知
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
俟知音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
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
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
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
所詆控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
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
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

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遜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諉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續堂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哉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鉄鎖全性命者尚十無二三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群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得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矣而已余頃歲滄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玳瑁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子嘗眇小蔡澤折穎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數滯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誦神聽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稼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

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興祭必間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中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治罷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馬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愛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靈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折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頰子至於殆庶幾亦恭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矣至麗無不爲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栢靈之世多驚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僊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編鹿素鳥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過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過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瘞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文餘姚守盧君在罷時盧君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餘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果鎧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自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竊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雉之變耳

真數有報論

宜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

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其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焉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緩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宵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姓姜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諸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湏值少主余聞之愕眙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召入禁苑及右

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人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鞞肥道士至繼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核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衝克殺世者多矣其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挽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周秦行紀論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
 言而知其內訖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法公名不便故不書奸苛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
 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
 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憾者皆遭誣坐莫不測目
 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周秦行紀
 附於反覆觀其大半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
 身非人臣相也得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慶
 兒以代宗皇后為沈慶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
 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滅文仲之言曰見
 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貯一作太牢
 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
 開元中御史汝南一作子諒彈奏牛慆客以其姓符
 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
 亦國名不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
 余志非懷私忿益惡其應識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
 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開事不足為賀則

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持欲發覺未有由值
 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
 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
 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
 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
 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
 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
 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頃以太牢少長咸真於漢
 則刑罰中而杜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
 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喜於早歲因援毫
 而攄宿債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

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

氣因趨進行不知狀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

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闈人曰即君

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

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

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一作門黃衣曰有客

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即尹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下間左右曰拜有拜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卽不當來何辱至余曰巨業究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軸簾起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子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無簡敬便一作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偉不甚粧飾慰余曰行役無善乎召坐食頃聞殿內庖厨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善一作佳偶有二女侍一作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挾腰長面多髮不粧永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顧指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圓題柔臉穩身貌舒光彩射遠近時時好曠多服花繡年低薄后后指顧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有五色雲下聞笑語聲窺近一有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

馬跡相雜羅錦綺繡列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侍前立者一人纖腰身修眸容甚閑暇衣黃衣戴黃冠年二十以來太后顧指曰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卽伏謁肅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然妾在后妃數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小材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顧而指曰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太后命進饌少焉食至芳潔高品皆不得名字粗欲之暖不能足食已更置酒其器盡寶玉語太真曰何久不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卽數幸華清扈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一有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一有日一有出獵故不得時謁太后問余曰今天子一有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寔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謙第言之余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皆少年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

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

手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石鍊金環照見指骨引琴而鼓一有聲甚恣

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又諸娘子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盍各賦詩言志不

亦善乎遂各授以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

窺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

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

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吏呂氏何曾畏

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

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潘妃

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

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

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

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

何年別有羞笛女子短髮衫吳帶貌甚笑多媚

與潘氏借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

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

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元非昔日人笛

聲空起一作趙王倫紅牋鈿碎一作紅花枝下

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

人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

不宜如此况實為非乎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

兒妃身死國除不疑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

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

貴妃固勿言他乃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一布復高妹祭效追一本作焉單于婦固

自用宜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林余為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得且待人告起得也昭君泣以持別忽聞

外有太后命余遂見太后太后曰此非節久留

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

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人送往大安邸西道旋失使人行往一本作

時始明余就大安里問其人人曰去此十數里

有薄后廟余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何見者余

衣上香經年不敗竟不知其一作何
梁武論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大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慄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焉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焉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後不止杼柚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弊以徵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克也

喜徵論

陸賈傳蟪子垂而有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益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歛然感氣發於圓管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涵熅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冥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鑿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竊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蟪子垂於簷檻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卷終

後序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和之有聲者衛公李元儁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熖而奪之氣曾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畫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錫木於鵝岸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整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

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嘗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集獨未有表而出之

李衛公集訂正 明本籍簡六首據全唐文訂正

文集卷十五

請賜仲武詔八五葉下三行入觀之初下應接八六葉上一行與鄭注交

結至末

論石雄請添兵狀八六葉上一行仍望約陳許長行制下應接十九行

度支權給衣糧至末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八六葉上十九行尙未安定茂下

應接八五葉下三行茂元縱得痊復至末 案明本訂茂字

外集卷二

食貨論一八四葉下十三行壽昌習分詠之事弘下應接一八五葉上十二行

羊析秋毫之數至末

奇才論一八五葉上十二行以爲朝恩下應接下十行饌因與北門大將

軍王駕鶴等結歡至末

近倖論一八五葉下十行及開下應接一八四葉下十三行元致理之要至末

李衛公集補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以下九首明本原據全唐文錄補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邱壑往以時事來還宰

旅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違又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

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

在雅道有光宜略常謙卽膺成制

與點憂王書

皇帝敬問點憂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省表并

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略以周身推誠明

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藩疆專遣使臣遠獻名馬嚮化之誠既

展輸忠之効頗明臨軒省章輟食嘉歎眷言忠盡寧志寢輿頃

於貞觀中被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寵賜而還爾後但訝音耗

久乖不知中爲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

大舉快雪冤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既平國家之山河不問

既爲鄰境遂閱貢章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

使送歸闕庭雖聞行至中途却爲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

推之和寧遠同族之讎嫌厚親鄰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

回鶻頃以失國爲詞款塞相託朕以動親是念拯岬屢加曾不

知恩漸開稔惡賤棄公主侵暴平人日尋干戈時竊牛馬朕爲

全舊好不下明誅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繼彰殊勳焚

帳幕而公主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餘類何所寄生國

王遠聞想同深愍然猶恐奔竄尙有凶姦又慮侵彼封疆將復

讐怨國王亦須嚴爲備擬善設機謀同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

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鄰惟彼與此勿謂遐遠常存寤思因注

薦處士李源表

臣伏見賈誼云守固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為恥當代不以為非臣恐風俗既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愷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弊於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愷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烟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覓精蠹同衆寺之舊殿則愷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忠苦絕意貪緣迎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沈身無聲處薄自願終老彌篤且愷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羯屠陷颺驅響從而愷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絲愷益勸而源名節述滅徵訪不加實主於居方之臣歷政之闕也况源嘗守沈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早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為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迹宣付史館則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愷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并集愷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為臣於千古

請宣賜鶴林寺僧諡號奏

潤州鶴林寺故禪師元素傳牛頭山第五祖智威心法是徑山大覺之師伏請依釋門例賜諡號大額

請罷呈榜奏

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遍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情有寄情有司固無

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責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為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奉旨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養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浸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

論喪葬禮制疏

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疋罕知教養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僧差祭奠者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為之皆空習以為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為飾其陳設樂音者及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其官吏已上不能糾察請加懲責仍請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臺司伏請令文及故實不載者令更條檢校官令文不載令請檢校官一品二品請同五品五品已下並請同九品如有曾任正官依本官品第降例凡喪皆有品第恐品儀如升朝官者請據本官品第升降例凡喪皆有品第恐或無知之人妄稱官秩自今以後除升朝官見任官亡歿外餘

官去事前五日須除將告語或敕牒於本巡使呈過判押文狀
行人方可供應佐命殊功當朝立功名傳遐邇特敕優旨准會
典例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右具本朝舊本例如
前今後令兩巡使祇據官秩品級與判狀其餘一物已上不得
增加兼勒驅使官與金吾司并門司同力轄鈴如有大段踰越
卽請據罪科斷行人兼不得追領喪葬之家別有勸奉奉敕如
過制度不許尺寸事數其假貨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卽不問
罪仍付所司

次柳氏舊聞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以下奉職事
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高力士終始事述試爲言之臣涯謹奏
云上元中使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事巫州因與周
旋力士以舊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
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口語號曰問高力士說上
曰令訪史氏取其事書之臣涯等既奉詔乃詣芳孫度支員外
璟詢事璟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觀縷未竟復著唐歷探摭義
數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錄或秘不敢宣或怪奇非編錄所宜及
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其實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
冤開元初俱爲尙書郎後官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
說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
言之臣伏念所應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更遺稿不傳臣德裕
非黃瓊之練習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備
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補史官之缺云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臣聞行險而言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
者非已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

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
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凡僞必亂
眞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蚊未響而先合以
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
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
哀哉伏維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
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聖其說常詠
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辨謗
之文辭過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繁則易蕪方鏡情僞
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
王善鑒之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柢永杜其來必
也視之於未形鑿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誠比周王玉几之
銘測深慮遠取爲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義非無以成其文
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
極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
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于篇首云

奏回鶴事宜狀

以下一首明本有目無文據陸心源唐文拾遺傳補

右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鶴赤心下兵馬多散在河北恐與奚契
丹室章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華封迴輿望賜仲武
詔令差明辨識事宜軍將至奚契丹等部落諭以朝旨緣回鶴
曾忠效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令奚契丹等
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如蒙
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兼詔克恭未審

請發陳許軍馬狀

右臣等商量賊中人心久合自變猶恐願望河朔旬月偷安陳
許累有戰功軍聲甚振王辛年力方壯才略可稱委之征行必

有殊效非惟破賊穰之膽足以堅鎮魏之心倘有先聲必當自潰望詔王宰自揀當軍馬步精兵除合留在鎮外並取洛陽相衛路直抵磁州其在鎮兵馬委行敏權知仍差幹事判官一人留務未審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上開

賜王宰詔意 明本原缺據陸心源唐文拾遺錄補

用兵之難在於過險既收要害便合成功故出井陘而趙師虜過成阜而吳寇殄得略陽而隴坻服入大峴而廣固平近則破鹿頭而剪蜀克鄆城而定蔡柳初取天井大振威聲皆謂計日而取澤州指期而擒劉稹頓兵危坂已涉二時日費始過於千金途隘有逾於九折士不宿飽人已告勞在朝公卿繼陳讜論皆云卿之血屬實在賊中此一人之常情固當無隱昔樂羊食子文侯見疑愛既及於懿親義豈後於君上若虛危害晏實未忍急攻但卿披誠朕必深恕即當與卿移鎮必使兩全如能大義滅親至誠體國捨爾所愛建茲殊勳繼先王鐘鼎之榮傳子孫帶礪之慶即須厭塞公議早覆妖巢朕之報卿必異羣帥暑潦將至農事已興假武息人固難淹久深思朕意勿更食言又知卿比留支兵守備萬善既分武力尤費機謀今授劉沔河陽日臨寇境俾為聲援常據要衝卿既進攻必無後慮勉當協力副朕至懷上開

詩

鴛鴦篇 明本有目無詩據全唐詩錄補

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交頸千年尚為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既逢解佩游女更值凌波宓妃精光搖翠蓋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莫遠淹留碧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遊兮未反宿莫近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

羅網遠南有瀟湘洲且為千里遊洞庭無苦寒沅江多碧流昔為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為水中鳥頡頏自相求洛陽女兒在青閣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有少婦破瓜年春閨無伴獨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人共憐悠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菖花發艷無人識江柳逶迤空自春唯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鸞隱鏡匣願作鴛鴦被長覆有情人

上巳憶江南禊事 以下七首明本原缺據全唐詩錄補

黃河西繞郡城流上巳應無祓禊遊為憶淶江春水色更無宵夢向吳州

北固懷古

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兩所至躋仁壽唐相裴先平陽齊韓三賢

汨羅

遠謫南荒一病身停舟暫弔汨羅人都緣新尙圖專國豈是懷王厭直臣萬里碧潭秋景靜四時愁色野花新不勞漁父重相問自有招魂拭淚巾

嶺外守歲 一作守

冬逐更籌盡春隨斗柄回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訪韋楚老不遇

昔日徵黃綺余慚在風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題柳郎中故居

下馬荒堦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發人聲絕寂寞山窗掩白雲

盤陀嶺驛樓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

失題 明本原缺據席剝唐詩百家全集錄補

肉視具察忘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

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烏歸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威

句 明本原缺據全唐詩錄補

檢經求綠字憑酒借紅顏君不見秋山寂歷風颺歌半夜青崖吐明月寒光乍出松籀間萬籟蕭蕭從此發忽聞歌管吟朔

風精魂想在幽巖中詳後聽吹笛銀花懸院榜神撼引鈴絛題學

歲蕤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以上並事自從一夢高唐後

可是無人勝楚王賦張山神女見雲深友賦牛羊具特俎武具詩見心悟覺

身勞雲中棄寶刀久閑生腥肉多壽長眉毫有謂上甘露寺曰書空

蹠足睡路險側身行述附此句云是先誰家幼女敲筇歌何處

丁妻點燈織魚蝦集橘市以下並事休咎占人甲挨持見天

丁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世上文章士誰為第一人老

生誇隱拙時輩毀尖新温濃寒泉深百尺奇觚率爾操諷諫欣然納